



同志及其他

高爾

爾

基

著

信

譯

# 他其及志同

四之書叢藝文誼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著者 高爾基

翻譯者 芳信

出版者 旅大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者 旅大友誼印刷廠

定價 元

中華民國卅八年六月初版

售經總

店書誼友大旅

三八六三二：話電橋宮泥青路山中市連大

Ae 016089

目次

可愛的作家和朋友·····	V
瑪克沁摩娃著·····	一
海燕之歌·····	六
一個歌是怎樣製成的·····	八
同志·····	一五
瑪爾娃·····	二四
正月九號·····	一〇一
輕骨頭·····	一四〇
一個人誕生了·····	一五五

# 可愛的作家和朋友

V·瑪克沁摩娃著

——為M·高爾基誕生八十週年紀念而作——

社會主義文學底建設者，資本主義社會底毫不容情的批評家和共產主義思想的熱烈的戰士，M·高爾基誕生底八十週年紀念是在蘇聯廣泛地舉行了。

作爲一個大無畏的革命的，精深的思想家和偉大的藝術家，高爾基曾竭盡他的全力去從資本主義底束縛下解放他的人民，以及加速共產主義底勝利。

在他一九〇一年寫的那出色的『海燕之歌』裏，高爾基預言了快要來臨的革命底暴風雨。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來臨了！』

『可是，勇敢的海燕却在閃電中，在怒吼的澎湃的海洋中驕傲地環飛，並且他的叫喊發出歡樂的回聲，好像勝利的預言一樣——』

『讓暴風雨排山倒海地來臨吧！』

這位偉大的文化戰士這樣用全力要求工人站起，而另一方面他又幫助他們瞻望『在現在底險惡血腥的環境裏透露出來的光輝的將來。』這位作家底偉大的天才是跟着工人階級間的革命運動底發展一塊

成熟而加深的。

列寧在一九〇九年曾這樣寫道：『由于他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高爾基和俄羅斯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底運動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

高爾基把一筆巨大而複雜的文學遺產留給了我們。他的主要的主題永遠是為創造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鬭爭，為將要成為那個社會底創造者的新人而進行鬭爭。

對他的祖國和它的勞苦大眾的不朽的愛情，以及因見到他們在資本主義底束縛下所受的苦難而生的同情，像主調似地貫澈所有高爾基的作品，因為這個作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底偉大的愛國者。

他曾這樣寫道：『儘管俄羅斯人民生活可怕的環境下，他們却有一種非凡的力量，使他們能够創造博得全世界讚美的精妙的文學，稀有的繪畫，和獨創的音樂。雖然人民的嘴被封住了，他們的精底翅膀被縛住了，可是在他們的心上却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文學家，音樂家和畫家。』

由于他的同胞底天才，心靈的美麗，和無窮創造的事物使高爾基深受到了感動，因此他便把精美的俄羅斯典型，俄羅斯工人底心靈的偉大和巨大的力量所生起的強烈的意象放進了他的作品。

高爾基又這樣寫道：『由于人民底沉默的幫助，我們才建立了俄羅斯藝術底聖殿；人民是我們的靈感底源泉；愛護他們吧！』

在高爾基不斷寫到的許多動人的主題中，他把一個特殊的地位送給了在資本主義奴役底環境下的婦女底命運，又送給了她們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創造力的發展。

就是在他早期的故事和傳說中，高爾基也給予了婦女熱烈渴望自由底真實的畫面；那些故事和傳說充滿了浪漫的人物，有深沉而熱切情緒的男女，有堅強的勇敢，和高貴的品質的人。瑪卡·邱德拉底女兒，那傲慢的郎卡是一個多麼精妙的人物啊！那年老的伊席基爾驕傲地說：「我決不是任何人的奴隸！」

在一八九二年，高爾基寫過一篇「少女和死神」。這是一個說到不可克服的愛情力量的故事。在這樣的愛情前面，就是死神也非退避不可。

死神說：「就這樣算了吧；奇蹟就要發生了。我准許你——活。」

約瑟夫·斯大林非常稱讚這個故事。在高爾基的集子底書頁旁邊，他曾這樣寫道：「這篇東西比哥德的『浮士德』還有力（愛情戰勝了死亡）。」

高爾基的女性被描繪得具有崇高的品格，偉大的愛情和溫存底感情。在「母親」這部小說裏的佩拉基耶·尼洛夫娜，「瓦莎·茲列茲諾娃」這個劇本裏的革命的拉却爾，「小人物」這個短篇以及此外他的作品裏的女主角底深刻的性格上，高爾基說明了婦女在革命運動中的積極活動。

佩拉基耶·尼洛夫娜爲了工人階級底事業，爲了「沒有人能否認的」真理驕傲地走上刑場殉難了。這個純樸的俄羅斯女性底革命的英雄主義充滿着勝利的意志和對正義的神聖的信仰。佩拉基耶·尼洛夫娜被憲兵抓去的場面是給描繪得具有壓倒的力量。

「他們推她的頸部和背部，他們打她的腦袋和肩膀；一切事物在哭聲，叫聲和警笛聲底黑暗的漩

渦裏搖曳而旋轉；某種笨重而沉滯的東西爬進了她的耳朵和喉嚨，使她窒息；地板在她的脚下搖動，她的膝蓋支持不了，她的身體因失敗的痛苦而起着痙攣，越發沉重而無力地搖幌了。可是她的眼睛還保留着光輝，她看見許多其他的眼睛燃燒着勇敢而強烈的火焰，爲她挺熟悉，她的心感到挺親切的火焰：她飛機脫開了手，並且跑到了那門柱邊。

「你們要把真理淹死在血海裏是不成的！」

「他們打她的手。」

「傻瓜們啊！你們只能引起我們的仇恨。這會使你們遭到覆沒的！」

這是不怕死的佩拉基耶·尼洛芙娜所說的奮激的言辭。

在他的自傳「我的童年」裏，高爾基說明了祖母的故事是怎樣地給他困苦的命運以安慰，使他幼稚的心靈充滿着力和勇氣。高爾基這樣寫道：「她寧靜而神秘地說出她的故事，彎身對着我的臉並且凝視着我的大眼睛，好像把一股力灌注到我的心裏，使我能够挺身而起。她說話好像她唱歌一樣，她的話越多，她的字句便越發變成了詩。聽她說話簡直使人感到難以表現的快樂。」

高爾基說到母性的動人的言辭是不能忘却的：「讓我們大聲讚美女性，讚美母親吧，她們是克服一切生活底不竭的源泉！」

當高爾基的追悼會在紅場舉行的時候，莫洛托夫所致的哀詞會把M·高爾基在俄羅斯文學和世界文學上所擔負的任務和地位闡明得再正確沒有了：



「在高爾基對俄羅斯文學所起的影響上，他是和普式庚，戈果理，托爾斯泰這些巨人列為同等的，他比我們時代裏的任何人更承繼了這個偉大的傳統。高爾基的著作對促進我們革命事業所起的影響是比任何其他作家底影響更偉大而更直接。爲了這個理由，我們必須把高爾基看作在我國以及全世界工人眼裏的無產階級文學，社會主義文學底真正的建設者。」

蘇維埃人民和全世界的工人應當珍視爲這個可愛的作家所留給他們的偉大的遺產。這個可愛的作家會把所有他那偉大而高貴的生活和巨大的天才獻給善，真理和自由底事業。

## 海 燕 之 歌

在銀色的海原上，風正在把烏雲密佈，而海燕却在雲朵和海洋之間驕傲地環飛，像一支黑色的閃電一樣。

一會兒他的翅膀輕觸波浪，一會兒他像一支箭似地升起，劃破着雲朵並且銳聲地叫喊，而雲朵却在這隻鳥兒的勇敢的鳴聲裏感到狂歡。

從這樣的叫喊裏，傳出渴望暴風雨的呼聲！傳出他的熱情底，他的憤怒底，他對勝利表示確信底火焰。

海鷗們在恐怖中悲鳴——一面悲鳴，一面掠過波面——並且欣然地把自身的恐怖埋藏在碧海的深底。

鵝鳥們也在悲鳴。無名的鬭爭底狂歡不爲他們所有。他們被霹靂的雷聲嚇得發抖。

而蠢笨的鵝鵝也躲在岩石的縫隙裏，可是，只有海燕在海洋上，在噴出銀色的波濤上驕傲地環飛！

越發低垂的，越發黑黢黢的烏雲直壓在海上，而揚聲高歌的波浪却在對雷鳴的渴望中洶湧。

雷吼了。現在，波濤和風進行劇烈的搏鬥。而狂暴的風用牢不可破的包圍將這些碧綠的波濤抓住

，使它們撞着岩石而起破碎的浪花。

海燕像一支黑色的閃電似地環飛而且叫喊，像一支箭似地刺着烏雲，迅速地衝破海濤前進。

他奔馳着像一個惡魔，這暴風雨底黑色的惡魔一會兒笑，一會兒哭——他笑烏雲，他因他的狂歡而哭。

在雷聲底霹靂中，這聰明的惡魔聽見聲嘶力竭的怨言。他確信雲朵掩沒不了太陽；確信烏雲決不會，決不會將太陽掩沒。

波濤洶湧：雷聲霹靂：

鉛色的閃電在籠罩着無邊無際的海洋上的烏雲裏閃爍，可是這些火箭却被波濤逮住以致撲滅，而那蛇形的返光也奄奄一息地在碧海中掙扎。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來臨了！

可是，勇敢的海燕却在閃電中，在怒吼的，澎湃的海洋中驕傲地環飛，並且他的叫喊發出歡樂的回聲，好像勝利的預言一樣！

讓暴風雨排山倒海地來臨吧！

## 一個歌是怎樣製作出來的

這是兩個女人如何在一個夏天的某一天，伴着教堂底淒切的鐘聲製作一個歌曲的故事。這件事情是在阿爾查瑪斯的一條靜寂的街上，夕陽正要西沉的時候，在我住的屋子外邊的一條凳上發生的。市鎮正在一個六月天氣的悶熱的沉默裏微睡着。我拿着一本書坐在窗前，傾聽着我的女廚子，那胖胖的，麻臉的愛斯汀耶，和做地方官的我隣居的女傭人靜靜地談着話。

她用那男性的，可是很溫存的聲音這樣問道：「此外他們還寫什麼呢？」

「哦，沒別的了！」女傭人用低抑的，沉思的，沒精打彩的聲調回答着說。她是個黧黑的，瘦弱的姑娘，有一對定神的，怕事的小眼睛。

「就這麼——接受咱們的道謝而送點錢給咱們嗎？——就是這麼的嗎？」

「就是這麼的……」

「至于你怎麼活着——誰管呢？唉！……」

在我們街上後花園對過的池塘裏，蛙群正在咯咯地叫着，發出奇異的玻璃似的響聲。教堂的鐘聲可厭而執拗地浮飄過來，打破着悶熱的沉默。在後院裏的某一個地方，有一把鏽正在發出呼呼的嘶聲，好像我隣居的舊屋睡熟了，正打着呼，熱得透不過氣來一樣。

「三親六眷呢，」愛斯汀耶用混合着憤怒的悲哀的調子說。「只要你離開他們三俄里，你就覺得好像是一根枯枝從樹上掉下來了似的！我頭一年在城裏住也是這樣的。我想家真是想得不得了。我覺得好像我只有半是活着的；好像我一半人在這兒，而另外一半人却在村子裏。我日日夜夜老是這麼想，這麼擔心：他們怎麼樣了？他們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她的說話似乎爲教堂的鐘聲伴奏着，而她也似乎用帶着鐘聲般的同樣的語調慢吞吞地說着。女傭人抱着消瘦的雙膝坐着，東搖西擺地搖晃着她那裹着白色頭巾的腦袋，咬着嘴唇，似乎在專心致意地傾聽遠處的什麼事物。愛斯汀耶深沉的聲音一會兒顯出譏嘲而憤怒的調子，一會兒顯出溫存而悲哀的調子。

「有陣子，我想起我的村子，簡直想得這麼厲害：就是在我身邊發生的事情，我既睡不着，也聽不見；可是，在那兒，我什麼人也沒有。家裏着火的時候，爸讓火給燒死了。他當時喝醉了酒。我叔叔是害霍亂病死的。我有兩個兄弟，一個現在還在軍隊裏——他已升作伍長了；另外一個是泥水匠，住在波伊哥洛德。好像他們都讓大水給沖掉了似的！」

慘淡的西沉的夕陽掛在投出金輝的迷霧似的天空中。女人底低沉的話聲，噹噹作響的鐘聲，和蛙群底沉滯的鳴聲是在那稀有的瞬間打破市鎮底沉默的唯一的聲響。它們低低地掠過地面，就跟下雨以前的燕子一樣；而在它們週圍上下，只有濃重的靜寂，好像死亡一樣。

我的頭腦生出了一個荒謬的念頭。我覺得這個市鎮給裝在一個擺在它旁邊的大瓶子裏，用很粗的

橡皮塞子塞得緊緊的，並且有人懶洋洋地，輕輕地敲着外面發熱的玻璃。

愛斯汀耶突然用歡欣而認真的口吻說：

「喂，瑪希邱特卡，幫幫我的忙兒吧……」

「幫你什麼忙兒？」

「做一個歌。」

愛斯汀耶大聲地嘆了一口氣，便開始用很快的調子唱着：

在太陽光輝地照耀的白天，

在月亮發出光輝的夜晚……

女傭人遲疑地選擇了音節，便開始用低微而羞怯的聲音把這個歌繼續下去：

我覺得寂寞而又十分可憐……

愛斯汀耶自信地，可是用很動人的調子做了一個聯句：

我的心兒呀，爲相思碎成了兩邊。

然後她用歡愉而帶點兒自負的語氣說：

「你瞧，正是這樣開始的！好朋友，我要教給你歌曲的作法，就跟紡紗一樣容易：睜，那麼，咱們接下去吧。」

她繼續沉默了一會兒，好像在傾聽着淒切的蛙鳴和教堂裏的悠緩的鐘聲，然後再巧妙地選擇詞句和音樂：

既無冬天狂暴的風雨，  
也無春天溪水的漣漪：

女傭人換了一個姿勢，靠緊着愛斯汀耶，並且把她那個裹着白色頭巾的腦袋倒在愛斯汀耶胖胖的肩上；她閉起了眼睛，這會兒，她更勇敢地，用低微而戰慄的聲音把下面兩行詩繼續下去：

從故鄉帶來一紙家書，  
使我在異地感到安慰。

「行！」愛斯汀耶輕拍着膝蓋勝利地說。「在我更年輕的時候，就是比這個更好的歌兒我也做得出！姑娘們老這麼說：「做吧，愛斯邱霞，做一個歌兒吧！」唉，我以前提不起興趣！那麼，現在怎麼能呢？」

「我不知道，」女傭人張開眼睛微笑着。

我通過窗臺上的花朵望着她們。這兩個歌手看不見我，我却很清楚地看見愛斯汀耶的粗糙而有深溝的面頰，露在黃色頭巾外邊的小耳朵，灰色而靈活的眼睛，烏鴉嘴似的直鼻子，和一個四方端正的男性的下巴。她是個狡詐的，愛叨嘮的少女，是個愛酒如命的酒徒，而她喜歡聽聖徒底生平。她是街上一個最大的饒舌家，並且，她甚至於好像是全鎮的一切秘密的收藏所。在這個吃得胖胖的女人旁邊，骨瘦如柴的女傭人就跟一個孩子似的。而這女傭人的嘴也就跟一個孩子的嘴似的；她厥長了她的嘴，好像她剛挨過罵，怕再挨罵，並且就要掉下眼淚來似的。

燕子在街上飛來飛去；它們弧形的翅膀差不多觸到了地面。這顯然是蚊蚋飛得很低，預示晚上一定要下雨了。一隻烏鴉坐在我窗子對過的籬牆上，一動也不動地，好像是木頭刻的一樣，用黑色的眼睛注視着穿來穿去的燕子。教堂的鐘聲停了，可是咯咯的蛙聲叫得比以前越發清脆；沉默似乎更濃重了，更熱切了。



雲雀在天空中高歌，  
矢車菊在稻草間開花，

愛斯汀耶仰望着天空，把兩隻手臂交叉在胸前悲切地歌唱着。女傭人勇敢地合拍地接下去：

哦，看一看故鄉的田野，

而愛斯汀耶熟練地支持這姑娘底高音的，戰慄的聲音；她用柔和的調子接上那動人的句子：

還要和我的情郎在森林裏漫步！……

她們停止了歌唱，沉默了老半天，彼此緊緊地貼近着。終於愛斯汀耶用低微而淒切的聲音說：

「咱倆做的這個歌並不壞，對不對？我覺得好極了！」

「瞧！」女傭人低聲地打斷了愛斯汀耶的話。

她們望着對過街道的右邊。那兒，在瀾漫的陽光中，一個穿着紫色法衣的高大的牧師，顯出威嚴的樣子，跨着調步走過街來，用他長長的法杖有節拍地打着路石篤篤作響。法杖底銀柄和掛在他那寬

潤的胸前的金十字在太陽中閃爍。

烏鴉用黑珠子似的眼睛斜視着牧師，懶洋洋地拍拍它的深沉的翅膀，便飛到了一棵枯樹的枝桠上，從那棵樹上，它像一團灰色似地落到花園裏去了。

女人們站起身來，對牧師深深地鞠躬。他甚至于沒有埋睬她們。她們却一直站着，用她們的目光跟隨着他，直到他拐了彎。

「對啦，小姑娘，」愛斯汀耶一面替她理一理頭巾，一面這樣說。「要是我更年輕，臉子長得更精緻點兒的話……」

有人用帶着睡意的聲音憤怒地叫喊着說：

「瑪麗亞！……瑪希卡！……」

「哦，他們在叫我……」

女傭人像一隻受驚的兔子似地逃跑了，而愛斯汀耶，重新坐着，把罩在她膝蓋上的那美麗的棉織品的外衣理一理平，接着便沉思起來。

蛙群咯咯地叫着。悶熱的空氣好像森林裏的湖水似的靜寂。白日在紛擾的彩色中消逝了。一陣怒吼的轟聲從特斯哈河那邊掠過了田野——這是好像熊吼似的遠雷。

同 志 (一個故事)

這個城裏的一切事物是奇異而不可思議的。它的許多教堂朝天聳立着各種色彩的圓頂，可是工廠底磚牆和烟囱超過鐘樓地升起，而那些爲商店底寬大的正面顯得黯然無色的教堂，像塵埃和拉坡堆裏的幻想的花朵似地消失于石牆底毫無生命的迷樓中。當教堂的鐘聲對祈禱者作召喚的時候，那些銅鐘底金屬的呼聲便落在屋頂的鐵上，並且在屋宇之間的狹縫裏消逝了。

建築物是巨大的，而也往往是華麗的，可是人們是醜惡的，而也常常是卑賤的；他們從早到夜像灰色的耗子似地到處奔走，在城裏的狹窄的，彎曲的街道上鑽營，並且帶着貪婪的眼光搜尋，有的爲麵包，有的爲了娛樂。還有的，站在十字路口，對弱者抱着仇視而注意的眼光，看他們對强者唯命是聽。强者便是財主，而人人都相信只有錢能給人以權力和自由。他們都希望有權力，因爲大家都是奴隸，富人底奢侈引起窮人底嫉妒和仇恨，而在人們看來，沒有比黃金底叮叮聲更可愛的音樂，因此，每一個人便是另一個人的仇敵，並且大家都被殘暴所統治。

有時候太陽在城市上照耀，可是生活永遠是黑暗的，而人們也就和影子一樣。他們在晚上點起了無數的明燈，可是，就在那會兒，飢餓的婦女却到街上來爲了金錢出賣她們的肉體，各種不同的山珍

海味底香氣撲鼻，而到處飢餓者底仇恨的眼睛發出沉默的飢餓的火焰；軟弱得以致無法高聲大嚷的不幸者底模糊的呻吟，在痛苦中低微地掠過了城市。

生活寂寞並且充滿了憂慮，所有的人都是仇敵，而所有的人都犯了錯誤，只有少數人懷着正直的心腸，可是他們粗暴得就和動物一樣，他們比此外一切的人更殘暴……

人人都想活，然而就沒有人知道怎麼樣活，就沒有人自由地走上他所想要走的道路，而且走進將來去的每一步路都在現在造成心不由己的回顧。生活用一個貪婪的魔鬼底強有力的，無情的粗手跟踪將人拖住，並且使他墮入它那黏性的羅網。

當人看見生活臉上那幅醜怪的尊容時，他便要束手無策地在痛苦和狼狽中打住了。生活用千萬隻悲哀的，無能爲力的眼睛凝視着他的心胸，並且默不出聲地懇求他，因此，光輝的將來底形象便在他的靈魂裏消逝了，而人底無力的呻吟也就在飽受生活熬煎的，不幸的，可憐的人們底呻吟和叫喊底不均勻的合唱裏低沉了。

永遠有寂寞和憂慮，有時候還有恐怖，而那座黑暗陰鬱的城市，以無數引起反感的整齊的石頭將聖殿掩蔽，靜悄悄地站着，像一座牢獄似地環繞着人們並且發出太陽的迴光。

而生活的音樂便是痛苦和憤怒底低抑的叫喊，是隱恨底微弱的嗟聲，是含有威脅性的殘暴底怒吼，是強暴底肉慾的急叫……

在悲哀和不幸底陰鬱的喧囂中，在貪婪和慾望底瑟縮的拳頭中，在可憐的自我狂底泥沼中，少數孤獨的夢想者，在創造城市財富的窮人居住的地下室裏，沒有引起注意到處奔走；他們雖然遭到排斥和嘲笑，可是仍然充滿着對人的信仰；他們宣傳反抗，他們是遠遠的真理底反抗的火花。他們秘密地把那單純而偉大的教義底小而永遠結果的種子和他們一塊地帶進了地下室，一會兒他們的眼裏發出嚴峻的冷光，一會兒他們溫存而可愛地把這個光輝熱烈的真理種植到被奴役的人們底悲哀的心裏，而那些人已被殘忍者和貪婪者底意志弄成了利慾底盲目而啞默的工具。

而這些黑暗的，被蹂躪的人懷疑地傾聽着新語言底音樂，這是他們倦怠的心靈朦朧地嚮往了長久的音樂，於是他們漸漸地抬起了頭，從狡猾的謊言底密網裏擺脫了他們自己，而那些強暴的，貪婪的痛苦製造者就用這樣的密網將他們牢牢地縛住。

投進到他們那充滿着沉滯的，壓抑的，憤懣的生活中，投進到爲許多錯誤所毒害的心腸中，投進到爲強權者底瞬息消逝的智慧所蒙閉的性靈中——投進到充滿着屈辱底痛苦的那悲慘而不幸的生存中——是這樣一個純樸的光輝的詞兒。

「同志！」

這個詞兒對他們並不新奇，他們早已聽見過它，並且他們自己也說過它，可是直到那時候，它已

變成了那同樣空洞的，沉滯的語言，就好像一切忘記了也毫無損失的，陳腐的語言一樣。

可是現在，它發出了新的聲音，強烈而明晰，它以新的意義歌唱了，並且它有某種像鑽石似的堅硬的，光華燦亂的事物。

他們慎重地，沉着地接受它並且說起它，把它溫存地放在他們的心上，就好像母親搖蕩她那放在搖籃裏的嬰孩一樣。

他們越是深入到這個詞兒底燦爛的靈魂中，這個詞兒便對他們越發光輝和精妙。

他們說：「同志！」

於是他們感到這個詞兒把全世界團結起來，把所有的人提高到自由底高峯，並且以新的結合使他們鞏固，這是相互尊重的，對人的自由表示尊重的堅強的結合。

當這個詞兒在奴隸們的心裏生了根的時候，他們便不再做奴隸了，並且有一天，他們對城市和它的一切強權宣佈着說：

「够了！」

于是，生活便告停頓了，因為他們，只有他們而沒有別人，是使生活運動的力。水停流了，火熄滅了，城市投入于黑暗中了，而那有權勢的人就好像嬰孩似地束手無策了。

恐怖佔據壓迫者底靈魂；由于他們爲自己的糞屎底臭味所窒息，他們便使勁地把他們對反叛者的仇恨悶死在恐怖和驚惶中。

飢餓底妖魔迷住了他們，他們的孩子在黑暗中悽慘地狂喊哀號了。

屋宇和教堂，被愁雲慘霧包圍着的，在石頭和鐵底死氣沉沉的紛擾中消失了；一片預示大禍臨頭的沉默以死亡底權力支配所有的街道；生活悄悄地站着，因為使它誕生的權力已自動地醒悟了，被奴役的人也找到了那奇異的，不可征服的詞兒以說明他的意志——他擺脫了壓迫者的束縛，並且看到了他自己的權力——那創造者底權力。

那些日子是強權者的，是那些自以為是生活底主人所過的不幸底日子；一個晚上就好像在過着無數個晚上一樣，陰鬱是這麼地濃重，這座死城裏的忽明忽滅的燈光，是這麼地陰沉和慘淡，而那座經過各個世紀的死城，這個吸盡人們底血液的魔鬼，以它全部面貌可憎的形狀，那無數可憐的石頭和木頭，在他們面前升起。那些屋宇底畸形的窗子飢餓而陰鬱地臨着街道，而生活底真正的主人現在却生氣蓬勃地在那兒漫步。他們也是飢餓的，其實他們比其他的人更為飢餓，可是這個感覺是熟悉的，而且他們的身體所受的痛苦沒有像生活底主人所受的痛苦那樣的劇烈，這個痛苦也不會使在他們的靈魂裏光輝地燃燒着的火焰熄滅。他們因知道他們自身的權力而燃燒，未來的勝利底預期在他們的眼裏閃耀。

他們在城市裏的街上走着；在這座陰慘狹小的牢獄裏，他們曾遭受到侮辱和譏嘲，在那兒許多的損害會落到了他們的靈魂上，而在那兒他們却看出了他們工作底偉大的意義，並且使得他們感到做生活底主人的神聖的權利，做生活法則底製造者，做生活創造者的神聖的權利。然後，以新生的力量，

以炫耀的光輝，那賦予生命的，異口同聲的詞兒這樣叫道：

「同志！」

它在現在底虛偽的言辭裏傳出了未來底福音，傳出了一切人們期待的新生底福音。它遠呢，還是近呢，那個生活？他們感到這要靠他們自己來決定；他們正接近着自由，而他們自己却使自由的來臨延長了。

### 三

妓女，昨天還是一個半飢餓的動物，還在齷齪的街道上疲倦地等人走近她，化不多的錢去殘忍地購買她的肉體——妓女也聽見了那個詞兒，可是她窘促地微笑了，不敢重複地說起它。有一個人，一個前此不會妨害過她的人，走近了她，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並且好像人們對親戚說話似地對她說。

他說：「同志！」

于是她溫存而含羞地笑了，並沒有因她的受傷的心以前所不會感到過這樣的快樂而笑得哭泣起來。眼淚，因純潔的，新生的歡樂而流的眼淚，在她那雙昨天還恥辱而飢餓地凝視着世界的眼睛裏閃閃地發光。那些畸零人，被許可加入到世界上的勞苦大眾大家庭裏去的，所感到的這個歡樂，在城市裏的街上到處照耀着，而這座城市裏的屋宇底朦朧的眼睛却顯出了逐漸增加的惡意和冷淡。

乞丐，昨天飽暖的人們，爲了擺脫他的糾纏以及安慰自己的良心才輕蔑地把一個銅子兒擲給他的



乞丐，他也聽見了這個詞兒，就他說，這才是最初的施捨，使他那顆可憐的窮爛了的心因歡樂和恩典而感到跳動的最初的施捨。

馬夫，一個爲僱主們在背後催促他，那麼他便鞭打他的快要餓死的，聲嘶力竭的瘦馬的，荒唐的傢伙——這個人熟于運用鞭子，他的感覺又因路石上的嶙嶙的車輪聲而震得遲鈍了，他也粗獷地微笑了，他對一個過路者這樣說：『要上來嗎？同志？』

可是，因這個詞兒底聲音而感到驚惶，他便收起韁繩準備趕快駕車走，並且他俯視着那過路者，而沒有從他的寬調的，紅臉上抹去那快樂的微笑。

過路者親切地回看了一下，並且點着頭說：

『謝謝，同志！我去的地方並不遠。』

馬夫的眼睛仍然快樂地微笑着並且閃閃地發光，他轉正了座位，便拍拍大聲地開始走過街去了。人們密切地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走着，而那個預定要把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偉大的詞兒，像一粒火花似地在他們之間投來擲去：

『同志！』

一個長着鬍鬚的，嚴厲的，自高自大的警察，走近把一個正在街角對大家演說的老頭子圍住的人群，在他聽了一會兒他的演說以後，他便慢慢地說：

『在街上開會是犯法的：諸位，解散吧……』

稍微停頓了一下，他垂低了眼睛，接着低聲地說：

「同志們……」

他們把這個詞兒藏在他們的心頭，他們和這個詞兒發生了血肉相聯的關係，並且他們把這個詞兒當作號召團結一致的號角底鋒銳的聲音——在他們的臉上，就在他們的臉上，發出年輕創造者底驕傲的光輝，並且，有一個顯然的事實是：他們爲這個詞兒所極端浪費的氣力是不可摧毀的，是無窮無盡的。

和他們作對的，灰色的，盲目的，武裝的流氓業已集合了，沉默地排成了整齊的隊伍——壓迫者底憤怒正要落到爲正義而戰的反抗者的身上。

然而，在大城市裏的彎曲的，狹窄的街上，在凜冽的，沉默的，爲無名的建築師的手所建築的牆邊，一個對人類大同的偉大的信仰正在展開，正在成熟。

「同志們！」

到處，那命定地要以全人類一家底強烈光輝的感情將地球遮沒的火焰燃燒起來的大火已經迸發了。它會淹沒地球並且使地球焦枯，使一切破壞我們的惡意，仇恨和殘暴化成灰燼，使所有的心溶解，並且使所有的心化成一個心，化成團結在自由工人們底密切相關的，和藹的家庭裏的正直而高貴的男女底心。

在爲奴隸們所建設的這座死城的街上，在爲殘暴所支配的這座死城的街上，對於人的信仰，對於

戰勝他自身以及戰勝世界上的惡勢力的信仰逐漸增加了，並且力量也逐漸龐大了。

而在不安的，沒有快樂的生存中，那個單純的，刻骨銘心的詞兒，像一顆歡樂的明星，像一把燭照未來的火炬，發出燦爛的光輝：

「同志！」

四八，九，二十日譯于大連臨路居。

## 瑪爾娃

海——在笑。

爲悶熱的清風吹動的海戰慄了，並且蕩漾着返射出太陽的燦亂光華的微波；它以無數銀色的微笑對蔚藍的天空微笑了。當後浪繼前浪衝激着海峽底傾斜的沙灘的時候，海天之間的巨大的空間傳出颯起的波浪底愉快的聲響。颯起的波浪和爲海上無數的微波返照的太陽底光華，和諧地沉沒于充滿着生氣和歡愉的，那不斷的紛擾中。太陽是幸福的，因爲它照耀着，而海也是幸福的——因爲它返射着太陽的歡樂的光輝。

風親切地撫摸海底光滑的胸膛，太陽以燃燒着的光線溫暖它，而海在這些溫存的撫愛下，沉沉欲睡地嘆息着，使熱烘烘的空氣裏充滿含着鹽味的芬芳。沖打着黃色的沙灘的碧浪，以白沫濺污了沙灘，白沫發出輕微的嘆息在熱砂上消散了，並且使沙成爲濕漉漉的了。

狹長的海峽好像一個龐大的高塔，從岸上倒在海裏。它的纖長的尖頂浸在光華燦亂的無窮茫茫的水裏，它的下身消失于掩覆着大陸的遼遠的熱霧裏，風過時，從那兒吹來一陣不可思議的刺鼻的怪味，在明淨的海上，在天宇底光輝蔚藍的圓頂下。

在遍地盡是魚鱗的沙灘上，一個漁網掛在幾根插在土裏的竹竿上，把蜘蛛網似的影子投在沙地上

。幾條大船和一條小船並排地停着，而沖上沙灘的波浪好像在跟它們打着招呼一樣。船錨，槳，籃和桶零亂地四散着，在這些東西之間，站着一座用柳條和蘆葦搭成的，並且用鞞皮席子蓋頂的小屋。在這座小屋的門口，有一雙皮製的長筒靴，靴底朝天，掛在兩根有節的棍子上。超出這一切的紛亂，有一根高高的竿子聳立着，頂上掛着一條隨風飄蕩的紅布。

華西里·列哥斯特葉夫躺在那幾條船底某一條船的陰影裏。他是格里班希乞可夫在這個海峽上經營的漁場底看守處的門房。華西里爬着身子，用他的手掌撐住下巴，眺望着遠到幾乎看不見的海平線。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水上一粒小黑點，他所以感到無窮快樂的是，因為他望着那粒黑點越來越近的時候，便越來越大了。

爲了避免反射在水上太陽的刺眼的光線，他半閉起了眼睛，並且心滿意足地微笑了——來的正是瑪爾娃！她來，她笑，並且她的乳房會誘惑地顫動。她會彎着柔軟的胳膊擁抱他，會用讓海鷗受驚的大聲的接吻親他，還會把海岸對過發生的一切情形告訴他。他們會在一塊兒燒鮮美可口的魚羹，喝伏特加酒，伸直身子躺在沙地上，聊閑天，彼此親熱，等到黃昏的影子落下來了的時候，他們會沏上茶，吃着可口的餅乾，然後便去睡覺了：每個禮拜和每個節日都是這樣度過的。一早，他老是在黎明底新鮮的空氣裏，帶她越過靜靜地睡着的海，到陸地上去。她會坐在船尾打着瞌睡，而他一面搖着槳，一面凝視着她。這樣的時候，她的樣子多有趣啊，有趣而又可愛，好像一隻吃得胖胖的貓。也許她會從坐的地方溜到船艙裏，蜷縮着身子，一下子就睡着了。她常常是這樣幹的……

那一天，就是海鷗也給熱昏了。有的垂着翅膀，張着嘴，成行地伏在沙上；有的在波面上懶洋洋地翻飛，不叫，也不像平常那樣貪尋食物。

華西里好像覺得船上還有誰坐在瑪爾娃旁邊。難道瑟萊奧茲卡那傢伙又在纏住她嗎？華西里在沙上劇烈地輾轉着，坐了起來，用手罩着眼睛上，焦灼地望過海去，想看出船上另外的人是誰。瑪爾娃坐在船尾掌舵。那個搖槳的人並不是瑟萊奧茲卡。他顯然是個不慣划船的人。要是瑟萊奧茲卡跟瑪爾娃在一塊的話，那她便用不着去掌舵了。

「嗚呼！」華西里焦急地嚷着。

被叫聲嚇慌的海鷗，都在沙上挺起了身子，並且小心翼翼地站着。

「嗚——嗚——呼！」從船上傳來了瑪爾娃的響亮的聲音。

「跟你一塊來的是誰？」

她用笑聲作了答覆。

「爛貨！」華西里囁咕地，低聲地，輕蔑地罵了起來。

他急于要知道跟瑪爾娃一塊在船上的人是誰。他搓着一根烟捲兒，死釘着那個搖槳的人的脖子和背部。他能清楚地聽出槳所濺起的水聲；沙在他的赤脚下發着索索的響聲。

「跟你來的人是誰？」當他從瑪爾娃纏繞的臉上看出一種奇異的，不常見的微笑的時候，他便又這樣叫着。

「等着聽吧！」她大聲笑着回答了。

那搖槳的人轉過臉來對着沙灘，瞧着華西里，也笑了起來。

看守者皺緊了眉頭，竭力猜想這個生人是誰。他的臉子好像是很熟習的。

「使勁搖吧！」瑪爾娃下命令了。

浪差不多把船身的一半送上了沙灘。當它退回到海裏去的時候，船身側了一側，接着便平穩了。

搖槳的人跳下了船，說道：

「爸爸，您好！」

「耶可夫！」華西里用噙住的聲音叫了起來，與其說是快活，還不如說是驚異。

兩個人擁抱了，並且彼此在嘴上，在面頰上，親吻了三次。華西里臉上的表情交織着快樂和窘

困。

「……我看了又看：我心裏就捉摸不透，我猜想是誰呢：原來是你呀？誰想得到呢？起先我以為是瑟萊奧茲卡，可是後來我看出了並不是。結果倒是你！」

華西里一面說話，一面用一隻手扶着鬍鬚，用另一隻手做着姿勢。他急于想看一看瑪爾娃，可是他兒子微笑着的眼睛盯住了他的臉，那雙眼睛裏的炯炯的光彩使他感到了狼狽。他因有這樣一個漂亮結實的小夥子做兒子而感到的滿意，却因他身邊的情人而感到的窘困給破壞了。他舉腳不定地站在耶可夫前面，並且等不及回話，便接二連三地向他發出聯珠似的問題。當他聽見瑪爾娃用諷刺的口吻說

話的時候，他的頭腦紊亂極了，並且他差不多打了一個冷噤。

「別在那兒手舞足蹈吧！帶他到屋子裏去給他點兒什麼吃的！」

他轉過身子對住她。她的嘴角露出了一絲諷刺的微笑。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微笑過；而她的全身——還是和平常那樣圓潤的，軟軟的，鮮艷艷的——總顯得有點兒兩樣；總顯得有點兒奇怪。她用雪白的小牙齒噙着西瓜子，把她碧綠的眼睛瞟一瞟父親又瞟一瞟兒子。耶可夫帶着微笑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有好幾分鐘，對華西里是不愉快的，三個人都沉默了。

「對啦，這就去！」華西里突然地說了，開始向小屋走去。「我去弄水的時候，你們別待在太陽裏：咱們燒點兒魚羹吧：我請你們喝魚羹。耶可夫，你以前就不會吃過這樣兒的魚羹！同時，你們倆愜意愜意吧。我一會兒就回來。」

他從靠近小屋的地上拾起了一口鍋，精神抖擻地走近了魚網，很快便在它那灰色的錯綜複雜的線條裏不見了。

瑪爾娃和耶可夫朝小屋走去。

「我的小白臉兒啊，你到這兒啦！我把你帶給你爸爸了！」瑪爾娃一面說，一面斜着眼睛望着耶可夫的結實的外形，望着他臉上修理得短短的，棧色的捲鬚，還望着他那閃閃發光的眼睛。

「對啦，咱們到了，」他回答着說，連忙轉過臉來對住她。「這兒多好啊！還有海！海不是挺美的嗎！」



「對啦，這是一座大海……呢，你爸爸老多了嗎？」

「不，並不多。我以為他的頭髮全白了。那知道只有幾根兒白的……他看起來還是多麼精強力壯啊！」

「喂，你有多久沒見他了？」

「我想，快五年了吧……他離開家裏的時候，那會兒我正是十七歲……」

他們走進了小屋。屋子裏很悶，放在地上的靛皮袋發出了魚腥味兒。他們坐下了——耶可夫坐在一棵粗樹樁上，瑪爾娃却坐在許多裝着東西的袋上。他們之間有一隻鏽開的桶，上半截當桌子用。他們坐在那兒，彼此沉默地凝視着。

「難道你想在這兒找活幹嗎？」瑪爾娃打破沉默說。

「對啦……我不知道……要是我在這兒找得着活的話，我是樂意幹的。」

「管保你在這兒找得着活兒，」瑪爾娃自信地說，用她碧綠的，謎似地半閉着的眼睛深望着他。耶可夫從那個女人身上把他的視線轉開，用襯衫袖子擦去了他臉上的汗珠。

她突然地笑了。

「我想你媽準叫你問候你爸爸，還叫你帶信兒給他，」她說。

耶可夫瞟了她一眼，緊皺着眉頭，乾脆地回答着說：

「當然……你幹嗎要問？」

「哦，不過這樣問問罷了！」

耶可夫不喜歡這樣的笑——這樣的笑是很討厭的。他轉過身去把背對住那個女人，並且竭力回憶他母親叫他帶來的信息。

他母親把他送到了村外。她靠在一堵枝條編成的籬垣上說，她的話說得快，她那枯澀的眼睛也眨得很快：

「耶霞，對他說：看基督的份兒，對他說歸里包堆他是個爸！……對他說，你媽就一個人；她一個人整整過了五年了！對他說她老了！看上帝的份兒，把這些個話告訴他吧！耶霞！你媽很快就是個老太婆了；她就一個人！好好兒幹活吧。看基督的份兒，把這些個話告訴他吧！……」

接着她便嚶嚶地哭了，用圍裙掩住了她的臉。

耶可夫那時候並不覺得她可憐，可是現在他却覺得了。

他瞟了一眼瑪爾娃，接着皺緊了眉頭。

「呃，我回來了！」華西里嚷着說，一隻手拿着一條魚，另一隻手拿着一把刀走進了小屋。

他擺脫了他的窘困，把它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現在他十分平靜地望着這兩個，此外，便是他做些顯得和他平常所不慣的無事忙的動作。

「我現在生火去，回頭我就進來，等等咱們再來暢談吧。噫，耶可夫？」他說。  
說完了這些話，他重新走出了小屋。

瑪爾娃不斷地噙着西瓜子，十分放肆地凝望着耶可夫；雖然他急於想看她，可是他有意使他的眼睛避開她。

過了一會兒，沉默變成了他的壓迫，於是他說：

「哦，我的旅行包丟在船上。我去把它拿來。」

他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來，離開了小屋。不久以後，華西里回來了。他彎着腰對瑪爾娃，以急促而憤怒的調子追問着說：

「幹嗎你和他一塊來？我怎樣對他說起你呢？你跟我什麼關係呢？」

「我來，我不過來就是了！」瑪爾娃乾脆地回答着說。

「哦，你……這個蠢女人！叫我現在怎麼辦？難道當面告訴他嗎？難道馬上說出來嗎？我家裏有老婆！他的媽媽……這一層你該知道呀！」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你以為我怕他？還是我怕你呢？」瑪爾娃輕蔑地問道，半閉起她那碧綠的眼睛。「你在他跟前蹦蹦跳跳的，看起來真够有趣兒！我忍不住要笑了！」

「你覺得有趣兒！我可怎麼辦？」

「這是你該早想到的呀！」

「我怎麼知道海會這樣把他拋到這個岸上來？」

脚下踩得索索作響的沙聲，對他們說出耶可夫已經回來了，他們馬上便把話嚥下去了。耶可夫提

了一個輕便的旅行包進來，把它扔在一個基角上，並且斜着眼角憤怒地瞪了那女人一眼。

她繼續津津有味地監着西瓜子。華西里在樹樁上坐下，用手掌磨擦着膝蓋，他微笑地說道：

「不錯，你來啦……你怎麼想起要來的呢？」

「哦，想來就來了……我們寫過信給您……」

「多啫兒？我沒接到信呀！」

「是嗎？寫我們可寫了……」

「那封信準是遺失了，」華西里用懊喪的調子說。「他媽的！你以為怎麼樣，咳？正等你望信來的時候，信偏偏給遺失了！」

「那麼你不知道家裡有什麼事情嗎？」耶可夫訊問着，用懷疑的眼光瞪了一瞟他。

「我怎麼會知道？我又沒接到你們的信。」

於是耶可夫告訴他：他們的馬死了；到正月初，他們的存糧全光了；他什麼活也找不着；牲口料沒有了，牛也快死了。他們好不容易才挨到了四月，然後他們決定：他，耶可夫，等農忙以後，到他父親那兒去三個月光景，賺點兒錢。他們寫信給父親，把他們的決定告訴他，然後他們賣掉了三隻羊，買了些糧食和牲口料……那麼……他便到這兒來了！

「原來這樣嗎？」華西里嚷着說。「哼……可是……怎麼會這樣呢？我不是寄了些錢給你們嗎？」

「寄去的錢不是很少嗎？我們修理房子花掉了一點兒，瑪麗亞出嫁又花掉了一點兒……我們買了一

張軍：「可不是嗎，您出門已經五年了！」

「對，對啦！整，整五年！你說，錢不夠嗎？……哎喲！魚羹在噴出來了！」

說完這句話，華西里便從小屋裡衝了出去。

華西里蹲在煮魚羹的火前，心不在焉地撇去魚羹的浮泡，並且把泡沫倒在火裡。他墮入於深思中了。耶可夫告訴他的話並沒有十分感動他，反而在他心裡引起他對妻子和兒子仇視的感情。儘管五年裡邊他把錢寄給了他們，可是田地還是叫他們給弄得荒蕪了。要是沒有瑪爾娃在身邊的話，那他便要  
把耶可夫痛罵一頓。他的聰明够叫他不得到他父親的許可而離開家裡，他的聰明却不够打理田地！田地，在這兒過着自由而舒適的生活時華西里就不大想到的田地，忽然躍上了他的心頭，好像在過去的五年間他把自己的錢撈到那裡面去的一個無底洞，好像他生活上的一個累贅，好像一件對他毫無用處的東西。他用調羹攪着魚羹並且嘆氣了。

黃色的小火燄在太陽燦爛的光輝中顯得蒼白而無力。透明青色的煙圈從火頭上直冒到海裡和波浪會合。華西里注視着煙，痛苦地想到他現在生活的惡化；生活是不會自由自在的了。毫無疑問，耶可夫已猜中了瑪爾娃……

瑪爾娃坐在小屋裡，用戲弄而挑逗的眼光使那小夥子侷促不安，她那雙眼睛一直含着微笑。

「我想你把愛人給扔在家裡吧，」她突然這樣說，正眼望着耶可夫。

「也許是的，」耶可夫勉強地回答着說。

「她漂亮嗎？」瑪爾娃用漠不關心的調子這樣問。

耶可夫沒有回答。

「幹嗎你不回答？……她比我更好嗎？」

他無意地舉起了眼睛，正眼望着那個女人。他看見她那黑黑的，團團的面頰，和露出戲弄的微笑的，渾圓的，潤濕的，顫動的嘴唇。她那粉紅色的棉織品的襯衫和她的身材十分相稱，並且使她那很圓的肩膀和隆起的乳房的輪廓顯現出來。可是他不喜歡她那狡猾的，半閉的，碧綠的，帶笑的眼睛。他嘆了一口氣。

「幹嗎你要說這樣的話呢？」雖然他想和她莊重地談話，可是他的話聲裡帶着懇求的語氣。

「此外你叫我說什麼呢？」她笑着回答。

「那麼你笑……爲什麼？」

「我笑你！」

「爲什麼？我有什麼叫你過不去呢？」他氣憤地問，重新垂低了他的眼睛。

她沒有回答。

耶可夫猜想她跟他父親的關係，這一層使他和她的談話受到拘束。他的推測並沒有使他感到驚異。他聽說過出門在外幹活的男子都是過得很開心的，並且他知道，像他父親那樣精強力壯的人長久不跟女人一塊是不成的。可是雖然這樣，他却在這個女人眼前，也在他父親跟前感到窘促。然後他想起

他母親——一個討厭的，噤噤的女人，在那遠遠的地方，在他們的村子上做着牛馬，不知道有休息的時候：

「午飯好啦！」華西里站在小屋的門邊通報着說。「瑪爾娃，把調羹拿出來！」  
耶可夫瞟一瞟他父親，便自思自想道：

「既然她知道調羹放在什麼地方，那她一定常到這兒來。」

瑪爾娃把調羹拿出來了，她說她要去把宅洗一洗。船上有一瓶伏特卡，她說她也要去把宅拿來。

父親和兒子注視她離開小屋，當她走了的時候，他們沉默地坐在一塊。過了一會兒，華西里問耶可夫：

「你怎麼會碰見她？」

「我到辦公室去問你，她正在那兒；她對我說，她說：『幹嗎要打沙地裡走？咱們乘船去吧。我也要上他那兒去。』那麼我們就來了。」

「呀——呀——呀！……我自己老這麼想：『不知道耶可夫現在怎麼樣了？』」

兒子帶着親切的微笑深望着他父親的臉，而這個微笑却使華西里生起了勇氣。

「她是個縹緞的小女人，對不對？噫？」他問道。

「還不壞，」耶可夫模糊地回答着，眨一眨眼睛。

「小哥兒，男人有他媽的什麼辦法呢？」華西里嚷着說，揮一揮他的胳膊。「起初我死熬住這玩意兒，可是我再也受不了！這是習慣：我是個結了婚的人！況且她又替我補衣服，做這樣，做那樣。要命，哦要命！你能從死裏逃生，你就不能逃出女人的手掌！」他熱烈地斷定着說。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耶可夫說。「這是你的事。我又不審判你。」

可是他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才不相信這樣的女人會在到處坐着補褲子呢。」

「況且，」華西里說，「我只有四十五歲：我不會在她身上多花錢的。她又不是我的老婆。」

「當然不是，」耶可夫表示同意，而他心裏這樣想：「可是她還是會把你的荷包掏空的，管保沒錯兒！」

瑪爾娃拿着一瓶伏特卡和一疊餅乾回來了。他們坐下來喝魚羹。他們默默地吃，大聲地吮着魚骨頭，把魚骨頭吐在靠門的沙地上。耶可夫吃得很多，他貪心地吃。顯然，這使得瑪爾娃感到愉快，因為當她注視他鼓起他那黑的面頰，迅速地活動他那厚厚的，濕潤的嘴唇的時候，她的臉上露出了親切的微笑。雖然華西里想裝出好像他的精神集中在食物上面，可是他吃得很少。他是不得已才這樣做的，那麼他便可以不致打斷思索，不致受到他兒子和瑪爾娃的注意，去想出一個行動底計劃。

海浪底溫存的音樂為海鷗覓食的尖銳的叫聲打斷了。熱氣漸漸變得不大襲人了，時時，一溜含着海底氣息的清風吹進了小屋。



在喝過鮮美的魚羹和伏特卡以後，耶可夫的眼睛變得沉重了。他的嘴唇露出了一個酸裏酸氣的微笑。他開始打呃和打呵欠了，他這樣地望住瑪爾娃，以致華西里逼不得已地對他說：

「耶可夫，我的孩子，去躺一會兒吧。打個盹兒起來喝茶。到了喝茶的時候，我們會叫醒你。」

「是的：我覺得我要睡的，」耶可夫說，很快地倒在一堆口袋上。「可是：你們倆上那兒去？哈——哈——哈！」

爲那個笑聲弄得窘促起來的華西里趕緊走出了小屋；可是瑪爾娃縮緊了嘴唇，舉起了眉頭，回答耶可夫的盤問說：

「我們上那兒去不關你事！你是什麼？你不過是個孩子罷了！這些個事兒你還不懂！」

「我是什麼？行！你等着吧：我會給你瞧瞧！你以爲你調皮！」當瑪爾娃走出小屋的時候，耶可夫大聲嚷着說。

他不停地咕嚕了老大一會兒，不久便睡熟了，緋紅的臉上帶着酒醉飯飽的微笑。

華西里將三條棍子插在土裏，把它們的頂全紮了起來，上面放着一隻靛皮袋，然後他便躺在這樣造成的陰影裏，用他的胳膊放在腦袋下，凝視着天空。當瑪爾娃靠近他倒在沙地上的時候，他便轉過臉來對住她。她看出他不高興和生氣的樣子。

「怎麼啦，你不高興看見你兒子嗎？」她笑着問。

「他在那邊兒：笑我：就因爲你！」華西里憤憤不平地說。

「哦！因為我嗎？」瑪爾娃帶着戲弄的詫異問。

「你覺得怎麼樣？」

「你這個沒出息的老色鬼！你現在要我怎麼辦？不來看你嗎？行，我不來就是了！」

「難道你不是個迷人精嗎！」華西里恨恨地說。「噯！你們都一樣！他笑我，而你也笑我；可是你們是我最親密的人！你們這兩個死東西，究竟你們爲什麼要笑我？」說完了這些話，他便轉過身去不理瑪爾娃，依舊沉默着。

瑪爾娃抱着雙膝，慢慢地搖晃着身體，用碧綠的眼睛凝視着發出歡愉的閃光的海，並且露出那些勝利的微笑中的一種微笑，女人們因覺得自己美麗才裝出的千嬌百媚的微笑。

一條張帆的船正在水上掠過，好像一隻龐大的，笨拙的，長着灰色翅膀的鳥兒一樣。它離岸很遠了，並且越來越遠了，直到海天化成一片蔚藍的無窮底盡頭。

「幹嗎你不說話？」華西里說。

「我正在想，」瑪爾娃答。

「想什麼？」

「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瑪爾娃掀動着眉頭答。過了一會兒，她接着說：「你兒子是個漂亮的小夥子。」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華西里妒忌地嚷了起來。

「關係大得很！」

「小心點兒！」華西里對她投出一個憤怒和猜疑的眼光。「別鬧了吧！我雖是個和氣人，要是把我的火給惹上來的時候，那我可是個兇神惡煞了。所以你還是別逗我吧，要不然，你可要吃虧了！」

他捏緊拳頭，咬緊牙關接着說：

「今兒早上你一到這兒就搗蛋了……我雖然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可是小心點兒，要是我知道了的話，那你可沒好命活了！你那樣的微笑……還有此外一切不三不四的事……我懂得怎麼樣和你這樣的女人打交道，你甭着急！」

「華西里，你別嚇唬我吧，」瑪爾娃用泰然自若的調子說，甚至于連睬也不睬華西里一眼。

「那麼你別一來就鬧玩笑……」

「你可別威脅我吧……」

「要是你一來就調皮搗蛋的話，那我就使勁揍你，」華西里突然冒起火來說。

「什麼？你要揍我？」瑪爾娃說，轉身對住華西里，並且用追問的眼光深望着他那漲紅的臉。

「你以為你是誰，是個一品夫人嗎？對啦，我要揍你！」

「可是你以為我是誰——是你老婆嗎？」瑪爾娃平靜地問，來不及等回話又繼續說：「因為你壓根兒無緣無故地打慣了你老婆，你就以為你可以拿這一手來對我，對不對？你可錯啦。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什麼人也不怕。倒是你——怕自己的兒子！瞧你今兒早上在他跟前那樣手舞足蹈的，

簡直是丟人。可是你倒敢來恐嚇我！」

她傲慢地昂起了頭，接着便默不作聲了。她那冷淡傲慢的言辭燃起了華西里的怒火。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她有這樣的美麗。

「你瞧，在那邊盡頭……」他恨恨地說。他生她的氣，可是他不能不讚賞她。

「我還要對你說一件事！」瑪爾娃突然說。「你對萊奧茲卡吹，說你好像是我的麵包一樣，沒有你，我就活不了！你鬧錯啦……也許我愛的不是你，我來看的人也不是你，而是這個地方！」說完這些話，她便用手大大地掃了一掃。「也許我喜歡這個地方正因為這兒荒涼——只有海跟天，週圍也沒有討厭的人。其實，你不在這兒，與我不相干；我只是要到這兒來；要是萊奧茲卡早在這兒的話，那我早就來看他了。要是你兒子現在在這兒的話，那我就會來看他了；要是這兒沒人的話，那就再好沒有了；你們這些人都討厭！……如果我要男人的時候，我可以永遠憑我的漂亮找一個，我還可以選一個我所想要的。」

「是嗎？」華西里發出嚇嚇的聲音，突然扼住瑪爾娃的喉嚨。「你是這樣想的嗎？」

他搖她，可是她並不掙扎，儘管她的臉差不多發青，眼睛湧起了血絲。她只是把手放在華西里抓緊她的喉嚨的手上，並且凝視着他的臉子。

「原來你是這種人嗎？」華西里啞着嗓子說，他的憤怒戰勝了他。「不到這會兒，你一直都不說，你這個髒女人……擁抱我……親熱我……我要叫你好看！」

他使勁地把她的頭往下擡，萬分津津有味地亂攪她的脖子——用兩個捏緊的拳頭一上一下地重重地打着；使他最痛快的是他的拳頭落在她那柔軟的脖子上的感覺。

「滾吧……你這條蛇！」他勝利地說，把她從他身邊撈開去。

她連氣也不喘地倒在地下，仰面躺在那兒，沉默而平靜，散着髮，紅着臉，可是美麗。她的碧綠的眼睛在睫毛下對他發出冷森森的仇恨的閃光，可是他，因興奮而喘息，並且因氣憤發洩了而感到滿足底快感，卻沒有接觸到她的眼光；當他勝利地望住她的時候，她微笑了——她那圓圓的嘴唇顫動，她的眼睛發亮，她的兩頰似乎凹下去了。華西里愕然望住她。

「你這個爛貨，什麼事？」他嚷着，粗野地拖着她的胳膊。

「華西卡！」瑪爾娃差不多低聲細語地說。「揍我的是你嗎？」

「當然，此外還有誰？」華西里回答說，窘困地望着瑪爾娃，並且不知道怎麼辦。再打她嗎？可是他的氣憤已經平息了，就是想起再對她舉手也使他受不了。

「這意思就是說你愛我，對不對？」瑪爾娃再低聲細語地說，而那樣的低聲細語使他的全身湧起了一陣熱浪。

「不錯，」他恨恨地說。「你還沒得到你所應得的一半呢！」

「我以爲你再也不愛我了……我自思自想道：現在他兒子來了，他要趕我走。」  
她忽然怪笑起來；笑的聲音大極了。

「你這個小傻瓜！」華西里說，他也禁不住笑了。「我兒子是什麼？他能拿我怎麼辦！」

他感到自己的慚愧和她的可憐，可是想到她所說過的話，他使用嚴厲的聲音接着說：

「我兒子跟這件事情毫不相干。要是我打你的話，那是你自己的錯。你不應當逗我。」

「我可是故意這樣幹的——想試一試你。」她說，在他的肩膀上磨擦着。

「試一試我！爲什麼？愛，現在你知道啦！」

「不要緊！」瑪爾娃自信地說，半閉起她的眼睛。「我不生你的氣。你是爲了愛才打我，對不對？愛，我會報答你的……」

她的聲音放低了，並且她逕直地凝視着他的臉而重說道：

「哦，我要怎麼樣報答你呢！」

對於華西里，這句話好像是一個諾言，一個愉快的諾言，並且使他甜蜜地心動了。他微笑着問道

「怎麼樣？你要怎麼樣報答呢？」

「等着瞧吧，」瑪爾娃很平靜地說，可是她的嘴唇顫動了。

「哦，你這個可愛的寶貝啊！」華西里嘆着說，緊緊地把她抱在他的懷裏。「你知道，」他接着說，「我打了你以後，我看你越發變得可愛了！我這句話一點也不假！我覺得咱們現在是血肉相親的了！」

海鷗在他們的頭頂上翔翔。從海上來的風撫摸他們，並且差不多把碎浪吹到他們的腳邊，海的難  
以抑制的哄笑不斷地，不斷地翻騰着：

「對啦，一切事情就是這麼的，」華西里說，喟然嘆息了一聲，沉思地撫摸將他抱緊的女人。「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安排得多麼有趣啊——犯罪的事情是可愛的的事情！你就什麼也鬧不明白；可是，我  
有時候想到生活，而生活使我感到恐怖！尤其是在晚上；我睡不着的時候；你舉目一看，你就看見海  
在你的前面，天在你的頭上，周圍盡是黑暗，這樣深黑的黑暗以致叫你哆嗦；而你只有一個人！你覺  
得渺小極了，越來越渺小極了。地在你腳下戰慄，除了你自己以外，這上面就沒有一個人。那時候我  
常常想你和我在一塊；至少，我們有兩個人。」

瑪爾娃默不作聲地躺在他的膝蓋上；她的眼睛閉緊。華西里的粗糙而親切的臉，為太陽和海風所  
吹黑的，屈向住她，他快要變白的大鬍鬚輕觸着她的脖子。這女人並不動，只有她的胸房均勻地起  
伏着。華西里的眼睛一會兒漫遊到海上去，一會兒逗留在這個胸膛上，這個和他貼近的胸膛上。他親  
她的嘴唇，慢慢地，不慌不忙地，使他自己的嘴唇發出很大的響聲，好像他正在喝又熱又稠的乳油粥  
一樣。

將近三個鐘頭這樣過去了。當太陽開始沉到海裏去的時候，華西里用沉滯的聲音說：

「我去把鍋放好燉茶去。咱們的客人快醒了。」

瑪爾娃把身子移開了他，懶洋洋地像一隻吃飽了的貓。他勉強地站起來，接着便走進小屋裏去了

這女人從微微舉起的睫毛下注視他走去，然後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個人在卸下重負的時候嘆一口氣一樣。

不久，三個人圍着火坐着一塊喝茶了。

落日以生動的華彩渲染海，碧浪帶着紫色和珍珠色。

華西里，端着一隻白色的有柄的茶杯喝着茶，問他兒子關於他們村上一切的情形，而他便把他們村上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回憶了一下。瑪爾娃不加一辭地傾聽他們沒精打彩的談話。

『那麼家裏的老農民還是要做活，對嗎？』華西里問。

『對啦，不做這樣，便做那樣，』耶可夫答。

『咱們農民並不要錢多，對嗎？一所矮矮的房子，麵包吃得飽，過年過節有鍾把伏特卡……可是咱們連這一點也要不着。你以為要是我們能過活我會出門來嗎？在家裏我自己是主人，村子上大夥兒都平等。可是我在這兒算什麼？……一個傭人！……』

『可是你在這兒吃得飽，活也來得輕……』

『噯，這一層且不說！有時候你的活却重得叫你渾身骨頭痛。然而主要的事情是你替東家幹活。』

在家裏，你却替自己幹活。』

『錢你可賺得多，』耶可夫反駁着說。

華西里竊竊地同意他兒子。在家裏，在村子上，生活和工作的確比這兒艱苦得多，但是爲了某種



理由，他却不同意那可夫知道。因此他便嚴肅地回答道：

「你把我們在這兒賺的錢算過了嗎？這會兒在家裏，在村子上，我的孩子啊……」

「鄉村像一個深坑，又黑又擠，」瑪爾娃帶着微笑插嘴說。「尤其對於我們女人……只有眼淚……」

「對於女人那兒都一樣……光明在那兒也一樣……一樣的太陽到處亮！」華西里回答說，皺緊眉頭望

住瑪爾娃。

「這一點你錯啦！」瑪爾娃娓娓動聽地嚷着說。「在村子裏，不問我情願不情願，我都得嫁，而嫁了的女人便要終身終世做奴隸：收割啦，紡織啦，打理牲口啦，還要養孩子……還有什麼剩下來給她呢？只有她丈夫的打罵……」

「不見得都是打，」華西里插嘴說。

「可是在這兒就沒人好管我，」瑪爾娃不管打斷的話，還是繼續說下去。「我像海鷗一樣的自由，我愛飛到那兒就飛到那兒。誰也不能攔阻我……誰也不能碰一碰我！」

「如果他們碰一碰你呢？」華西里帶着微笑問，想起當天更早發生的事。

「如果他們碰一碰的話……那我會回報的，」瑪爾娃低聲地回答。她眼睛裏的光輝消失了。

華西里放聲大笑了。

「呃……你是一隻鬮貓，可是沒氣力！你是女人，所以你談話像女人。在家裏，在村子上，男人要過日子非女人不可……可是在這兒，她活着只不過叫人家玩玩罷了。」稍微停了一停，他接着說：「

只不過叫人家犯罪罷了。」

他們停止了談話：耶可夫帶着沈思的嘆息說：

「海看起來好像是無邊無際似的！」

三個人都凝視着在他們面前展開的一片白茫茫的水面。

「要是海都變作陸地的話！」耶可夫嚷着，大大地張開了他的手臂。「都變作黑土的話！並且，我們能把這所有的陸地都耕種起來的話，那多好啊！」

「哦，你所想的只是土地，是不是？」華西里善意地笑着說，並且稱讚地望着他兒子。他兒子的臉上因自己所表達出來的欲望而漲得通紅。他因聽見那小夥子對陸地所表示的愛慕而感到快活。也許這會很快把他招回到村子上去，離開這兒足以妨礙他的誘惑。那麼他，華西里，那時候便可以獨自和瑪爾娃在一塊了，而一切的情形也會跟以前一樣繼續下去。

「對啦，耶可夫，你真行！農民要的正是土地。農民有土地才可以逞強。只要他有土地，他便有生路；一旦他離開了土地——那他就完蛋！農民沒有土地就好像樹沒有了根。這棵樹也許還能派用處，可是它活不久——準枯死！甚至於破壞森林的美——簡直光條條的，赤裸裸的，多難看啊！……耶可夫，你說得對。」

擁抱着太陽的海，以波浪底歡迎的音樂迎接它，而太陽底殘輝却以最靚麗的華彩渲染着波浪。光輝底神聖的源泉，生命底創造者，在色彩底生動的和諧中對海告別，以便喚醒微睡着的大地，遠離開

三個正凝視着太陽在金光燦爛地西沉的人。

「憑老天爺說，我看見太陽西沉的時候，我的心就跟溶化了一樣！」華西里對瑪爾娃說。

瑪爾娃沒有回答。當耶可夫極目天際的時候，他那雙深藍的眼睛微笑了；三個人坐了老大一會兒，愁思地凝視着白日底最後的剎那正在那邊消逝的方向。在他們前面，殘火發出微弱的閃光。後面，夜在他們週圍展開了陰影。黃沙抹上了一層更黑的色澤。海鷗不見了。週圍的一切變成寧靜而像夢境似地可愛了：就是那追逐沙灘的難以抑制的波浪也不像在白日裏那樣愉快並且更顯得喧囂。

「幹嗎我還坐在這兒？該走啦，」瑪爾娃突然說。

華西里打着哆嗦並且熱着他兒子。

「忙什麼？」他嘟囔着。「等到月亮上升了走，」他接着說。

「幹嗎我要等？我不怕。我晚上從這兒回去這又不是頭一次！」

耶可夫瞧着他父親，低下頭去藏起一個戲弄的微笑，然後望住瑪爾娃。她用凝視回看他，在她那注視的眼光下感到了窘困。

「那麼好，去吧！」華西里說，感到懊喪和憂愁。

瑪爾娃站起身來，說完了告別的話，便慢慢地沿着沙灘走去了。波浪直打到她的腳邊，好像在和她的脚鬧着玩兒一樣。太空中的明星——那些金色的小花朵——閃爍着。華西里和他兒子用眼睛追隨着瑪爾娃；當她離開他們越走越遠的時候，她的彩色鮮明的襯衫便在蒼茫的暮色中消逝了。

寶貝，我的寶貝，

到我這兒來呀，請你趕快。

我是多麼想你呀，

緊緊地靠近我的胸懷！

瑪爾娃用高度的聲音歌唱着。華西里覺得她停住了，在那兒等着。他氣憤地啞了一聲，接着自思

自想道：「她幹這些勾當來逗我，爛貨！」

「聽她唱！」耶可夫微笑着說。

就他們看起來，她只是暮色中的一粒灰色的小點。她的歌聲又掠過了海面：

別辜負我的乳房呀，

這是一對白色的天鵝。

「你聽見這個歌嗎！」耶可夫嚷着，對着誘惑的歌辭從那兒來的方向驚跳起來。

「難道你不能打理田地嗎？」他聽見華西里用嚴厲的聲音問他。

耶可夫以惶惑的眼光望住他父親，仍然待在他身邊。

爲波浪底聲響所淹沒，這個挑撥的歌聲現在只是若斷若續地傳到了他們的耳邊：

……哦，我不能閉上我的眼睛，

……今兒……晚上……傷心！

「熱得很！」華西里用沉滯的聲音說，凭倚在沙上。「到了晚上，還這麼熱！真是個死地方！」

「這是沙地……白天熱給吸收了進去……」耶可夫用吞吞吐吐的聲音說，朝另一邊轉過身去。

「喂，你！你笑什麼？」他父親嚴厲地詰問着。

「我？有什麼可笑的呢？」耶可夫天真爛漫地答。

「應該沒有……」

兩個人都沉默起來。

通過波浪底喧囂，不是嘆息聲，便是溫存的哭喊聲傳到了他們的耳邊。

兩星期過去了。禮拜天又來了，而華西里·列哥斯特葉夫又躺在靠近他的小屋的沙地上，眺望着海，等待着瑪爾娃。荒涼的海在笑，在和太陽底返光鬧着玩，無數的波浪在沙上馳騁，濺起浪花，接着退回到海裏去，便在海裏隱沒了。一切都和十四天以前一樣，除了在上一個禮拜華西里曾抱着平靜

的自信等待他的情人；現在他却懷着焦急的心情等候她。上一個禮拜天她不會來——今天她準來！他覺得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他急于想看她。耶可夫今天不會來打擾。兩天以前他和幾個漁人去取魚網去了，並且他說過禮拜天他要到城裏去買幾件他自己穿的襯衫。他找到了一個每月賺十五個盧布的做漁人的職業，他去打過幾次魚，現在他顯得活潑，愉快。像所有的漁人們一樣，他身上有鹹魚味兒，並且，像其餘的人一樣，他又髒，衣服又破。當華西里想起他兒子的時候，他嘆了一口氣。

「我希望他不要遭到不幸，」他自言自語說。「他會變壞的，那麼，也許，他便不想回家去：既然這樣，那我就回到……」

除了海鷗以外，海是荒涼的。時時，幾顆小黑點在劃分海天的細長的沙岸線上移動着，接着便不見了；雖然太陽的光線業已差不多成垂直地照射在海上，可是連一條船也看不見。照例說，瑪爾娃在這個時候以前早已來到了。

兩隻海鷗在空中那麼劇烈地搏鬥，以致它們的羽毛紛紛墜下，它們兇猛的啼聲把一種不協調的音調引進海浪底歡愉的歌唱裏，而海浪那麼諧和地與光輝的天宇底莊嚴的沉默溶成了一片，以致好像日光在白茫茫的海上所作的愉快的遊戲一樣。海鷗們飛落到水裏，彼此還在相互地對啄，並且因痛苦和憤怒越發銳聲地狂鳴，接着又升到了天空相互追逐；而它們的朋友——一大群海鷗——却在貪食地獵取魚類，在碧綠的半透明的永無休止的水上翻騰，好像忘却了這個搏鬥一樣。

海依舊是荒涼的。熟習的黑點沒有在遠岸邊出現……

「你不來嗎？」華西里大聲地說。「好，不來吧！你想怎麼樣呢？……」

于是他朝對岸的方向輕蔑地啞了一聲。

海笑了。

華西里因想到燒晚飯便起身，走到小屋裏去，可是他不想吃，所以他再回到原來那個地方躺下來。

「至少瑟萊奧茲卡是會來的！」他在心裏嘆着說，接着他便不由得想起了瑟萊奧茲卡。「這個傢伙，他真是個可怕的人！個個人他都笑。老是想打架。他結實得像一條牛。還又有一點兒學問。他到過很多的地方；可是他是個酒鬼。然而，他是個好夥伴；女人們都對他傾心，雖然他到這兒並不久，可是她們都追求他。只有瑪爾娃跟他不接近；她不上這兒來！她是個多麼執拗的驢貨啊！難道因為我打她，她便生氣了嗎？可是在她有什麼稀奇呢？別人一定打過她：唉！我現在不打她了！」

就這樣一會兒想想他兒子，一會兒想想瑟萊奧茲卡，而想到瑪爾娃的時候總是比較多，華西里躺在沙地上等着。他的焦灼逐漸變成了陰沉的，猜疑的思想，可是他不斷地排除它。就這樣對自己隱蔽着這個猜疑，他一直等到黃昏，一會兒站起來在沙地來回地踱步，一會兒重新躺下。黑暗業已籠罩在海面，可是他仍然凝視着遠方，等候船隻的來到。

瑪爾娃那天沒有來。

回到屋子裏，華西里沮喪地咀咒不讓他回到故鄉去的命運。三番兩次地，等他剛要睡着的時候，他覺得他聽見遠遠的樂聲。他跳起身衝出了小屋。用手伏在眼睛上，他凝視着黑黢黢的波浪掀天的海

。在岸上，在漁場上，有兩堆火正在燃燒着，但是海却是荒涼的。

「好吧，你這隻狐狸精！」他用威脅的聲音囑咐着，然後，回到屋子裏，不久便睡熟了。可是那天漁場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太陽還不怎樣熱，涼風從海上吹來的時候，耶可夫一早就起來了。他走下海去洗澡，他看見瑪爾娃在沙灘上。她坐在一條停泊在沙灘邊的漁船底船梢上梳理濕頭髮；她的赤腳從船的側身垂下來。

耶可夫突然停住了，好奇地注視她。

瑪爾娃穿着棉織品的襯衫，敞着懷，有一隻袖子直納到肩膀上，而那個肩膀看起來那麼白，又那麼誘惑。

浪打着船梢使船動搖不定，因此，瑪爾娃一會兒在海上升起，一會兒那麼低落，使她的腳差不多觸到了水面。

「你洗過了澡嗎？」耶可夫對她大聲嚷着說。

她回過臉對他，很快地瞟了他一眼，一面梳理頭髮，一面回答說：

「對啦：幹嗎你起得這麼早？」

「你起得比我更早。」

「你要學我的樣嗎？」

耶可夫沒有回答。



『要是你學我的樣的話，』她說，『也許你要弄得失魂落魄的！』

『哦！你真是個可怕的人！』耶可夫笑着反駁她，接着他便蹲下去開始洗起澡來。

他用雙手掬起水來往臉上潑，因水的陰涼以致快樂得發出嗚嚕嗚嚕的聲音。他用襯衫的邊緣擦乾了臉和手以後，問瑪爾娃道：

『幹嗎你老想嚇唬我？』

『可是幹嗎你老要死盯着我？』瑪爾娃反駁着。

耶可夫想不起他更注意瑪爾娃，而不大注意漁場週圍其他的女人，可是他突然脫口說：

『你的樣子真迷人，我沒法子不死盯着你！』

『要是你爸爸聽見說起你這副德性的話，那他就會扭斷你的脖子！』瑪爾娃說，對他射出一個狡猾而挑戰的眼光。

耶可夫笑笑，接着爬上了船。他不知道瑪爾娃說他的『這副德性』是什麼意思，可是自她說了這句話以後，他非瞧她一個痛快不可。他開始感到十分得意洋洋的。

『我爸爸怎麼着？』他說，挨着她在船緣上坐下。『他把你買下了，還是怎麼的？』

坐在瑪爾娃旁邊，他用眼睛打量她的赤裸裸的肩膀，她的半敞開的胸膛，她的整個身體——這麼鮮艷而結實，還又有一股海的香味兒。

『嗨，你真是個美人！』他羨慕得叫起來。

「可是你沒份兒！」她沒有看他而乾脆回答說，她也沒有費神去整理她的衣服。

耶可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海在他們面前展開着，在清晨的陽光裏顯得說不出的美麗。小小的，頑皮的波浪，爲輕風底溫存的氣息吹出生命來的，輕輕地打着船身。海岬在海上遙遠的地方聳起，好像海的光滑的胸膛上長着一個瘤一樣，在青空底明媚的背景上，桅杆像一條細微的畫線似地豎起，那頂上的紅布隨風飄蕩。

「對啦，我的乖乖啊！」瑪爾娃沒有看他，說。「我也許是迷人的，可是沒你的份兒：誰也沒有買下我，我也沒有得到你爸爸的好處。我自由自在的活：你可不要跟我親近吧，因爲我不想叫你跟華西里鬧翻：我不想吵嘴，也不想打架：你懂了嗎？」

「幹嗎你對我說這樣的話？」耶可夫詫異地問。「我碰過了你沒有？」

「你不敢！」瑪爾娃反駁着說。

她的聲音含着這樣一種輕蔑的調子，使耶可夫感到做男人和做人的雙重的侮辱。一個惡作劇而差不多近乎惡意的感情湧上了他的心頭，他的眼睛發紅了。

「哦，我不敢，咳？」他嚷着說，把身子移得更近她。

「對啦，你不敢！」

「假如我碰了呢？」

「試試看！」

「碰了又怎麼樣？」

「我會揍你的脖子送你下水去！」

「來吧，揍就是了！」

「你敢碰我！」

他用燃燒着的眼睛盯住她，接着便用强有力的胳膊抱住她，緊壓住她的胸膛和背部。她那壯健的、火熱的身體底接觸，使他自己的身體着起火來，于是他感到喉嚨窒息，好像他被人扼住了似的。

「你瞧！……來吧！……揍我就是了！……你說過你要揍的！」他喘着氣。

「耶希卡，鬆手！」瑪爾娃說，想平靜地從他戰慄着的懷裏脫開身來。

「你可說過你要揍我的脖子，對不對？」

「鬆手！不然，你可要吃虧的！」

「別想法子嚇唬我！……哦！……你真可愛！」

他把她抱得更緊了，並且用厚厚的嘴唇緊貼在她那發紅的面頰上。

瑪爾娃惡作劇地大笑了，死命地抓緊着耶可夫的胳膊，把她整個身子一味朝前挺。這兩個彼此抱得很緊的人便滾到了船外，撲通一聲地掉進了水裏，立刻在泡沫和浪花底漩渦中不見了。過了片刻，耶可夫的頭在洶湧着的波浪上出現了，頭髮滴着水，臉上驚惶失措着，然後，瑪爾娃在他身傍潛着水。耶可夫拚命地揮動着胳膊，撥起他身邊的水，他咆哮而且狂叫，而瑪爾娃放聲大笑了，在他週圍游

來游去，用鹹水澆到他的臉上，並且游出他那長大的胳膊一掃所能及到的範圍。

「你這隻爛貨！」耶可夫咆哮着，從嘴裏和鼻子裏噴出了水。「我會淹死的呀！……水喝夠啦！……天呀！我會淹死的呀！唉！……水苦極了！我——會——淹死——的——呀！」

可是瑪爾娃業已離開了他，像男子似地晃着水，向岸游去了。一上了岸，她便很敏捷地爬上了一條駁船，當她注視耶可夫在水裏掙扎，喘氣，想要到她身邊去的時候，她站在船梢上一味笑。她的濕衣服貼在她身上，使她全身的輪廓，從肩膀到膝蓋都顯露了出來，而耶可夫，終於靠近了船，緊貼住船邊，死盯住這個差不多裸體的，對住他笑嘻嘻的女人。

「喂！你這河豚，從水裏起來吧！」她咯咯地笑着說，然後她屈着雙膝，把一隻手伸給耶可夫，用另一隻手抓緊船緣。耶可夫捉住她的手興奮地叫了起來：

「這會兒可要留神點兒！我要請你下水了！」

說完這句話，他在水裏挺起了肩膀，把瑪爾娃朝他身邊拉過去。波浪衝過了他的頭頂，在船身上撞起了碎浪，並且濺在瑪爾娃的臉上。瑪爾娃舉起了眉頭，然後笑了。忽然她銳聲叫了一叫，跳到水裏，用她身體的壓力，把耶可夫的腳絆倒了。

于是他們又開始像兩隻河豚似地戲着綠水，彼此用水對澆，叫着，鬧着，哼着。

當太陽注視他們嬉戲的時候，太陽笑了；當養魚場的窗上的玻璃發出太陽的返光的時候，玻璃也笑了。當他們強有力的胳膊把水拍起的時候，水便洶湧翻騰了，花啦花啦地響了，而被這兩個在水裏

搏鬥的人嚇得發慌的海鷗們，發出了尖銳的叫聲，在他們的頭頂上繞着圈子，而他們的頭却時時在捲起的波浪下隱沒。

終于，他們疲倦了，因喝進去的海水而膨脹了，他們便爬上了沙灘，坐在太陽裏休息。

「呸！」耶可夫突然發出這個聲音，裝出一副怪相唾吐着。

「這個水真是可怕的東西！怪不得這樣可怕的東西多得很！」

「世界上各式各種可怕的東西多着呢。就拿小夥子做比方說吧。天呀，他們裏邊有多少是可怕的呢！」瑪爾娃帶笑地說，把她頭髮上的水絞了出來。

她的頭髮是烏黑的，雖然不很長，可是密而彎曲。

「怪不得老頭子中意你，」耶可夫帶着狡猾的微笑說，用手肘輕觸着瑪爾娃。

「有時候老頭子比小夥子好！」

「要是父親好的話，那兒子一定是更好的了！」

「是嗎？你從那兒學到這樣吹的呀？」

「咱們村上的姑娘們老對我說，我長得還不怎麼難看。」

「姑娘們知道什麼？你問我。」

「難道你不是個姑娘嗎？」

瑪爾娃盯着他，惡作劇地笑了，然後，她變得嚴肅起來，用誠懇的調子說：

「我生過一個孩子。」

「爛貨——咳？」耶可夫忽然失聲大笑著說。

「別鬧啦！」瑪爾娃厲聲說，把身子掉過去。

耶可夫害怕了。他厥起了嘴唇，不再說話了。

兩個人差不多沉默了半點鐘，浴着陽光以便晒乾他們的衣服。

住在長長的，骯髒的，當作宿舍使用的，那些破屋裏的漁人們都睡醒了。從遠處看，他們的樣子都是相同的——衣服破爛，頭髮散亂，赤着雙腳；他們粗啞的聲音傳到了沙灘。有一個人用槌擊着一隻空桶的底，那重濁的響聲傳過來好像是一面大鼓底鼓聲一樣。兩個女人在用尖着的嗓子吵嘴。狗在吠。

「他們醒了，」耶可夫說。「我本想今兒一早進城去的，可是我在這兒跟你胡調。」

「我對你說過，如果你要接近我的話，你是要吃虧的，」瑪爾娃回答說，半開玩笑半正經地說。

「幹嗎你老嚇唬我？」耶可夫窘笑著問。

「注意一下我說的話吧。要是你爸爸一聽到說起這件事情的時候……」

耶可夫聽見再說起他父親，便冒火了。

「我爸爸怎麼樣？」他憤怒地追問著。「假如他沒聽見呢？我不是個毛頭小子；他當他是主人，可是在這兒他就管不着我；咱們不是在老家裏；我不是瞎子。我看出他又不是什麼聖人；他在這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他甬來干涉我！」

瑪爾娃用戲弄的眼光深望着他的臉，並且用好奇的調子問道：

「不干涉你？那麼，你想幹什麼呢？」

「我！」耶可夫回答着說，鼓起雙頰，挺起胸膛，好像他在舉起一個沈重的東西似的。「我想幹什麼？我要幹的事兒多着呢！海風把我一身的土氣全給曬掉了。老實對你說吧！」

「很快就洋裏洋氣了！」瑪爾娃諷刺地說。

「你聽我說！我打賭我要從我爸爸手裏把你搶過來！」

「唔！真的嗎？」

「你當我怕嗎？」

「不——怕——嗎？」

「喂！」耶可夫衝動地脫口而說。「別逗我啦：要不然：我會……」

「會什麼？」瑪爾娃鎮靜地問。

「沒有什麼！」

他轉過身去，不再說話了，可是他顯出勇敢而自信的樣子。

「你真有膽子！」瑪爾娃說。「這兒的經理有一條小黑狗。你見過它沒有？就跟你一樣。你離開得遠一點兒的時候，它吠，做出惡相想咬。等你走近它的時候，它便把尾巴夾在腿裏溜了！」

「行！」耶可夫怒氣沖沖地嚷着說。「你等着吧！我要叫你熱熱我的厲害！」

瑪爾娃當面一笑置之。

一個高大結實的人，有一張晒黑的臉和一頭濃密的，亂糟糟的，火紅的頭髮，邁着大模大樣的步子，慢慢地走近了他們。他那紅棉織品的襯衫，他不用繫帶就那麼穿着的，從背上差不多一直破到了領口，爲了不讓兩隻袖子滑垂下來，他便把它們捲得靠近了肩膀。他的褲子只是一堆形狀和大小都極不相同的破布。他赤着腳。他臉上長滿了斑點，他那雙藍色的大眼睛發出蠻橫的閃光，他那寬大翹起的鼻子使他顯出一副膽大臉厚的樣子。他走到他們身邊，便停住了。從他衣服上的無數破布裏透出來的他那裸體上的膏藥在太陽裏閃閃地發光。他大聲問，用詢問的眼光盯住他們，接着做了一個鬼臉。

「瑟萊奧茲卡咋兒個喝了一兩杯，所以今兒個他的口袋就跟一個沒底的籃兒似的，」他說。「借二十個戈比給我。管保我不還你！」

耶可夫因聽見這個強橫的措辭而放聲大笑了。瑪爾娃帶着微笑注視這個穿得破衣舊襖的人。

「你這兩個死傢伙，聽我說吧！拿出二十個戈比來我就讓你們結婚！你們想結婚嗎？」

「哦，你這小花臉兒！你是個牧師嗎？」耶可夫露齒笑着問。

「傻瓜！我在烏格里西跟一個牧師做過門房：給我二十個戈比！」

「我不想結婚！」耶可夫說。

「不要緊——給我錢。我不會對你爸爸說你在跟他姘頭胡調，」瑟萊奧茲卡堅持着說，「祇一祇他那乾燥的，發裂的嘴唇。」



「要是你對他說了的話，他也不會相信你的！」

「要是我對他說了的話，那他就會相信的！……他準揍你！」

「我不怕！」耶可夫說。

「既然這樣，那我就動手揍你了！」瑟萊奧茲卡說，平靜地歪起了他的眼睛。

耶可夫捨不得二十個戈比，可是他已受過警告，要避免和瑟萊奧茲卡爭吵，還要對他的要求屈服。他決不多要，可是，如果不給他的話，那他就會在工作的時候滋擾不堪，或者毫無理由地給他的犧牲者一頓毒打。耶可夫記得這個警告，所以他嘆着氣把手放到口袋裏去。

「這才對啦！」瑟萊奧茲卡帶着獎勵的語氣說，挨着他倒在沙地上。「老聽我對你說的話，那你就會變成一個聰明人。可是你，」他繼續說，轉身對住瑪爾娃。「你預備就嫁給我嗎？趕快決定吧。我是不想老等的！」

「你只是一捆破布：先把你衣服上的窟窿補一補，然後咱們再談這件事，」瑪爾娃答道。

瑟萊奧茲卡仔細地端詳他褲子上的爛布，搖一搖頭說：

「要是你送我一條褲子，那就再好沒有了。」

「什麼！」瑪爾娃叫起來了。

「是的，我是說老實話！你當然有不要了的舊褲子！」

「自己去買一條褲子吧，」瑪爾娃勸他。

「不。我寧可花錢喝酒。」

「你還是喝酒吧！」耶可夫笑着說，拿着四個作五個戈比的錢幣在手裏。

「着呀，幹嗎不？一個牧師對我說，人要當心他的靈魂而不要當心他的肉體，可是我的靈魂要伏特卡，不要褲子。把錢給我！……這會兒我要去喝酒了……我還是要對你爸爸說起你。」

「對他說好啦！」耶可夫揮一揮說，並且他厚起臉來對瑪爾娃使了一個眼色，以肘輕觸一下她的肩膀。

瑟萊奧茲卡感到了這個動作。他啞了一聲，威脅着說：

「我答應給你的那頓毒打，我是忘不了的……我一有空的時候，我就會叫你的耳朵發腫！」

「爲什麼？」耶可夫問，有幾分慌張。

「我知道爲什麼！……噯，你預備就嫁給我嗎？」瑟萊奧茲卡再問瑪爾娃。

「你先對我說，我們結了婚的時候，我們幹些什麼，我們怎麼活下去，然後，讓我來想一想，」她莊重地答。

瑟萊奧茲卡眺望着海，側着眼睛，舐着嘴唇說：

「我們什麼也不幹。我們有的是快活。」

「可是我們的錢打那兒來呢？」

「唉！」瑟萊奧茲卡突然發出了嘆息聲，厭惡地揮動胳膊。「你跟我的老娘一樣的嚙嚙——什麼

「那兒？怎麼？我怎麼知道？……我自己喝酒去了。」

他站起身來離開了他們。瑪爾娃嘴上現出奇妙的微笑，望着他走；耶可夫以敵對的眼光目送他。

「真是一個暴徒！當瑟萊奧茲卡走到話聲所不能達到的地方時，耶可夫說：『要是他住在咱們村上的話，那他們早就把他給制伏了……』他們給他一頓痛打，那他便不敢再胡來了。可是這兒的人都怕他！」

瑪爾娃望住他，咬緊牙齒嘟囔着說：

「你這隻小叭兒狗！你就不懂他的身價！」

「有什麼可懂的呢？他值五個戈比一把，可是，只有一個人出一百買這一把！」

「你別說了吧！」瑪爾娃叫起來了。「你才值這幾個子兒……可是他……他那兒都去過，全國都走遍了，而且他什麼人也不怕！」

「難道我什麼人都怕嗎？」耶可夫誇耀地追問着。

瑪爾娃沒有回答他，只是沉思地注視打上沙灘的，使笨重的船隻搖蕩的波浪底遊戲。桅杆從這邊傾到那邊，船梢起伏不定，發出煩惱的叫聲似的吼聲拍澗着水面，好像船要脫開沙灘而回到廣闊的碧海裏去，並且因緊扣着的巨纜而感到氣憤。

「噯，幹嗎你不走？」瑪爾娃問耶可夫。

「到那兒去？」他反問道。

「你說你本想進城去的。」

「我不去了！」

「那麼到你爸爸那兒去吧。」

「你怎麼樣？」

「我怎麼樣？」

「你也去嗎？」

「不。」

「那麼我也不去。」

「難道你想整天都纏住我嗎？」瑪爾娃冷靜地問。

「哦，對啦！我才很需要你呢！」耶可夫傲慢地答，站起來忿然地走開了。

可是他說不需要她，這是他的失言。他發覺沒有她，一切事情都沒趣味。自從他和她談過話以後，他心裏生起了一個奇異的感情：一個對他父親不滿而帶敵意的模糊的感情。他當天以前不會發生過這樣的感情，在他認識瑪爾娃以前，他在比那天更早也不會發生過這樣的感情；可是現在他覺得他父親是他的阻礙，儘管他在那遠遠的海上，在一片差不多望不見的沙地上；然後他覺得瑪爾娃怕他父親。要是她不怕的話，那一切事情會在他和她之間完全不同了。

他在漁場週圍徘徊，凝視那兒的人們。瑟萊奧茲卡坐在小屋陰處裏的一個豎置的桶上，一面彈著二絃琴，一面唱着，同時還裝着鬼臉：

哦，警察先生，

請你客氣和我相見，

帶我上公安局去，

我已喝得昏昏顛顛……

有二十來個穿得和他一樣破爛的人圍住他，他們身上都有一股鹹魚味兒，像那地方上的此外任何東西一樣。四個女人，又醜又髒，坐在沙地上一面喝茶，一面從一口大洋鐵鍋裏倒茶。一個漁人，雖然還是一早，可是業已喝醉了，在沙地上打滾，想爬起來，可是又跌下去。在某一個地方，一個女人尖着嗓子在嗚嗚地哭。有人彈着走音的手風琴，到處魚鱗閃閃地發光。

中午，耶可夫在許多空桶之間找到一個有陰處的地方。他躺在這兒直睡到傍晚。他醒了的時候，他又繞着漁場漫步，他模糊地感到有一種東西吸引他走上某一個地方去。

在漫遊了將近兩點鐘以後，他找到瑪爾娃躺在離漁場很遠的一條小楊柳樹的樹蔭下。她側着身子躺着，手上抓住一本什麼破書。她看見他走到近邊的時候，微笑了。

「原來你上這兒來了！」他說，挨着她坐下。

「你找我很久了嗎？」她問他，她的語氣露出她深信他一直在找她。

「我壓根兒沒有找過你！」耶可夫嚷着說，忽然明白了那個所謂模糊的感情就是他對她的想念，他便窘促地搖一搖頭。

「你會看書嗎？」瑪爾娃問他。

「對啦……可是不大會。我忘了……」

「我也不大會看……你上過學嗎？」

「對啦，在村裏上過學。」

「我是自己唸的。」

「是嗎？」

「對啦……我在亞斯特拉克汗幫一個律師做廚子。他兒子教我唸的。」

「那麼你不是自己唸的了！」耶可夫說。

她愕然地望住他，然後問道：

「你要什麼書看嗎？」

「我？不……爲什麼？」

「我喜歡看書。瞧！我問經理太太借來的這本書，我現在正在看它。」

「講些什麼的？」

「講聖·列格希的。」

于是她用淒涼的聲音繼續告訴他，如何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一個有錢有勢的父母的兒子，離開了家庭，拋棄了一切生活上的享受，後來回來了，又窮衣服又破，和他父母家裏院子裏的狗一塊過活，一點不露出他是什麼人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當瑪爾娃講完這個故事的時候，她用低微的聲音問耶可夫道：

「爲什麼他要這樣幹呢？」

「誰知道？」耶可夫用一個完全漠不相關的調子答。

爲風吹浪打而積成的沙丘環繞着他們。模糊低抑的喧聲從遠處飄到了他們身邊——這是漁場裏鬧酒的嘈雜聲。西沉的斜陽以它的華彩把沙面染成一片玫瑰色。楊柳樹上的稀疏的柳條在海上吹來的清風裏輕微地垂擺。瑪爾娃默然；她好像是在專注地傾聽着什麼聲音似的。

「幹嗎你今天不到對過，海岬那邊去？」耶可夫突然問她。

「與你有什麼相干？」

耶可夫斜起眼角死盯住這個女人，竭力想怎麼樣才能說出他所渴望要說的話來。

「我一個人的時候，倒是清靜得很，」瑪爾娃淒切地說，「我想哭：或是唱歌。可惜我不知道什麼漂亮的歌兒，我又不好意思哭：」

耶可夫聽見她的聲音，又低微又溫存，可是她所說的話打不動他的心絃，只是使他對她的慾望越發強烈。

「喂，你聽我說吧，」他用低微的聲音說，更靠近她，可是他的眼睛沒有望住她。「你聽聽我要對你說的話吧：我年輕……」

「還愚蠢，愚蠢極了！」瑪爾娃打斷他的話，她極誠懇地說，同時搖搖她的頭。

「假如我愚蠢，又怎麼樣？」耶可夫用狼狽的調子反駁說。「難道一個人幹這種事情還要聰明嗎？行——說我愚蠢就是了！可是我得要說的一句話是：你願不願意……」

「不，我不願意！」

「什麼？」

「沒有什麼！」

「喂，別裝傻啦！」耶可夫說，慢慢地捉住瑪爾娃的肩膀。「想想明白……」

「走開，耶希卡！」她莊嚴地說，把他的手推開。「走開！」

他站起來朝週圍看了一眼。

「行：既然這樣，那就毫無意思！這一帶像你這樣的女人多着呢：你當你比別人好嗎？」

「你是一條狗，」她冷靜地說，站起身，抖掉裙子上的沙。

他們並排地走到了漁場。他們慢慢地走，因為他們的腳陷在沙裏。

耶可夫想粗手粗腳地引他對他的慾望屈服，可是她對他冷笑，並且用殘酷的譏笑把他的懇求擋開。



在他們剛要到達小屋前的時候，耶可夫忽然停住了，抓緊瑪爾娃的肩膀，咬牙切齒地說：

「你一昧逗我：刺激我：對不對？爲什麼你要這樣幹呢？留神點兒，要不然，你可要吃虧的了！」

「喂，你鬆手！」瑪爾娃說，脫開他的擁抱走開了。

瑟萊奧茲卡在一所小屋的基角上出現了。他一看見他們，便邁着大步走近他們，帶着陰險的微笑，搖搖他那散着頭髮的紅腦袋說：

「散步了嗎，噯？行！」

「你們都給我滾！」瑪爾娃氣得銳聲地叫了。

耶可夫在瑟萊奧茲卡前面停住了，並且陰沉地注視他。他們彼此隔開大約有十步路。

瑟萊奧茲卡也凝視着耶可夫。他們好像兩隻彼此正要角力的公羊似地站了近一分點，然後默然地分開了，各朝各的方向走去了。

海是平靜的，只是因落日而發出一片青灰色的光輝。從漁場傳來了低抑的聲音，比那些聲音更高的：可以清晰地聽得出的喝醉了酒的女人底聲音，神經質地尖着嗓子唱出那毫無意義的詞句：

……達——阿葛爾葛，瑪達葛爾葛，

我的瑪達尼西卡……卡！

我——喝——醉了酒我挨打，

披頭，散髮，破衣——呀！

而這些詞句，像跳蚤似的討厭，掠過了發出鹽浸的腐魚底臭味的漁場，破壞了波浪底輕快的音樂。

遠海平靜地微睡在黎明底溫存的光輝中，使珍珠似的雲朵映在水上。在海岬上，睡眼朦朧的漁人們正忙着把船具搬運到一條漁船上。

一條灰色漁網沿着沙地爬到了船邊，並且錯雜地躺在船底。

瑟萊奧茲卡，像平常一樣光着頭，半裸着身體，站在船梢上以酒後發啞的聲音催促着漁人們工作。風戲弄着他的破爛襪衣，並且吹起他那紅色的散亂的頭髮。

「華西里！綠藥在那兒？」有人嚷着說。

華西里，蹙着眉頭就跟晚秋的天氣一樣，正在船上疊網，而瑟萊奧茲卡舐着嘴唇注視他的彎曲的背——表示他想喝酒解饑。

「你有伏特卡嗎？」他問。

「有的，」華西里陰沈地答。

「那我不去了……我要待在陸地上。」

「預備！」有人從沙灘上曬着說。

「解纜！打起精神幹吧！」瑟萊奧茲卡下令說，然後爬下了船。「你們去吧，」他對漁人們說。「我待在這兒。你們得留神把網撒一撒開，別叫它給攪亂了。還得抓平點兒。不要收緊繩。」

船被推下了水，漁人們爬上了船，各人拾起了各人的槳，把它舉得高高的，等待開船的命令。

「一！」

所有的槳同時打着水，船便衝進了正被晨曦照耀着的白茫茫的大海。

「二！」掌舵的人下着命令說，所有的槳便舉了起來在船的兩邊打着水，好像一隻大烏龜的腳一樣。「一！……二！……」

留下的五個人都待在沙灘上沒有給網潮濕的乾處：瑟萊奧茲卡，華西里，和此外三個人。其中有一個倒在沙上說：

「我還要睡一會兒！」

其他兩個學他的樣，於是三個穿着破衣襤褸的人都在沙上縮起了身子。

「幹嗎你禮拜天不來？」當他們向小屋走去的時候，華西里問瑟萊奧茲卡。

「我不能來。」

「怎麼着，你喝酒了嗎？」

「沒有。我看守着你兒子，也看守着他後娘，」瑟萊奧茲卡冷靜地答。

「你真找着了個好差事！」華西里苦笑着說。「什麼！難道他們是小孩兒嗎？」

「糟得多……這一個是傻瓜，那一個是……聖徒……」

「什麼？瑪爾娃是聖徒嗎？」華西里問，他眼睛發出憤怒的光輝。「她像這樣做聖徒很久了嗎？」

「老兄，她的靈魂是配不上她的肉體的啊！」

「她有的是犯罪的靈魂！」

瑟萊奧茲卡側着眼角瞟了一瞟他，接着便輕蔑地大笑說。

「罪惡！唉！你……這笨伯！你什麼也不懂……你向女人要的只是胖胖的乳頭……你管她的品格幹什麼……可是女人身上有騷勁兒才有品格……沒有品格的女人就跟沒有鹽的麵包一樣。你彈沒有絃的二絃琴有什麼可樂的呢？……傻東西！」

「喲，你昨天喝得叫你說出多難堪的話來啊！」華西里嘲笑着說。

他急于想問瑟萊奧茲卡會在那兒看見耶可夫和瑪爾娃，他們會幹了些什麼，可是他不好意思開口。

他走進了小屋，倒出了一大杯伏特卡給瑟萊奧茲卡，希望這一大杯酒會灌得他鬆嘴，使他隨心所欲地把兩個人的事情告訴他。

可是瑟萊奧茲卡把酒喝光了，唸唸有詞地說着，並且十分清醒地坐在小屋門口，伸着懶腰，打着

呵欠。

「喝這樣一杯酒就跟吞火似的，」他說。

「你真能喝！」華西里嚷着說，因瑟萊奧茲卡把一大杯伏特卡一口氣咕嚕咕嚕灌下去而感到了驚異。

「對啦，我能喝！」這流浪漢說，點點那顆紅腦袋，用巴掌擦擦濡濕的鬍鬚。「對啦，老兄，我能喝！我幹什麼都要快，說幹就馬上幹，一點兒不拖拖拉拉的。我的格言是——朝前衝！衝到那兒有什麼關係？咱們都要走上同一條路——從土裡來，到土裡去；這條路你就逃不了！」

「你想到高加索去，對不對？」華西里問，慎重重重地想引到話題上去。

「我高興去的時候我就去。我高興走的時候我就馬上走——一，二，三，開步走！走不通也好，腦袋上碰一個大疙瘩也成；就這麼乾脆！」

「再乾脆也沒有了！你好像不用腦子活下去似的。」

瑟萊奧茲卡用諷刺的眼光望住他說：

「你當你聰明，對不對？你在縣警察局裡吃過多少次鞭子？」

華西里也用凝視的眼光對住瑟萊奧茲卡，可是什麼也不說。

「要警察從你背上把你腦袋打得聰明起來有什麼好處呢？……唉，你呀！你能用你的腦子幹什麼？你想叫它帶你上那兒去？你能用它想出什麼呢？難道我不對嗎？我可以不用腦子馬上朝前衝，我才不

管一個鳥！我敢說我走得比你遠，」這流浪漢誇耀地說。

「對啦，我相信你會的！」華西里笑着答。「你會遠到西伯利亞去。」

瑟萊奧茲卡忽然咯咯地大笑起來。

出乎華西里的意料以外，伏特卡對瑟萊奧茲卡毫無影響，這一層使他感到氣憤。他本來可以再請他喝一杯的，只是他捨不得伏特卡。反過來說，只要瑟萊奧茲卡清醒的時候，那他什麼話也不會對他說。可是這流浪漢毫不遲延地打開話題了。

「怎麼你不問起瑪爾娃？」他問道。

「我幹嗎要問？」華西里用漠不相關的調子答，可是因一種預感而打着冷顫。

「她前個禮拜天不是沒上這兒來嗎？幹嗎你不問一問她在過去幾天當中幹了些什麼？……你這老傢伙，你不是吃她的醋嗎！」

「像她這樣的女人多着呢！」華西里輕蔑地揮一揮手說。

「像她這樣的女人多着！」瑟萊奧茲卡反駁着說。「唉，你這鄉巴老！你就分不出什麼是砂糖，什麼是狗屎！」

「你爲什麼要這樣捧她的場呢？你是到這兒來做媒人的嗎？你太晚啦！早就拜過堂了！」華西里嘲弄着說。

瑟萊奧茲卡沉默地望了他一會兒，然後把手放在他肩上很誠懇地說：

「我知道她跟你同居。我並沒有搗麻煩——也用不着……可是現在耶希卡，你那位兒子，正在纏住她。你非把他搗得渾身青不可！你聽見我的話沒有？你要是不揍的話——那我自己就……你人是好人……只是你笨得就跟一塊木頭似的。我並沒有跟你搗麻煩……我要你記住這一點。」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也追求她，是不是？」華西里沒精打彩地問。

「也……如果我要她的話，那我早就直接了當把她弄到了手，把你們大夥兒從我身邊推個開……可是我對她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幹嗎你要多管閒事呢？」華西里疑心地問。

這個問題準是使瑟萊奧茲卡吃了驚，因為他張大了眼睛望住華西里，放聲大笑地說：

「我幹嗎要多管閒事嗎？鬼才知道呢！……可是她是個多率的女人啊！渾身都是騷勁兒！……我喜歡她……說不定我可憐她……」

華西里懷疑地望住他，可是他心裡有一樣東西對他說瑟萊奧茲卡說的是真話。

「如果她是個沒給人碰過的黃花閨女，那我還可以懂得你要可憐她。其實……我覺得怪有趣兒！」他說。

瑟萊奧茲卡仍舊沉默，注視着船頭轉身向岸的時候那條漁船在遠海上劃了一個很大的圓圈。他的眼睛是坦然而張開的，他的臉是單純而親切的。

當華西里注視他的時候，他已對他和緩了。

「對啦，你說的是老實話。她是個好女人：只是她盪了點兒！……至於說耶希卡，我一定要收拾他這狗東西！」

「我不喜歡他，」瑟萊奧茲卡說。

「你說他釘住她嗎？」華西里咬緊牙齒噙噙地說，捋着鬍鬚。

「我賭咒，他會使你跟她鬧翻的！」瑟萊奧茲卡強調着說。

初日底光線好像一把張開的扇子似地在地平線上紅遍了。高出波浪聲的一個隱微的呼聲從遠海的船上傳到了他們的耳邊：

「呀——喘——喘——呼——！……把船拉靠岸！」

「小伙子們，起來！喂！拿網！」瑟萊奧茲卡命令着說。

人們一躍而起，不久，五個人都選好了各人要抓的一股網。一條纏得很緊的像鋼似的柔韌的長纜從水裡直伸到岸上，而把這條長纜打成圓圈套在身上的漁人們，一面吆喝而喘息着，一面把網拖上了沙灘。同時，掠過波面的漁船拖住網的另一端。

光芒萬丈的太陽照射在海上。

「你要是看見耶可夫的話，請你叫他明兒來看我，」華西里請求瑟萊奧茲卡。

「行！」

船駛上了沙灘，跳下船的漁人們，都各自抓緊着一股網，而把它拖上了岸。兩組漁人們彼此逐漸



匯合了，而在水裡上下波動着的，網上的軟木浮子形成了一個正半圓形。

就在當天的深暮，當人們都在漁場上吃晚飯的時候，倦怠而沉思的瑪爾娃正坐在一隻倒放的砂船上，凝視着四圍暮色蒼茫的海上。遠處有一粒火光閃爍着。瑪爾娃知道這是華西里點着的火。好像一個幽靈消失於一片黑魃魃的迷茫的海上似地，那粒火光忽明忽滅好像在痛苦中一樣。望着這顆紅點在暮野中消失，在波浪底無休止的澎湃聲中吐出微弱的舌釐，使瑪爾娃生起了淒切之感。忽然她聽見瑟萊奧茲卡的聲音在她後面：

「你坐在這兒幹什麼？」

「與你有什麼相干？」她沒有轉身反駁着說。

「我不過高興問問罷了！」

他不再說話了，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她，捲了一根香煙，點着了它，跨腳坐在倒放的船上。過了片刻，他用親切的調子說：

「你真是個有趣的女人！你一下子誰都避開，而一下子你差不多又跟誰都親熱！」

「我不是跟你親熱嗎？」她用心平氣和的調子說。

「對啦，跟我不，可是跟耶希卡。」

「你吃醋嗎？」

「哼！……咱們從心眼兒裏直說吧，怎麼樣？」瑟萊奧茲卡暗示着說，拍拍瑪爾娃的肩膀。她對他側着身子坐，所以他看不見她冷淡地說話時的她臉上的表情：

「行！」

「真的，你把華西里給拐了嗎？」

「我不知道，」瑪爾娃答。過了片刻，她接着說：

「你幹嗎要問？」

「不過隨便問問罷了。」

「我氣他。」

「爲什麼？」

「他揍我。」

「真的嗎！……怎麼啦，他？你就讓他揍！哦！哦！」

瑟萊奧茲卡吃驚了。他側着眼盯住她，並且諷刺地鼓舌作出滴嗒的響聲。

「要是我不想讓他揍的話，那我不讓他揍，」她熱烈地說。

「那麼你幹嗎不阻止他呢？」

「我不要嘛。」

「這就是說你死心地愛上那條老公貓了，」瑟萊奧茲卡嘲弄地說，把香煙上的煙噴到她臉上。

「我真嚇壞了！我想不到你是這樣一種人！」

「我什麼人也不愛，」她心平氣和地答，把煙捲開了。

「你吹牛！」

「我幹嗎要吹牛？」她問，由於她的聲調，瑟萊奧茲卡看出她的話並不是吹牛。

「你要是不愛他的話，那你幹嗎讓他揆你呢？」他用極誠懇的調子問。

「我那兒知道？……幹嗎你要麻煩我？」

「有趣兒！」瑟萊奧茲卡說，搖搖頭。

兩個人沉默了老大一會兒。

夜了。慢慢飄過天空的雲朵投下陰影到海上。波浪嗚嗚地呻吟。

華西里在海岬上點起的火已經熄滅了，可是瑪爾娃仍然凝視着那個方向。而瑟萊奧茲卡却凝視着她。

「真的，」他說，「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麼嗎？」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瑪爾娃用極低微的聲音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麼你不知道？這是不行的！」瑟萊奧茲卡着重地說。「我永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他接着用帶點兒悲哀的聲音說：「討厭的是我什麼也不想要。」

「我倒是老想要點兒什麼的，」瑪爾娃淒切地說，「可是要什麼呢？我不知道。有時候我覺得

我想乘一條船去飄海，遠遠地，遠遠地飄，再也不跟什麼人見面。而有時候我又想把每個人弄得昏頭顛腦，在我身邊像陀螺似的直轉。我要照着他，笑。有時候我很可憐他們大夥兒，尤其是可憐我自己；而有時候我想把他們全殺光，然後自己來一個橫死；有時候我覺得悲哀，而有時候我又覺得快活；可是所有我週圍的人真是顯得笨，就跟木頭一樣。」

「你對極啦，人是不好的，」瑟萊奧茲卡同意說。「我時常瞧着你這樣自思自想起來：『你既不是魚肉，也不是雞鴨』；可是你身上又有的是像它們一樣的東西：你跟別的女人不一樣。」

「哎喲，謝謝你真說得好！」瑪爾娃笑着說。

月亮從他們左邊的沙丘上昇了，把牠銀色的光輝傾瀉在海上。它又大又圓，冉冉地浮過蔚藍的天空，而燦爛的星光却在如夢似的皎潔的月華中變得黯然無色了。

瑪爾娃微笑着說：

「你明白嗎？……有時候我想放火燒房是怪有趣兒的。管保熱鬧極了！」

「可不是嗎！」瑟萊奧茲卡大聲稱讚說，忽然他拍一拍瑪爾娃的肩膀說：「你明白嗎？我來教你一個有趣的玩意兒，咱倆來玩兒一下。你高興幹嗎？」

「當然高興！」瑪爾娃燃燒着好奇心說。

「你不是把耶可夫的心火給吊上來了嗎？」

「燒得熱烘烘的就跟火爐一樣，」瑪爾娃咯咯大笑地說。

「叫他跟他老子作對！噫，這真有趣兒！……他們會像兩條熊似地彼此鬪將起來……你挑一挑那老傢伙，再挑一挑那小傢伙；然後咱倆叫他們對打起來。你覺得怎麼樣，噫？」

瑪爾娃轉身，定神地注視着瑟萊奧茲卡紅紅的，興高采烈的笑臉。這張爲月亮照着的臉子似乎沒有在白天的強烈的陽光裏那麼骯髒。滿臉沒有怒容，只有一付忠厚的，稍帶幾分惡作劇的笑容。

「爲什麼你不喜歡他們？」瑪爾娃猜疑地問。

「我？……哦，華西里行。他是個好人。可是耶霞……他不好。你瞧，所有的鄉下人我都不喜歡……他們是膿包！他們裝窮叫苦……那麼糧食呀，什麼的呀，都落到了他們手裏。你瞧，他們有村公所，而這個烏村公所什麼事情都替他們幹……他們有田，有地，有牲口……我會幫一個村公所的大夫做過馬夫，我瞧他們瞧了一個够……後來我打了很久的流。有時候你走到一個村子要點兒飯，他們馬上就會把你逮起來……你是什麼人？你幹什麼的？你的通行證呢？……這樣的事情我可碰得多呢……有時候他們把你當馬賊，有時候他們又無緣無故把你關在石牢裏……他們老是眼淚一把，鼻涕一把，裝窮訴苦，可是他們知道怎麼樣過活！他們抓住的一隻金飯碗是——地。我怎麼能跟他們比？」

「難道你不是個鄉下人嗎？」瑪爾娃打斷他的話。

「不是！」瑟萊奧茲卡帶着驕傲的口氣答。「我是城裏人。我是烏格里希城的人。」

「我是從帕夫里斯來的，」瑪爾娃用淒切的聲音告訴他。

「我就沒人照顧我！」瑟萊奧茲卡繼續說。「可是鄉下人……那些個死傢伙，他們能過活！他們有

村公所，還有各式各種的名堂！」

「村公所是什麼？」瑪爾娃問。

「村公所是什麼？鬼才知道！這是幫鄉下人辦的。是他們的機關：可是去他媽的吧：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吧——咱們要開開這個小玩笑不要，噫？害處是沒有的。他們不過打一打就是了，不過這樣罷了！……華西里不是疼過你嗎？那麼，讓他自己的兒子替你上一上他的班吧。」

「這主意打得不壞，」瑪爾娃笑迷迷地說。

「只要想一想看：瞧人家爲了你便兩下裏打得腰斷骨折還不算是一件大飽眼福的事兒嗎？只要你一句話！你撇一兩次嘴：他們兩下裏便要辟辟拍拍打個不開交。」

瑟萊奧茲卡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並且很詳細地，很熱心地對瑪爾娃解釋她要去扮演的角色底動人。

「哦，我要是個好看的女人的話呀！我會不把世界鬧得天翻地覆那才怪！」他說到臨末一句話，大聲嚷了起來，把手放在頭上，閉緊眼睛，好像他沉醉在狂歡中一樣。

當他們分手的時候，月亮已高掛在天空中，因他們的分別，夜色底美麗越發增加了。現在只留下了無限靜穆的大海，銀色的月亮，和星光燦亂的碧空。在這一切裏邊，還有沙丘，有垂柳，而沙上兩排過長的頹敗的屋宇，就好像兩排龐大的粗製爛造的棺材。可是和海相比，所有這一切只顯得渺小，卑微；而俯視海的群星閃閃地發出了冷光。

父親和兒子彼此對坐在小屋裏喝伏特卡。兒子帶來了伏特卡，就爲了對他父親的訪問可以不沉悶，又可以使他父親對他回心轉意。瑟萊奧茲卡會對他說過：他父親爲瑪爾娃生他的氣；恐嚇要把瑪爾娃打得個半死；瑪爾娃知道這件事，她所以對他父親不屈服，就爲了這個理由。瑟萊奧茲卡會戲弄地對他這樣說：

「他會爲你頑皮上你的班！他會把你的耳朵拉到一碼長。你最好是別叫他的眼睛瞄一瞄你！」

這個紅髮的，可厭的傢伙底嘲弄會在耶可夫的心裏引起了他對父親的暴怒的感情，而火上加油的是瑪爾娃的態度：她一會兒誘惑地而一會兒又愛慕地望住他的神情燃起了他那佔有她的慾望，直到這個慾望痛苦得沒有辦法忍受。

因此，在他訪問他父親的時候，他把他看作他途程上的障礙，一個你既不能爬過，又不能繞過的障礙。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感到他父親的恐怖。他坐在他對面，自信地望住他，帶着悶悶不樂的憤怒的眼光似乎這樣說：

「敢碰一碰我！」

他們已喝過了兩杯酒，可是彼此還不會說一句話，除了一兩句關於漁場的極不相干的話。他們在海中間獨自相互面對着，坐在那兒加深他們心中相互的仇恨。雙方都覺得這個仇恨馬上會爆烈而把他們毀壞。

蓋小屋的韃皮席子在風裏發出的沙沙聲，蘆葦的互撞聲，紅布在旗竿頂上的呼呼聲，造成了一片聒噪的喧囂；可是所有這些聲響都低沉了，好像遠遠地低語着，在不一致地，膽怯地請求着什麼東西。

「瑟萊奧茲卡還是不斷地喝酒嗎？」華西里用悶悶不樂的聲音問。

「對啦，他每天晚上都喝，」耶可夫說，再倒了點兒伏特卡。

「他真在作死……本來就是這樣的，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無憂無慮的！你也就要這樣了……」

耶可夫乾脆地回答說：

「不，我不會！」

「你不會？」華西里皺緊眉頭說。「我知道我在說什麼……你到這兒多久了？這是第三個月。你該快回家了。你有很多的錢帶回去嗎？」他狠狠地端起酒杯，把伏特卡往嘴裏一倒，將鬍鬚挽在手掌裏，用力過度以致他的頭也跟着垂了下去。

「在我到這兒短短的日子裏，我是積不了錢的，」耶可夫說。

「既然這樣，那你就犯不着在這兒跟人家勾勾搭搭的。回到村裏去吧！」

耶可夫只是笑笑，沒有說什麼。

「你板起臉來幹什麼？」華西里氣憤地嚷着說，爲他兒子的冷靜刺激得冒火了。「你爸爸跟你說話的時候你竟敢笑！小心點兒！你要談自由還嫌太早！我還得管你！」



耶可夫再倒了點兒伏特卡喝。他父親的責罵使他冒火，可是他壓制自己，爲了避免過份刺激他父親，便極力把他想要說的話按捺下去。老實說，他父親眼睛裏的森嚴的，甚至于可以說是殘暴的光輝使他有幾分感到害怕。

華西里因看見他兒子又喝了一杯而沒有敬酒給他，便越發冒火了。

「你爸爸叫你回去，你倒笑起他來嗎，嘎？」他追問着。「禮拜天辭職……趕緊回家！你聽見我對你說的話沒有？」

「我不去！」耶可夫堅決地說，執拗地搖頭。

「嘎，你不去？」華西里咆哮着說，他把兩隻手放在桶上，站起身來。「你以爲你在跟誰說話？難道你是一條咬你父親的狗嗎？你忘了我對你的厲害嗎？你忘了嗎？」

他的嘴唇顫動，他的臉劇烈地抽搐，他兩鬢上的青筋鼓了起來。

「我什麼也沒有忘，」耶可夫沒有看他父親，用低微的聲音答。「你可是什麼都記得嗎？你最好是小心點兒！」

「你敢教訓我！我要把你搗成肉醬！……」

當他父親的胳膊在他頭上揚起的時候，耶可夫搗開了它，並且咬緊牙齒恨恨地說：

「你敢碰一碰我……你又不是在村子裏。」

「不要響！不管咱們在那兒，我總是你爸爸！」

「你在這兒又不能把我送到縣警察局去挨皮鞭！這兒沒有縣！」耶可夫當他父親的臉笑着說，也站了起來。

華西里站着，眼睛裏充滿着血筋，頭向前伸，拳頭捏緊，把混合着伏特卡酒味的熱烘烘的氣息噴在他兒子的臉上。耶可夫後退，垂低着眉頭，注視他父親的每個動作，以作招架的準備。在外表上，他很平靜，可是熱汗濕透了他的全身。在他們之間，有一隻當桌子使用的桶。

「我不能鞭你嗎，嘎？」華西里啞着嗓子問，拱起背好像一隻貓要撲過去一樣。

「這兒人人都是平等的：你是個苦力，我也是個苦力。」

「原來這樣嗎？」

「你以為怎麼樣？幹嗎你要對我大發脾氣？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一起頭就……」

華西里吼叫了一聲，並且用一個極快的動作揚起胳膊以致耶可夫無法避開它。他的頭挨了一下。他踉蹌起來，接着把臉一翻，和他父親怒氣沖沖的臉子一樣。

「小心點兒！」當華西里再揚起胳膊的時候，他捏緊拳頭警告他父親說。

「我要給你熱熱什麼是小心點兒！」

「喂，站住！」

「呀哈！……你嚇唬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

小屋把他們圍住，並且使他們的動作受到妨礙。他們碰在鹽袋上，碰在倒放的桶和樹樁上。

用拳頭搥開打擊的耶可夫，臉發青，淌汗，咬緊牙齒，眼睛冒火像狼一樣，在他父親面前慢慢地朝後倒退，而後者迫近他，在盲目的憤怒中揮動拳頭，並且忽然不可思議地變得披頭散髮，好像刺毛聳起的野豬一樣。

「算了吧！已經够啦！停止了吧！」耶可夫用平靜而兇險的聲音說，通過小屋的門走到外邊去。他父親越發大聲吼叫了，並且跟在他後頭，可是他打下去的拳頭只是碰上了他兒子的拳頭。

「你真瘋啦！你真瘋啦，」耶可夫誠心搗蛋地說，因他知道他比父親更敏捷。

「你慢着；你且慢着……」

可是耶可夫一躍跳開了，接着朝海那方面跑去了。

華西里垂着頭，張開着胳膊在他後面走，可是他被什麼東西絆住了，便一跤跌撲在地上。他連忙爬了起來，然後坐在沙地上，用兩隻胳膊支撐着身子。這一場惡鬪使他精疲力倦了。由于復仇未遂的燃燒着的心頭恨，還由于痛苦地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竟嚎啕大哭了。

「你這個天誅地滅的呀！」他啞着嗓子嚷，對着耶可夫走到那兒去的方向伸長脖子，並且從顫動的嘴唇吐出狂亂的泡沫。

耶可夫一面靠在一隻船上仔細地注視他父親，一面用手摸擦他那受傷的頭。他襯衫上的一隻袖子被撕破了，只靠一條線把它給吊住。領子也撕破了，他那淌汗的白色的胸膛在太陽裏發光，好像那上面搽過一層脂肪一樣。他現在感到對他父親的蔑視。他一向都以爲他比自己強，可是因看見他現在

坐在沙地上，披頭散髮地，可憐而又可嫌地，用拳頭威脅他，他却含着強者蔑視弱者底那假惺惺的，難堪的微笑。

「你這個天收的呀！你這個永遠天誅地滅的呀！」

華西里這樣高聲大嚷地咒罵，使得耶可夫也身不由主地望望海，望望漁場，好像他怕那邊也許有人聽見這些無力的叫喊。可是那邊只有波浪和太陽。然後他啞了一聲說：

「罵下去，大聲嚷！……你以為罵得到誰？還不是你自罵自當……既然咱倆已鬧開了，那我就索興把我心裏的話對你說……」

「放屁！……我不要看見你！……給我滾！」華西里咆哮着說。

「我不回到鄉下去，」耶可夫說，把眼睛盯住他父親，並且留心他所做的每個動作。「我要待在這兒過冬。我在這兒更不錯。我不是傻瓜。這一層我知道。這兒的生活舒服得多……在家裏你高興把我怎麼辦就怎麼辦，可是在這兒呀……哼！……」

說完這些話，他伸出拳頭，做出請他父親吃吃拳頭的動作，並且張開了笑口，笑聲不大，可是足夠使華西里暴燥如雷地重新跳起。他拾起了一把槳，啞着嗓子大喊了一聲，便朝耶可夫身邊衝過去：

「對你爸爸？對你爸爸來這一手嗎？我要揍死你！」

就在這個當口，他兩眼氣得發黑地趕到了船邊，可是耶可夫把一隻撕破的袖子吊在後面一搖一

幌地早已跑到老遠的地方去了。

華西里在他後面把槳投過去，可是沒打中，這老頭子便又聲嘶力竭了，把胸口靠在船的側身上，一面用目光追隨着他兒子，一面用手指瘋狂地搔着木頭。

後者從遠遠的地方對他嚷着說：

「你自己要臉不要！你頭髮都已經白了，可是還這樣兒窮追一個女人！唉，你呀！我可不到鄉下去……你自己回去得啦……你在這兒又沒個屁事！」

「耶希卡！放屁！」華西里大聲咆哮着，以致耶可夫的聲音也給掩沒了。「耶希卡！我要揍死你……給我滾開！」

耶可夫踱着懶懶散散的步子，逍遙自在地走去了。

他父親以免險的，瘋狂的目光注視他走去。他的後影已漸漸地縮小了，他的脚好像在沙地裏沉下去了……他的腰沉下去了……肩膀沉下去了……脖子沉下去了……他不見了！可是，過了片刻，在離見不着他的地方前幾步路，他的腦袋又出現了，然後他的肩膀，然後他的全身……可是他現在越發見小了。他回轉了身子，望住華西里的方向，並且高聲大嚷地說了幾句什麼話。

「你這個天收的！你這個天收的！你這個天收的！」華西里大聲回答着說。

他兒子做了一個可惡的姿勢，接着轉過身去走掉了，於是……再在沙丘後面不見了。

華西里靠在船上朝他兒子走去的方向注視了老半天，直到因他身體不妥當的姿勢以致腰酸背痛起

來。他站了起來，並且因四肢的酸痛而一蹶一拐地走着。他的褲帶溜到了腳窩下。他用麻痺的手指解散了它，把它拿近眼前看了一下，接着便把它扔到了沙地上。然後他走進了小屋去，在一個沙洞前停了一停，記起他在那兒給絆了一下，要不是在那兒摔了一跤的話，那他便會把他兒子逮住。小屋裏簡直是一團糟。華西里到處找尋伏特卡瓶。他看見它在一堆口袋間，並且把它拾了起來。瓶子塞得很緊，伏特卡並沒有酒出來。華西里慢慢地把塞子擡起了，爲了想喝酒，所以他把瓶嘴放到嘴唇上，可是酒瓶碰得他的牙齒發出了憂憂的響聲，伏特卡也就從他嘴裏流到了他的鬍鬚上和胸口上。

華西里耳鳴了，他的心臟劇烈地跳動了，他的背痛得不能忍受了。

「到底我老啦！」他大聲地說，接着便在小屋門口的沙地上倒下了。

海在他面前展開。波浪像平時一樣又吵又鬧地笑了。華西里注視了水老半天，並且記起了他兒子說過的那幾句叫人思慕的說話：

「要是這一片水都是土地的話！都是黑土的話！並且要是我們能在這上面耕種的話！」

一個沉痛的感情把這個農民壓倒了。他用力搓他的胸口，朝周圍望了一望，並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的頭垂低了，他的背彎得就跟有一個沉重的擔子壓在上面一樣。他的喉嚨抽搭得就好像他噙住了一樣。他使勁咳清了了他喉嚨裏的痰沫，並且仰面朝天在身上劃十字。陰鬱的思想襲擊了他。

爲一個濫女人，他拋棄了她一塊辛辛苦苦同居了十五年以上的妻子：正爲了這一點，上帝使他兒子底忤逆懲罰了他。哦，上帝啊，對極了！

他兒子嘲笑過他，撕碎過他的心：這樣使他父親心煩意亂的兒子是死有餘辜的了！可是這爲的是什麼呢！爲了一個在罪惡中生活的濫女人：就他這樣一個老年人說，忘記他的妻室兒女，而去和這樣的女人發生關係，這是一種罪孽：

因此，上帝便動了天怒，使他想起他的責任，並且使他兒子的手去打他的心，以表示當然的懲罰：哦，上帝啊，對極了！

華西里縮着身子坐在沙上，從額上到胸口劃着十字，雲雲眼睛，拂去使他看不見的睫毛上的淚珠。

太陽沉到海裏去了。落日底餘暉逐漸消逝了。從沉默的遠方颯來的一陣暖風吹拂這個農民哭濕了的臉。他坐在那兒全神貫注地想到懺悔，直到他睡着了。

在他和他父親吵鬧後的兩天，耶可夫跟一群漁人們乘一條爲汽艇拖着的大船，到一個離漁場三十俄里遠的地方去打鱒魚。五天以後，他獨自乘一條帆船回到了漁場——他是派回來取糧的。他是中午到的，那時候漁人們吃過了中飯在休息。天氣熱得難受極了，炎熱的沙在人們的腳底下發燙，而魚鱗和魚骨又在到處刺腳。耶可夫細心地選路回到草屋，怪自己沒有穿上靴子。他懶得回船去拿，此外，他想趕去吃飯，還想看看瑪爾娃。在海上過着沉悶生活的時候，他老是想起她，現在，他想知道是否她去看過他父親，還想知道他對她說過什麼話：說不定他打過她。這件事情並不壞——可以叫她服貼

點兒！實在，她太過於膽大臉厚了！

漁場是靜寂而荒涼的。草屋底窗子都大大地打開了，而這些大木頭箱子也好像熱得在喘氣似的。在那排小屋之間的經理室裏，有一個嬰孩在拚命地哭泣。從一堆桶後面傳出低微的聲音。

耶可夫冒着膽子朝桶那邊走去，他覺得他聽見瑪爾娃的聲音。可是，等到走近桶而朝它們後面一看時，他吃了一驚，皺緊了眉頭，接着便站住了。

在那些桶背後，在它們的陰影裏，紅頭髮的瑟萊奧茲卡仰面躺着，兩手放在頭下。一邊坐着他父親，另一邊是瑪爾娃。

「他在這兒幹什麼？」耶可夫因想到他父親便這樣自言自語道：「難道他已扔掉他那安安穩穩的活兒到這兒來接近瑪爾娃而使他自己和她隔離嗎？這個老賊！要是媽知道了他這副德性的話該怎麼樣？……我現在去看他呢還是不？」

「好吧！」他聽見瑟萊奧茲卡說。「那麼再會了，咳？行！回去種地吧！」

耶可夫快活地雲雲眼睛。

「對啦，我要去的！」他父親說。

于是耶可夫大膽地走過去並且欣然囁着說：

「你們大夥兒好！」

他父親很快地瞟了他一眼，便轉過身去。瑪爾娃連眼皮一動也沒有動，只有瑟萊奧茲卡突然地伸



了一伸腿，用深沉的低音說：

「瞧！咱們的乖兒子耶可夫從老遠的地方回來了！」然後他繼續用平常的聲音說：「應當剝掉他的皮，把他的皮當作羊皮似的去做鼓！」

瑪爾娃低聲地笑笑。

「熱！」耶可夫坐下來說。

華西里再瞟了他一眼說：

「耶可夫，我一直等着你。」

耶可夫覺得他的聲音比平常低，他的臉子也顯得更年青。

「我是回來取糧食的，」他聲明着說，然後他要瑟萊奧茲卡給他一點兒烟絲做烟捲兒。

「你這小傻瓜，我的烟絲可不給你！」瑟萊奧茲卡一動也不動地說。

「耶可夫，我要回家去了，」華西里嚴肅地說，用手指在沙上劃着。

「是的嗎？」耶可夫答，天真地望住他父親。

「你怎麼樣？……你還留在這兒嗎？」

「對啦，我還留在這兒……家裏的活用不着咱倆去幹。」

「唔……我沒什麼可說的了。隨你的便吧……你已經不是孩子了……不過你得記住這一點——我怕活不久了。說不定我可以活下去……可是至于我能不能幹活——這一層我就沒有把握了……地裏的活我已幹不

了：所以你可別忘記——你家裏還有個媽。」

他一定是覺得很難開口；他的話好像是塞住了他的牙齒似的。他將鬚鬚，他的手也發抖了。

瑪爾娃凝視着他。瑟萊奧茲卡側起一隻眼睛，把另一隻又大又圓的眼睛死盯住耶可夫的臉。耶可夫快樂極了，但爲了怕把這種感情流露出來，所以他默然地坐在那兒凝視着自己的雙腳。

「那麼你別忘記你的媽：要記住你是她唯一的兒子！」華西里說。

「這一層你用不着跟我說，我知道！」耶可夫聳一聳肩膀說。

「你既然知道，那就行了！」他父親說，用懷疑的眼光瞧了一瞧他。「我所說的話——可別忘了！」

華西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四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瑪爾娃說：

「快打鈴上班了！」

「那麼我走了！」華西里站起來說。此外三個人也都站了起來。

「瑟爾基，再會！：要是你到了伏爾迦的時候，也許你會來瞧瞧我吧？尼可洛萊可夫斯卡耶縣，

瑪茲洛村，西姆伯爾斯克·烏耶茲德家。」

「行！」瑟萊奧茲卡一面說，一面攥攥緊握在他那長滿着紅毛的粗壯的手裏的華西里的手，並且對華西里的悲哀的，嚴肅的臉子微笑着。

「萊可沃·尼可爾斯卡耶是個很大的地方：鄉下到處都知道，我們就住在離那兒差不多四俄里遠，」華西里解釋着說。

「行，行：要是我經過那兒的話，我一準去看你！」

「再會！」

「老頭子，再會！」

「瑪爾娃，再會，」華西里沒有望住她而用咽哽的聲音說。

瑪爾娃不慌不忙地用袖子擦擦嘴唇，並且把兩隻雪白的、手沉默地放在華西里的肩上，很莊重地親吻了他的面頰和嘴唇三次。

華西里慌亂了，並且不聯貫地嘟囔了好幾句話。耶可夫爲了隱藏諷刺的笑聲，便把頭垂低了下去，而瑟萊奧茲卡却仰面朝天，低聲地打着呵欠。

「走路非常之熟，」他說。

「哦，沒有關係：好吧，耶可夫，再會！」

「再會！」

他們彼此相對站着，不知道怎麼辦好。在這幾秒鐘裏不斷的說出單調的，這個悲切的詞兒，「再會」，在耶可夫的心上喚醒了一種對他父親的柔情，可是他不知道怎樣表現它：像瑪爾娃那麽樣地去擁抱他呢，還是像瑟萊奧茲卡那麽樣地去握他的手。他兒子的姿態上和臉上所表示出來的躊躇使華西里感到了窘促，並且他還在耶可夫面前感到了某種類似羞恥的感情。他心上所以會湧起這種感情是由于他想起了海岬上的情景和瑪爾娃的親吻。

「那麼——可別忘了你媽！」他最後說了這句話。

「行，行！」耶可夫帶着誠懇的微笑嚷着說。「甬着急：我管保沒錯兒！」

他點了一點頭。

「好：就這麼着吧！再見。但願老天爺保佑你們大家萬事如意：親切地想想我：哦瑟萊奧茲卡！

我把茶缸埋在綠船梢下的沙地裏！」

「他要茶缸幹什麼？」耶可夫趕緊問。

「在那邊海岬上——他接手我的活兒，」華西里解釋着說。

耶可夫點了一點瑟萊奧茲卡，瞥了一眼瑪爾娃，然後垂下頭去隱藏他眼睛裏的歡樂的閃光。

「好，朋友們，再會：我走了。」

華西里挨次對大家行了一個禮，便動身了。瑪爾娃和他一塊走。

「我送你一節路，」她說。

瑟萊奧茲卡將身倒在沙地上，當耶可夫剛要跟着瑪爾娃走的時候，他一把揪住了耶可夫腳。

「站住！你上那兒去？」

「慢着！你鬆手，」耶可夫想拔出腳來，大聲叫着說。

可是瑟萊奧茲卡又揪住了他另一隻腳，說：

「靠在我旁邊坐一會兒！」

「喂！別開玩笑了！」

「我不是開玩笑……你坐下！」

耶可夫坐下了。

「有什麼事？」他咬緊牙齒追問。

「慢着！少說廢話！等我想一想再來告訴你！」

瑟萊奧茲卡用強橫的眼光威脅地望住耶可夫，耶可夫對他屈服了。

瑪爾娃和華西里默不作聲地走了一會兒。她斜着眼睛照他的臉，而她的眼睛却發出了奇異的光輝。華西里皺緊了眉頭，什麼話也沒說。他們的腳陷在鬆鬆的沙裏，因此他們便走得很慢了。

「瓦西亞！」

「做什麼？」

他瞥了她一眼，連忙把頭轉過去。

「我有意叫你耶希卡吵架的……你本來可以壓根兒甯吵鬧在這兒待下去的。」她用平靜而和緩的聲音說。

「爲什麼你要這樣幹呢？」過了片刻，華西里問。

「我不知道……不過高興高興罷了！」

她聳一聳肩膀，笑。

「幹得真不錯！唉，你呀！」他用憤怒的聲音責備着說。

她還是沉默着。

「你會把我這個孩子給害死的，會完全害死他的！唉！你是一隻狐狸精，真是一隻狐狸精！你不怕天！你不要臉！你要怎麼辦呢？」

「我該怎麼辦呢？」她問；她的聲音裏帶着一個煩惱的調子，或者是苦悶的調子，可是很難說到底是一那調子。

「你該怎麼辦？唉，你呀！」華西里嘆着說，他心裏湧起了憤恨她的情緒。

他十分想揍她，把她推倒在他脚下，在沙上踩她，用笨重的靴子踢她的胸部和臉子。他捏緊了拳頭，並且朝週圍望了一望。

他看見耶可夫和瑟萊奧茲卡的影子在桶邊下，他們的臉已轉對住他了。

「滾，滾！我本來想把你揍一個臭死！」

他差不多用噓聲把這個咒罵噴到她的臉上。他的眼睛湧起了血絲，他的鬚髯顫動，他的手不知不覺地伸到從她的頭巾下滑出的頭髮上去。

可是，她用那綠色的眼睛平靜地注視他。

「你這賤貨，我本應該揍死你的！慢着……你總會給碰上的！你的脖子總會叫誰給扭斷的！」

她微微地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然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接着乾脆地說：

「唔，算了吧！再會！」  
她很快轉過身子回去了。

華西里在她後面咆哮並且咬牙。可是瑪爾娃一面走，一面竭力想用自己的腳按着華西里的步子在沙上印出的清晰的深深的腳印走，而她每步都做到用腳把那些腳印小心翼翼地搓掉了。她就這麼懶洋洋地繼續走着，直到她回到桶邊，瑟萊奧茲卡在那兒迎接她，問道：

「呃，你就這麼送他走了嗎？」

瑪爾娃肯定地點了點頭，並且挨着他坐下了。耶可夫撫着她，溫存地笑笑，並且張着嘴唇好像他在低聲細語地說些只有他自己聽見的話。

「你已經送他走了，你還難過嗎，啾？」瑟萊奧茲卡引一句歌詞問她。

「你多嚮那邊海岬上去？」瑪爾娃以問作答，朝海那個方向點點頭。

「今兒晚上。」

「我跟你一塊兒去。」

「那當然。我正這樣兒想！」

「我也去！」耶可夫着重地說。

「誰請你去？」瑟萊奧茲卡側起眼睛問。

叫喚人們上班的破鈴已經響了，連續不斷地敲出的鐘聲在波浪底歡愉的澎湃聲裏消逝了。

「她請的！」耶可夫說，以挑戰的眼光瞧着瑪爾娃。

「我？」她訝異地叫了一聲。「我要你去幹什麼？」

「耶希卡，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瑟萊奧茲卡站起來嚴厲地說。「如果你要打攪她的話……那我就把你打成肉醬！如果你敢把手指碰一碰她的話……那我就弄死你，像我弄死一隻蒼蠅一樣！腦袋一開花——那你準要嗚呼哀哉的了。我幹這一行是再拿手也沒有了！」

他的臉，他整個的外形，以及他那伸到耶可夫喉嚨前的多節的手，這一切都足以證明他幹這一行是再拿手也沒有的了。

耶可夫朝後退了一步，接着用梗塞的聲音說：

「慢着！可不是嗎，她自己……」

「好險，好險——算了吧！你當你是什麼人？你這狗東西，羊肉不是你吃的！要是給你一塊骨頭啃啃的話，已經算很不錯了……喂……你瞪眼幹什麼？」

耶可夫瞟了瑪爾娃一眼。她那綠色的眼睛當他的面露出了一個難堪的，侮辱的，諷刺的笑容，同時，她把身子這麼親熱地靠緊瑟萊奧茲卡，以致耶可夫的全身都讓汗給濕透了。

他們肩並肩地離開了他；當他們走了沒有多遠的時候，他們倆都放聲大笑了。耶可夫把他的右腳深深地踐進了沙裏，像化石似地站在那兒急促地喘着氣。

在那荒涼的，波動的黃沙對過的遠處，一個小小的黑色的人影在移動着。在它的右邊，歡愉的大



海在太陽裏發出閃爍的金光，在它的左邊，黃沙直伸到地平線的盡頭——一片寂寞而單調的沙原。耶可夫望望那個孤寂的人影，眨眨他那充滿着煩惱和窘困的眼睛，並且用雙手使勁地揉搓他的胸口。

漁場傳來了活動的噹噹聲。

耶可夫聽見瑪爾娃用清脆的喉音嚷着說：

「誰拿了我的小刀呀？」

波浪喧囂地奔騰着，太陽照耀着，海在笑着……

十，十六日譯完。

## 正 月 九 號

群眾使人想起了還未被一陣突發的暴風雨所掀起的黑黢黢的巨浪。他們慢慢地朝前蠕動；人們底灰色的臉子好像浪頭上的黑沉沉的泡沫。

眼睛興奮得發亮，可是人們彼此相顧失色，好像他們相信不了他們自己的決定。語言好像灰色的小鳥似地在群眾上面旋翅。

他們低聲地，嚴肅地說話，好像彼此想要互相申辯一樣。

「再忍受下去是不成的了，因此咱們便來……」

「人們決不會無緣無故出來的……」

「難道「他」不明白嗎？……」

他們多半說到「他」，彼此說「他」又好又親切，還理解一切的事情……可是他們敘述「他」的說話是毫無生色的。有人覺得他們老早以前，甚至于壓根兒不會嚴肅地想起過「他」；或者把「他」當作一個真人；他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甚至于不理解「他」是幹什麼的，或是「他」能幹什麼。可是今天需要「他」。大夥兒都急于想理解他，並且由于不知道這個在現實裏存在的人，所以他們不知道地把他當作某種偉大的東西。他們的希望是偉大的，所以他們需要某種偉大的東西來支持他們。

時，從人群裏傳出這樣勇敢的聲音：

「同志們！甭自己騙自己了！」

可是他們所需要的正是自己騙自己，而這種聲音却被可怕而憤怒的叫喊掩沒了。

「咱們想公開出來……」

「老兄，你別響吧……」

「此外，伽麗神父不是跟咱們在一塊兒嗎？」

「他知道……」

人群遲緩地流下運河似的街道，散成漩渦，嗚嗚着，爭辯着，討論着，斜憑在屋宇的牆上，而又擁擠在街道底中心，像一個黑黢黢的，流動的體積。一個漠然的懷疑底騷動似乎充滿在人群中，他們明顯地，強烈地期待某種東西會以成功的信仰來照耀達到目標的途程，那麼，這個信仰便能把所有分散的個體結合起來而融成一個強有力的，調和的集體。他們極力隱藏他們對於信仰的缺乏，可是辦不到，他們感到一個漠然的焦灼底感情，和一個對於音響的特別的敏感。他們小心翼翼地推進，豎起耳朵，注視前面，用他們的眼睛堅決地找尋某種東西。那些相信自身的力量而不相信自身以外的力量的人們底聲音，使人群受到恐怖和憤激底情緒的感染，而對於一個確信他有權利用公開的辯論和他所想見到的當局爭論的人却嫌過份的劇烈。

然而，當人群從街道流到街道裏去的時候，他們迅速地增加了，而這個外表的增長却逐漸地造成

了一個內心增長底感動，喚醒了被奴役的人民有權利要求政府注意他們的需要的這個意識。

「無論你怎麼說，咱們也是人……」

「他」會理解我們只是要求……」

「他」一定理解的！……咱們不是造反的人……」

「況且，還有伽羅神父……」

「同志們！自由是求不到的……」

「哦，天呀！……」

「老兄，你慢著吧！」

「把他趕開，媽的！」

「伽羅神父十分知道……」

一個高大的人，穿着一件黑外套，肩上搭着一塊黃布，站在街上，並且從禿頭上脫下帽子，開始大聲而莊嚴地說，兩眼閃閃地發光，聲音瑟瑟地發抖。他說起「他」，說起沙皇。

起初，他的說話和聲調顯出不自然的昂揚；那些說話缺少叫別人感動而差不多造成奇蹟的情緒。

好像這個人而努力喚醒並且構成一幅早已失却了人格，沒有了生命，被時間消滅了的肖像。「他」會使所有他的生活和人們隔離；可是現在人們需要「他」，人們把自身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于是他們逐漸地使這個死屍甦生了。人群聚精會神地傾聽——這個發言人說出了他們的想望，他們也感到了這個想望；雖然他們在心上用幻覺構成的權力，是顯然和「他的」肖像不合的，可是大夥兒都知道這樣一種權力是存在的，而且一定是存在的。這發言人把這個權力看作和大家從日曆上的畫像所熟習的人物底同等物，並且把這個權力和他們從傳說知道的肖像結合起來；可是在傳說中，這個肖像却是有人性的。這發言人大聲而明瞭說出來的話，把一個有力的，善良的，公正的人物，也就是對人民的需要表示親切注意的人物清晰地刻劃出來了。

信仰來了並且把人們包起，使他們興奮，還把懷疑底低微的私語聲掩沒……人們都趕緊對他們期待了很久的心情表示服從。他們相互靠得很緊，成爲一個目的一致的，巨大的，密切相關的集體，而肩膀和臀部底靠近和貼緊，以對於成功底希望所生的快慰的確信，使心感到溫暖。

「咱們用不着要什麼紅旗！」禿頭的人嚷着說。他揮動着帽子，在人群底前面走着；他的禿頭髮出遲鈍的閃光，在人們底眼前搖來幌去，並且引起他們的注意。

「咱們上咱們的神父那兒去！」

「他不會叫咱們爲難的！」

「同志們，咱們的血色是紅的！」一個堅決的聲音掠過人群底頭頂。

「除了人民自身的力量，是沒有力量能够解放人民的！」

「不要說這樣的話！」

「煽動家！咱們不要這樣的人！」

「伽羅神父雖然帶着十字架，可是他拿着一把旗來了！」

「你做指揮還嫌年輕點兒！」

那些膽小的人在人群底深處走，從那兒却發出了憤怒而可怕的叫喊：

「把那個拿旗的人趕走！」

現在，他們毫不踟躕地邁着更快的步子走，而他們每走一步，他們彼此感染到這個心情底一致，感染到自己欺騙的沉醉。他們剛才執拗地用幻想造成的「他」，在他們的心裏喚起了古代的，善良的英雄底形影，也就是喚起了他們在兒童時期聽到的傳說中的回聲；而「他」利用人類相信的希望底活力，便不斷地在他們的想像裏生長起來了……

有人嚷着說：

「「他」是愛咱們的……」

而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是：這群人都真誠地相信正爲他們所創造出來的那個人物底愛。

當人群從街道向堤壩流去的時候，一長排成彎曲隊形的兵士擋住他們通過橋的去路，可是人們却不爲這個稀疏的灰色的欄柵所攔阻。在寬闊河面底淡青色的背景上清晰地畫出的士兵們底模樣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們跳躍着，揮動着胳膊，相互擁擠着，以溫暖他們的凍腳。人們看見一所高大的，陰慘慘的屋子，在河底那邊。「他」，沙皇，這所屋子底主人，就住在那裏面。偉大而強有力的，親切

而可愛的他，當然不能命令他的士兵阻止人們去看一個爲他們所愛戴的人，也就是一個他們想和他說起他們的需要的人。

然而，許多的臉子上顯出了焦灼底陰影，而在前面的人却縮住了脚步。有的人朝後看，有的人離開了人群而走到邊道上去，可是大家都竭力表示他們知道士兵們在場，而他們並不覺得害怕。有的人靜靜地注視在陰沉沉的要塞的上空裏高高閃耀着的金色的天使，有的人微笑了。有一個人用憐恤的聲音說：

「士兵們冷呀……」

「這倒是的……」

「可是他們還得站在那兒！」

「士兵們在這兒維持秩序。」

「諸位，不要響！……靜——靜！」

「對士兵們三呼萬歲吧！」有人嚷着說。

一個戴着一頂披到肩上的黃風帽的軍官，從劍鞘裏拔出指揮刀來，並且揮動着那彎曲的鋼片，大聲對人群說着什麼話。士兵們連忙肩並肩地立正，一動也不動地站着。

「他們在幹什麼？」一個比較胖的女人問。

沒有人回答她。忽然，每個人都覺得很難走了。

「朝後退！」他們聽見那個軍官這樣嚷着說。

有些人朝後看，看見一道黑色的人流繼續川流不息地流到一個密集的集體裏。受到這道河流底壓力的的人群，繼續前進並充滿在橋頭前面的廣場裏。有幾個人朝前走去，並且揮動着白色的手帕，走去和軍官迎面相見。他們嚷着說：

「咱們要上咱們的沙皇那兒去！」

「抱着完全合法的態度！」

「回去！要是你們不回去的話，那我就命令我的弟兄開槍！」

當軍官的聲音傳到了人群裏的時候，一陣驚異的嗡嗡聲便是對這個聲音所起的反應。有些人就這樣說：不許他們去看「他」，而對抱着完全合法的態度去看「他」的，相信「他的」權力和善良的人所表示的這個開槍的威脅，是會把他們造成的影像破壞的。「他」是萬力中的至力，就沒有理由要怕任何人，就沒有理由用刺刀和子彈拒絕他的人民：

一個高高的瘦子，有一張飢餓的臉子和一對漆黑的眼睛，突然大聲嚷着說：

「開槍？你怕不敢吧！」

于是他轉身對着人群，繼續大聲而憤怒地說：

「怎麼樣？我不是對你們說過他們不會讓咱們過去的嗎？」

「誰？士兵嗎？」



「不是士兵，是對過那些人……」  
接着他對遠處揮動他的胳膊。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呀！我不是對你們這樣說過嗎？」

「咱們還不知道……」

「要是他們明白了咱們爲什麼來的，那他們就會讓咱們過去的！」

嘈雜的聲音增加了。到處聽見憤怒的叫喊和咒罵。現在，常識被這個愚蠢的木柵碰得粉碎而沉默了。人們底動作越來越變得敏感和激動了。從河上吹來了一陣澈骨侵心的冷風。陰森森的刺刀閃閃地發亮。

由于左一聲右一聲的叫喚以及從後面來的壓力，人們便朝前推進。那些會揮動着手帕的人走到旁邊並且在人群中消失了；可是那些在前面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現在都揮動着白色的手帕。

「開槍？你說什麼？爲什麼他們要開槍？」一個有斑白鬚髯的老頭子說。「這不過是他們不讓咱們打橋上過去，而要咱們一直走冰上過去罷了。」

忽然，發出了一陣枯燥的，不均勻的嘎嘎聲，好像許多看不見的皮鞭在抽打人群。有一會兒，所有的聲音好像凍住了一樣，可是人群繼續慢慢地朝前推進。

「空槍，」有人用毫無生色的聲音說，可不明白這是發問呢還是說一個事實。

可是到處聽見呻吟的聲音，並且有幾個身體倒在人群裏的某些人底脚下。一個大聲慟哭着並且用

手抱住胸口的女人，很快地從人群中走了出來，向對住她的許多刺刀走去。有幾個人匆匆地跟住她，然後，又多了幾個，繞過她並且跑到她的前頭。

更大的嘎嘎的槍聲又響了，可是比以前更難聽。靠近木柵站着的人們聽見咬着木板的格格格啾的聲音，好像看不見的牙齒在窺覷極惡地咬嚼他們一樣。一粒子彈擦地一聲掠過了木柵，並且從那上面擊下了小小的碎片，四散地打在人們的臉上。人們三三兩兩地倒在地下；有的人捧着肚子伏在地上，有的人連忙跛着脚走開，還有的人在雪上面亂爬，而雪地上倒處現出鮮血淋漓的斑點，擴大着，冒着熱氣，並且吸引着每個人的目光；人群朝後急退，好像化石似地停住了一下，然後從幾百個喉嚨裏湧出了一個劇烈的肝胆俱裂的吼叫。這個吼聲好像尖銳的痛苦，恐怖，反抗，悲戚的窘困底呼喊和求援的呼聲底一個縷縷不絕的，強烈震蕩着的，刺耳的混合物似地在空中升起並且浮盪。

一堆一堆的人彎着腰跑上前去打理死者和負傷者。負傷者也大聲嚷着，搖動着拳頭。所有的臉子都突然變了，所有的眼睛也都發出了某種類似瘋狂的光輝。沒有戰慄底形跡，沒有突然把人們壓倒，把人們的身體像枯葉似地掃到一堆，並且用一陣希望躲藏底猛烈的旋風把每個人吹趕到無名的方向去的，那共同恐怖狀態底形跡。可是，有恐怖底形跡，那燃燒得像凍鐵似的恐怖底形跡；這種恐怖使心腸凍結，使身體好像被虎頭鉗子夾住了一樣，還使人不得不張大眼睛注視酒遍在雪上的鮮血，注視血污的臉，手和衣服，注視很寧靜地躺在活人底魔窟之間的死屍。有一切燃燒着的憤懣底形跡，傷心的，無能的暴怒底形跡，和非常焦灼不安底形跡；有無數奇異的，不動的眼睛，氣憤的顰眉，捏緊的拳頭

，抽搐的動作，以及用強烈的語言表示的憤恨。可是，在人們的心頭最充滿的，似乎是那寒冷的，落膽喪魂的驚駭。只不過在一刻兒工夫以前，他們會明晰地看見他們前面的目的而邁步前進；在他們跟前會浮現出爲他們所讚賞的，所愛戴的，還以偉大的希望燃燒他們的心靈的，那個顯赫的，空想的形像。兩發子彈，鮮血，死屍，呻吟等等——他們便完全發現了他們無能爲力地，心碎地站在一個灰色的空處。

他們不停地在一個地方東奔西竄，好像用他們不能衝破的鐵鎊把他們扣在那兒一樣。有的人沉默而悲哀地運走負傷者和打埋死者，而有的人却好像在夢中目瞪口呆地處於一種無動於衷的奇妙的心境中而注視他們這樣幹。有許多人對兵士大聲發出不平 and 叱責的言語，對他們咒罵，對他們揮拳，脫下帽子莫明其妙地行禮，還有人大發別人的脾氣以威脅他們：

兵士們把槍柄放在脚下，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他們的臉子也是僵的；他們兩頰上的皮膚好像是繃緊的，他們的額骨顯著地突起。兵士們的眼睛好像都是白的，他們的嘴唇也好像完全凍住了。

人群裏有人歇斯特里地叫着說：

「錯啦！弟兄們，他們鬧錯啦！他們把咱們當作另外什麼人看！不要相信這件事！弟兄們，去——去對他們解釋一下！」

一個孩子攀到一條燈柱上嚷着說：

「伽麗是個叛徒！」

「同志們，你們看清了他們給咱們的接待嗎？……」

「不！這是鬧錯了！像這樣兒的事情是不會有的！想法子弄明白吧！」

「給受傷者讓路！」

兩個工人和一個女人扶着那高高的瘦子來了。他滿身沾着雪，並且鮮血從他的大衣袖口裏滴落下來。他的臉發青，他的鼻子越發尖起來，當他低聲說話的時候，他那發黑的嘴唇微微地動了：

「我對你們說過他們不會讓咱們過去的！……他們不讓咱們見他。他們對人民有什麼照顧！」

「騎兵！」

「跑呀！」

士兵們底城堡震動了，然後，好像兩扇木門似地打開了；從這開着的地方，衝出了一隊騎在奔馳的，喘息的馬上的騎兵。一個軍官底銳聲的號令掠過了，高出騎兵的頭的佩刀好像銀絲帶似地閃亮，劃破空氣，並且朝一個方向一掃而去。人群站着搖幌，奮激，期待，不相信。

沉寂佔據了空間。忽然，聽見了一個瘋狂的叫喊：

「向——前——進！」

好像一陣旋風打在人們的臉上，又好像大地在他們的脚下高起了一塊。然後，一個瘋狂的驚惶奔竄開始了。人們奔逃，擁擠，互相撞倒，扔下他們攙扶的負傷者，並且打死屍上面跨過。馬蹄底重重的踢踏聲接近了他們。騎兵吆喝着，他們的馬從負傷者，倒地者和死者身上躍過，佩刀閃亮，恐怖

和痛苦底叫喊上昇了，時時，聽得見鋼鐵和它砍到骨頭所發出的鏗鏘聲。被害者底叫喊和縷縷不絕的，低微的呻吟聲混成了一片……

「哎——哎——哎——啣！」

騎兵揮動佩刀朝人們的腦袋上亂砍，每一刀下去的時候，人們的身體便朝他們的馬肚上傾倒。他們的臉子發紅，他們的眼睛失去了視力。群馬嘶鳴，兇惡地露出牙齒，並且狂野地昂起頭來……

人們被趕回到他們從那兒來的街道上，等馬蹄聲一在遠處消逝時，他們便相互對看，喘氣，因驚惶而睜大眼睛。許多人的臉上都現出了一個犯罪的微笑。有人這樣笑着說：

「哦，我沒有逃！」

「這是不够叫人要逃的了！」另外一個人答。

忽然，從各方面發出了驚愕，恐怖和憤恨底叫聲……

「弟兄們，這是什麼意思，哎？」

「基督教的信徒們啊，這是屠殺，這簡直是屠殺！」

「這爲什麼呢？」

「這算是你的政府！」

「把咱們砍成肉醬嗎，哎？用馬來蹂躪咱們……」

他們就這麼慌亂地站在那兒，相互表示他們的憤懣。他們不知道怎麼辦。可是誰也不走開。他們

彼此貼緊，竭力想找出一個跳出這個紊亂的心情的方法，他們帶着焦灼的好奇心彼此對着，然而，與其說是害怕，倒不如說是驚異的他們，在期待着什麼東西，豎起耳朵，豫期地朝週圍張望。可是大家都被驚惶壓倒而變得目瞪口呆了；這是浮在他們心上最表面的情感，並且不讓他們的心情和染着無辜者底血的這個不可豫期的，可怕的，目前毫不必要的，某種更自然的感情打成一片：

一個年輕的強有力的聲音嚷着說：

「喂！來打理工負傷者吧！」

所有的人都從麻木的感覺恢復過來了，並且趕快向河邊走去。渾身染着鮮血和雪的，受傷的人們從對過的方向來了，有的在雪上爬，有的跟踉蹌蹌地走。大家打理工這些受傷者並把他們攙扶起來。他們攔住了馬車，叫車上的乘客下來，而把負傷者放到車上，然後把車子駕走了。大家都變得憂愁，沮喪和沉默。他們帶着思索的眼光望住那負傷者，沉默地估計一切情況，把一切情況作比較，並且深思熟慮地想對好像一個朦朧的，無形的黑影似地面對着他們的可怕的疑問求得一個回答。這個疑問使一個英雄底形像，也就是使沙皇底形像，也就是使作爲他們最近構成的慈悲和善良底源泉破壞了。可是只有少數人敢用聽得見的聲音承認說，這個形像現在是破壞了。要承認這一點是很困難的，因爲這意思是說要放棄一個人的唯一的希望……

那穿着外套，披着黃布的禿頭的男子走過了。他那發出遲鈍的光輝的頭蓋現在被血染紅了。他的腦袋和肩膀都垂下了，他的兩腿好像折斷了。一個寬肩，沒有帶帽子，頭髮捲起的小夥子和一個穿着

一件撕破了的皮襖，臉子沉悶而無生氣的女人攔住他。

「米哈伊洛，等一等，這怎麼可以呢？」那受傷的人嘟囔着說。「對人民開槍嗎？這是不許可的！……米哈伊洛，這是不應當的。」

「可是他們就這樣幹了！」那小伙子嚷着說。

「他們開槍……他們還用刀亂砍……」女人有氣無力地說。

「米哈伊洛，那麼他們準是下命令這樣幹的……」

「當然！」那男孩氣憤地答。「你以為他們會出來跟你說話嗎？會拿酒給你喝嗎？」

「米哈伊洛，等一等……」

那受傷的人站住了，把背靠在牆上大聲說：

「基督教的信徒們啊！……幹嗎他們要打死咱們呢？憑什麼法律啊？……憑誰的命令啊？」

人們低着頭走過去了。

再下去，在街角上，靠近一堵籬牆，有二三十個人聚攏在一塊，在這群人中間，有一個人一面喘着氣，一面用慌張而憤怒的聲音說：

「伽羅昨兒晚上去見了總長。他準知道今天要發生的事情。這說明他出賣了咱們。把咱們往死路上帶！」

「這與他有什麼好處呢？」

「我怎麼知道？」

騷動傳開了。人人面前都擺着那還不明白的疑問，可是人人都感到這些疑問重要，深刻，嚴肅，並且迫切地要求回答。在這個騷動底烈火中，對外來援助的信仰，對所希望的神奇的救濟者的希望都失去了。

一個比較肥胖，穿着粗糙衣服，有一張親切的，母性的臉子和一雙憂愁的大眼睛的女人走到了甬道底中間。她一面哭泣，一面用右手托着她那染着血的左手。

「現在我怎麼能幹活呢？」她嗚嗚地哭。「我怎麼能養活我的孩子們呢？我的苦處對誰去說呢？基督教的信徒們啊，要是沙皇也跟咱們作對的話，那還有誰來保護人民呢？」

她提出的迫切而明顯的問題喚醒了人們，使他們奮發和激動。人們從各方面跑到了這個女人的身邊，站在她前面，沮喪而注意地傾聽她所說的話。

「那麼這就是說沒有爲人民的法律了嗎？」

從圍住她的幾個人的嘴裏發出了嘆息。有的人低聲地咒罵了。

從人群中的某處傳出了一個尖銳而憤怒的叫喊：

「我算是得到援助了！他們把我兒子的腿給打斷了！」

「我的彼得被打死了！」另外一個叫聲。

無數同樣的叫喊爆發了。這些喊聲鞭打人們的耳朵，並且越來越引起復仇的反應，煽動憤怒底情



感，還刺激對謀殺者必須有行動來保護自身的意識。人們的蒼白的臉上現出了某種類似決心的表情。

「同志們！咱們進城去……結果，也許咱們能找到點這件事情的解釋……咱們去吧，一次只去幾個人

！

「他們會屠殺咱們……」

「咱們去對士兵們講。說不定他們知道沒有打死人民的法律！」

「說不定有這樣的法律。你怎麼知道？」

人群慢慢地確定地變化了；他們變成了一條心。年輕的人成一小組一小組地走了，可是大家都朝一個方向走，回到河邊去。同時，更多更多的負傷者和被殺者給運走了。熱血底氣味瀰漫在空氣中，而呻吟聲和叫喊聲却震動了雲霄。

「耶可夫·基明被一粒子彈打穿了額角……」

「感謝小神父沙皇！」

「對——啦！他真優待了咱們！」

人們的嘴裏說出了好多句強烈的咀咒。僅在十五分鐘以前，要是有人說出這樣一句咀咒的話，那人群便會把那個人撕成四分五裂。

一個小姑娘跑到街上來，見人便大聲問道：

「你看見我媽沒有？」

人們沉默地望住她並且讓她過去。

稍後，聽得見那個手給打斷了的女人嚷着說：

「我在這兒，我在這兒！」

街道變成荒涼的了。年輕人越發趕快地散開了，而那些年老的人三三兩兩地沮喪地不慌不忙地走開，並且偷看匆匆走去的青年人。他們不大說話。不過時時有人抑制不住他那痛苦的感情，便低聲地嚷着說：

「難道他們就這麼拋棄人民嗎？」

「他媽的這些兇手！」

他們憐恤那些被打死的人；而他們得到了一個暗示是：某種強烈的，奴隸的偏見也給消滅了，可是，他們小心翼翼地不提這回事，他們再也不叫「他的」名字，（這個名字現在刺他們的耳朵），免得擾亂已在他們的心頭悶死的悲哀和憤怒：

可是，也許他們所以不提這回事，是因為他們怕另外一個偏見來替代死者：

……在沙皇住宅的週圍，佈置了一道嚴密的，連續不斷的士兵線。騎兵就駐紮在窗下的，宮城的廣場上；乾草，馬糞和馬汗底臭味以及佩刀底鏗鏘聲，馬刺底踢躑聲，號令聲，和踐踏的脚步聲都昇到了窗上去。

一個爲冰冷的憤怒填胸的，成千成萬密集的人群，從各方面向士兵們衝去。他們冷靜地說話，可是他們用一種新的着重的調子，新的語言，和他們自身差不多不明白的新希望說，一隊士兵，有的側身靠在建築物底牆上，有的靠在花園底鐵欄杆上，攔住到宮殿廣場的去路。靠近這一隊士兵，和他們面面相對地站着的是那龐大的，沉默的，無數黑黢黢的人群。

「請你們走開吧！」一個上士用低抑的調子說，同時用胳膊和肩膀從士兵身邊推開人們，並且竭力避免深看着他們的臉子而走到隊伍的前面去。

「爲什麼你不讓咱們通過？」有人這樣問他。

「上那兒去？」

「上沙皇那兒去！」

上士站住了片刻，然後用一種類似厭煩的聲調嚷着說：

「我要告訴你們，他不在這兒！」

「什麼，沙皇不在這兒？」

「對啦，我告訴你們說他不在這兒。那麼走吧！」

「你意思是說他一走就了啦嗎？」一個諷刺的聲音訊問。

上士再站住了，警告地舉起了手，說：

「喂，小心點兒！你知道你說這樣的話會有什麼後果嗎！」

然後他繼續用不同的調子解釋着說：

「他不在城裏。」

人群對這句話的回答是：

「他什麼地方也不在！」

「他死啦！」

「你們這幫畜生，你們槍斃他了！」

「你以為你能打死人民嗎？」

「你打不死人民的！……咱們人太多了……」

「你已經把沙皇打死了——你明白嗎？」

「我對你們說，走開，不要再說這樣的話！」

「你算什麼？一個士兵？一個士兵算什麼？」

在隊伍底另一段，有一個長着一撮尖鬚的小老頭兒熱心地對士兵們說：

「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不過你們現在穿着軍裝罷了，可是明兒你們就會穿便服。你們要活幹，因為你們得要吃。你們沒有活幹，那你們就沒得吃。小夥子們，咱們這會兒在這兒幹的事，也就是你們得要幹的事：難道他們也要對你們開槍嗎？因為你們飢餓，便要把你們打死嗎，咳？」

士兵們感到了寒冷。他們兩腳輪流地跳着，搓着地，擦着耳，把槍從這隻手裏換到那隻手裏。他

們聽到了這些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東張一張，西望一望，並且讓他們凍僵了的嘴唇發出唧唧的響聲。他們凍得發青的臉都一律顯出了懊喪，惶惑和愚蠢的神情。他們眨眨眼皮，垂低了眼睛。只有幾個士兵好像瞄準什麼東西似地垂起一隻眼睛，咬緊牙齒，顯然他們是壓制不住對這個使他們凍成這樣的人群的氣憤。整個灰色的隊伍顯出了倦怠和厭煩。

人們胸對胸地和士兵們對面站着，從後面推着，並且有時候還和他們對撞着。

「站穩！」每逢對撞的情形一發生的時候，有一個士兵就用低低的聲音這樣說。

有的人抓住士兵們的手並且熱烈地跟他們說。士兵們眨着眼睛傾聽；他們的臉子因漠然的怪相而變成歪斜的了，這樣，那些臉子便顯出了可憐或是害臊的神情。

「別碰了槍！」其中一個士兵對一個戴皮帽子的小伙子說。那小伙子拍拍士兵的胸口說：

「你是個士兵，不是劊子手；你是招募得來抵抗外敵而保護俄羅斯的，可是他們叫你來對人民開槍……你可得弄明白！人民——就是俄羅斯呀！」

「我們不開槍！」那士兵回答說。

「瞧！」那小伙子指住人群說。「這是俄羅斯，俄羅斯人民！他們想看他們的沙皇……」

有人大聲插嘴說：

「他們不想看！」

「人民想跟沙皇談一談自身的事情有什麼不好呢？喂，有什麼不好呢？」

「我不知道！」士兵啞了一聲，回答說。

挨着他的那個士兵接着說：

「我們奉命不准談話……」

他悽喪地嘆了一口氣並且垂低了眼睛。

一個小兵忽然興高彩烈起來，急切地問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士兵道：

「喂，你！你不是從萊亞占來的嗎？」

「不，我是從蒲斯可夫來的……爲什麼你要問？」

「哦，不過高興問罷了……我是從萊亞占來的……」

他大笑了一聲，並且冷得聳起了肩膀。

人群在逕直的灰牆前面搖幌並且好像再三來回沖激岩岸的河浪似地衝到這堵牆上。有許多人差不多就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到這兒來，他們需要什麼，以及他們等待什麼。他們沒有意識鮮明的目的和確定的意向。他們只有仇恨和憤怒底痛苦的感覺，而另外許多人却只有復仇的慾望；這個慾望使他們大家團結起來，使他們待在這個街上。可是找不着對手發洩這些感情，找不着復仇的對手……士兵們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憎恨，他們並沒有觸犯人們——他們只是愚蠢和不幸，他們挨凍；許多士兵熬不住而一味哆嗦，牙齒冷得咯咯發響。

「我們從今兒早上四點鐘就到這兒來了！」他們說。「簡直要命極了！」

「管叫你們想騎下來等死……」

「假如你們肯走的話，呃？那咱們就可以回到咱們溫暖的營房裏去了……」

「什麼時候了？」

快兩點鐘了。

「你們大家鬧什麼呢？你們等待什麼呢？」上士這樣問。

他提出的問題，他那莊嚴的臉子，以及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嚴肅而確信的調子，使人們底熱情平靜了。他所說的一切說話裏邊好像有一種特別的意義，比他所吐出的簡單的詞句更深刻。

「沒有什麼可等待的了！你們只不過叫弟兄們在外邊挨冷罷了……」

「你們開槍打咱們嗎？」一個戴着風帽的年輕人這樣問上士。

上士沉默了片刻，然後冷靜回答說：

「要是我們接到命令的話——那我們就會開槍打的！」

這句話造成了一個非難，咒罵和嘲弄底爆發。

「爲什麼？爲什麼？」一個高高的，紅頭髮的男子用比別人更大的聲音問。

「因爲你們不服從當局底命令！」上士搓搓耳朵解釋着說。

士兵們傾聽着在人群中進行的談話，並且懊喪地眨眨眼睛。其中有一個低聲地說：

「這會兒有點兒熱東西吃吃豈不是妙極了嗎？」

「你不要喝點我的血？」有一個人用又是氣憤又是悲哀的調子問他。

「我又不是一隻野獸，」士兵沮喪而憤慨地答。

許多隻眼睛以冷淡而沉默的好奇心，輕蔑和厭惡注視成長行的士兵們底調平的臉子。可是多數人竭力想用他們自身的興奮之火溫暖他們，想在他們的心裏，那被兵營生活壓縮得很緊的心裏，以及在他們的頭腦裏，那充滿着營房訓練底糊塗思想的頭腦裏，攪起一種什麼東西。大多數人都想幹點什麼，想怎麼樣把自身的思想和感情付諸實行，並且他們固執不斷地衝擊這堵士兵們底灰色冷牆，而這些士兵只希望一件事情——溫暖自己的身體。

說話越來越熱烈了，詞句越來越鋒銳了。

「士兵們！」一個長着鬍鬚，和一雙藍眼睛的矮胖子說。「你們是誰？難道你們不是俄羅斯人民的兒子嗎？人民窮苦，受糟蹋，沒有保護，沒有工作，也沒有麵包，所以他們今天才到這兒來請求沙皇幫助他們。可是沙皇命令你們開槍打死他們！士兵們！人民——你們的父兄——不僅爲他們自身奔走，而且也爲你們奔走！你們竟反對人民。他們強迫你們打死你們自己的父兄！想一想你們所幹的事情！難道你們不明白你們在反對你們自己嗎？」

這平易的呼聲，和藹的臉子和灰白的鬍鬚，這個人底整個外表和他純樸而真實的說話，顯然打動了那些士兵。他們因接觸他的眼光而垂低了他們自己的眼睛，他們專心致意地傾聽他的說話，有的士兵搖頭嘆氣，有的舉眉朝週圍環望。其中有一個低聲地勸告着說：



「走吧——軍官會聽見你的話！」

那高大的，俊秀的，有一大把鬍鬚的軍官慢地，踱步走過隊伍。他一面使勁扯動他右手上的手套，一面不斷地從他咬緊的牙齒發出叱責的聲音：

「解散！……滾開！什麼？你要談談嗎？那我就來跟你談談吧！」

他有一張胖胖的紅臉和一雙圓圓發亮而沒有光彩的眼睛。他用腳踏實地的步子匆忙地走出隊伍。可是，在他每走一步時，時間越發飛快地過去了，好像每秒鐘都因怕會充滿某種難堪而可厭的東西便趕緊逝去一樣。好像在軍官後面拖着一把看不見的界尺，使士兵的行列成爲一條直線。他們縮進腹部，挺起胸膛，並且朝下注視脚尖站着。其中有些士兵用眼光引起人們對軍官的注意並且滿臉顯出了怒容。在到達行列底終點時，軍官發着號令說：

「立正！」

士兵們嚴整地看了一眼齊，接着便像化石似地站着。

「我命令你們解散！」軍官說，然後不慌不忙地從刀鞘裏拔出了指揮刀來。

要人群解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整個小小的廣場擠滿了人，並且越來越多的人從街上朝人群後面湧進。

人群以仇恨的眼光射在軍官的臉上，用嘲弄和咒罵投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泰然自若地站着。他以沉滯的目光掃射了士兵底行列，他的眉頭也微微地顫動了。人群騷動起來。這是爲軍官的平靜所激起

的騷動，而在這樣的時機會有這樣的平靜，那真是太沒有人性的了。

「那個傢伙會發命令！」

「他會不接到命令就開槍的……」

「對啦。他拔出了指揮刀，還要什麼的……」

「喂，首長！你預備殺人嗎？」

擲槍的聲調逐漸變成了輕率的聲調；叫喊越來越大了，嘲弄也越來越尖刻了。

上士看一看軍官，渾身戰慄，臉色發青，也很快地拔出了指揮刀。

忽然傳出了凶險的軍號聲。人們朝號手的方向轉過眼去——他的兩頰奇妙地鼓起，他的雙眼突出；軍號在他兩隻手上戰慄，他吹得太久了。鼻聲和號聲為一陣口笛聲，銳叫聲，狂叫聲，咒罵聲，非難聲，因感到馬上就要死亡，並且是不可能避免的死亡而發出毫不介意的絕望底叫喊聲和無能底失望的呻吟聲所掩沒了。沒有地方好逃避死亡。幾個黑色的人形倒地了並且緊緊地貼在地上，其他的用手掩住了臉。那個長着大鬍髯的人走到了前面，敞開大衣的胸部，並且用他的藍眼睛窺看士兵們的臉子。他對他們說話，可是他說的話聽不見，因為他的聲音被混亂的叫聲掩沒了。

士兵們端起槍來「準備」，然後「瞄準」，並且好像化石似地站着，以一致警備的姿態，用刺刀對着人群。

懸在空中的一排刺刀很不均齊——有的被端得太高，而有的又被端得太低；只有少數幾把直對着

人們底胸膛，但是都顯得軟弱，並且戰慄，好像融化和彎曲了一樣。

有人用恐怖和厭惡的調子大聲嚷着說：

「你們在幹什麼？兇手們！」

一排刺刀瑟縮地搖動了。發出了一梭可怕的子彈。人們爲槍聲，掠過的子彈，死者和負傷者倒下的身體衝撞得朝後倒退。有的人，一句話也不說，開始從花園底欄杆上跳了過去。

又發出了一梭子彈；然後又是一梭。

一個正爬上欄杆被子彈打中的孩子，忽然彎下了身子，兩脚朝上地倒掛在那兒。一個有青絲似的頭髮，高高的漂亮的女人喘着氣，並且挨着那個孩子慢慢地倒下了。

「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有人嚷着說。

這個場子漸漸空曠而更靜寂了。在後面的人們逃回到了街上並且躲到院子裏去。人群好像爲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推着似地，慢慢地後退了。人群和士兵之間留下了一個將近二十尺的空隙，而這個空隙四散地縮滿了身體。有的人站起身來，便趕快向人群中跑去。有的人一面血滴在地上十分困難地站起身來，一面拖着一條血跡在他們後面，踉踉跄跄地走開了。有許多人一動也不動地躺着，臉朝上，臉朝下，側着身子，可是都顯出奇異的緊張狀態而伸直身體，好像死神把他們捉住了，他們便竭力想從它的手掌下掙扎出來一樣……

血腥味充滿在空中，使人想起經過悶熱的白天，黃昏時從海上發出的溫暖的，含着鹽味的氣息；

它使人感到沉醉並且引起一個長久而深深地呼吸它的不健康的慾望。正如劊子手，士兵和其他從事殺人職業的人所知道的那樣，它以可厭的姿態使想像成爲醜惡的東西。

人群一面退却一面哭泣。咀咒，怒罵，痛苦底叫喊和口笛聲，咆哮聲，呻吟聲造成了一片混合的雜曲。士兵們腳踏實地地站着，並且好像死人似地僵直。他們的臉子是灰色的，他們的嘴唇閉得很緊，好像他們也要叫喊和做出口笛聲來似的，可是他們束縛自己，以免違背命令。他們睜大眼睛凝視他們的前面；他們不再眨眼了。在那個凝視的眼光裏是沒有什麼人性的東西的了；在灰色的，拉長的臉上的那些陰沉的空洞好像失去了視力。也許他們並不想看，因爲他們竊竊地害怕：要是他們看見了爲他們所流的熱血，那他們就會想流更多的血。他們的槍在手裏戰慄，刺刀扭動好像它們要鑽到空中去似的。可是這個戰慄並不能把人們心上的陰沉的冷淡趕走，因爲他們的心都被他們的意志所受到的摧殘而變硬了，他們的精神也厚厚地抹上了可厭的，腐爛的虛偽。那長鬍鬚的，藍眼睛的人從地下爬起身來，再用哽咽的聲音對士兵們說，他一面說時，他的全身一面抽搐：

「你們沒有打死我……這是因爲我把神聖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的緣故……」

人們從新慢慢而沮喪地走到前面去打埋死者和負傷者。有幾個人站在那個正跟士兵們說話的人旁邊，並且把他的話打斷，也開始懇求，叫喊，和非難起來，不是用憤怒的聲音，而是用悲哀和同情底調子。那些聲音仍然傳出真理會勝利的率直的確信，傳出一個希望把殘忍底荒謬和瘋狂證明出來並且使士兵們了解他們造成的錯誤是如何的可怕。他們想，並且極力想使他們了解他們非自願扮演的角色

是如何地可恥和可厭：

軍官從手槍套裏拔出了手槍，仔細地檢查了一下，然後邁步朝那一堆正在跟士兵們談話的人身邊走去。他們不慌不忙地讓路給他，好像當一塊石頭慢慢地從山上滾下來的時候，人便站到一邊去似的。可是，那個長着鬚鬚的藍眼睛的人並不閃開，反而用熱烈的非難底說話去和軍官相見，並且用大動作指着週圍的鮮血說：

「你怎麼去說明這件事情呢？」他問他。「就沒有理由說明它。」

軍官站在這個人的前面，抱着心神不定的態度皺緊眉頭，並且舉起了胳膊。沒有聽見開槍的聲音，可是一圈一圈的煙一次，兩次，三次地罩住了這殺人犯的胳膊。在第三次以後，那有鬚鬚的男子的兩腿彎下去了，頭朝後倒了，並且揮動着右手倒下地了。人們從各方面衝到了那殺人犯的身邊。他揮動着指揮刀，並且用手槍指住每一個人而朝後退了：一個孩子倒在他的脚下，他便把指揮刀刺進那孩子的肚子裏去。他發出了可怕的叫聲，並且像一匹野馬似地到處亂跳。有人把一頂便帽扔到他的臉上。人們都用染着鮮血的雪塊擲他。當上士和幾個士兵帶着突出的刺刀朝他身邊跑過去的時候，那些攻擊的人便跑開了。勝利者對後退的人們威脅地揮動他的指揮刀了，然後，他忽然把刀垂低，並且再一次把它刺進那個血流如注在他脚下爬着的孩子底身體裏去。

軍號聲又響了。在聽到號聲時，人們都趕快逃出了廣場，可是這聲響繼續在空中波動，好像對士兵們底空虛的眼睛，軍官底勇敢，他的通紅的刀尖和他亂糟糟的鬚鬚加以最後的潤飾：

生動的，深紅的血色刺激視覺，可是使人感到迷戀，引起一個要多看它，要在到處看見它的一個沉醉而惡意的慾望。士兵們機警地望着，他們這樣那樣地伸長脖子，好像他們在用眼睛替他們的子彈找尋更多的活靶子……

軍官站在行列底一端，揮動指揮刀，並且以悶塞的聲音，憤怒地，野蠻地在嚷着什麼話。

從各方面傳來了大聲的回答：

『劍子手！』

『流氓！』

軍官將自己的鬍鬚。

又發了一梭子彈，然後又是一梭……

街道像一個裝滿着穀粒的袋似地擠滿了人。在這兒的工人比較少；大多數都是小商人，推銷員和小店員。其中有人曾見過血和屍首，還有人曾挨過警察的打。驚慌使他們從家裏走到了街上；並且他們在到處散佈驚慌，把當天外面的恐怖誇大。男子，婦女，和孩子都焦灼地在到處張望，並且專心而期待地傾聽一切說話。他們相互談到死者，嘆息，呻吟，咒罵，詢問受輕傷的工人，並且時時把聲音放低而相互作神秘的密談。就沒有人知道怎麼辦，也沒有人回家去。他們感到還又預料到：在這次虐殺以後，某種重大的事情就要發生，就他們說來，比死傷了幾百個他們所不認識的人更為深刻而悲慘。

的某種事情就要發生。

直到今天爲止，他們關於政府，法律，當局，以及自身的權利，都抱着天知道什麼時候形成或是怎樣形成的模糊的觀念而差不多不加以思索地生活着，可是這些不定形的觀念却使他們的頭腦不得不被厚厚的密網所束縛，不得不被厚厚的光滑的外皮所掩蓋。這些人們慣于想到一種作用在於保護他們並且能够保護他們的權力——法律。這個習慣使他們感到安全，並且使他們不爲一切討厭的思想所侵擾。在這樣的境況下，生活是可以忍受下去的，儘管這些模糊的觀念常常爲生活的刺傷，搔傷，衝突所打擾，有時候甚至於受到沉重的打擊，可是它們依然是堅強而有韌性的。搔傷和裂縫很快就痊癒了，而這些觀念却還保留着沒有生氣的潔白。

但是今天，他們的頭腦突然展開了，他們渾身戰慄了；他們的心充滿了寒風刺骨似的驚慌。一切既定而習慣了的事物都被顛覆了，粉碎了，和消滅了。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明白感到在不承認權利和法律的一個殘酷而無心肝的權力之前的那悲哀而可怕的孤寂和無可防禦。這個權力把一切生命操縱在自己的手裏，並且它能逍遙法外地把死亡散播在人群裏，隨心所欲地，不拘人數多少地毀滅活人。就沒有人能禁止它。它拒絕和任何人談話。它以全權而泰然自若地證明它那宏大無邊的權威是：它可以肆無忌憚地以屍首填滿市衢，以鮮血染紅全城。它那血腥的，飢渴的，瘋狂的任性是明明白白地表示出來了，並且它還散播了普遍的驚慌，也就是說散播了一個劇痛的，毀滅靈魂的恐怖。可是它也執拗地喚醒了心靈，強使心靈想出新的計劃以保護個人，想出新的方法以保護生命。

一個矮胖子低着頭，擺動着染血的兩手走着。他上衣底前面也沾染着很多的血。

「你受傷了嗎？」有人問他。

「沒有。」

「怎麼有血？」

「這不是我的血，」他回答了這句話，便走過去了。忽然他停住了，週圍望了一望，並且用奇異的調子大聲嚷着說：

「這不是我的血。這是他們的血，那些有血的人相信：」他重新垂低了頭，沒有說完他要說的話，便繼續走去了。

一隊騎兵揮動着鞭子在人群中奔馳。人們朝四面八方避開他們，彼此擁擠着，並且貼近牆壁。士兵們都喝醉了酒。他們蠢頭蠢腦地微笑了，坐在馬鞍子上東搖西擺，並且時時好像很勉強似地，用他們的鞭子鞭打人們的腦袋和肩膀。有一個人挨到了一鞭子，便倒下地了，可是他再一躍而起地問兵士道：

「這幹什麼？唉！你這畜生！」

兵士從背上取下了騎槍，並且沒有收住馬韁對那個人開了一槍。他又倒下地了。兵士大笑了。

「瞧瞧他們幹的是什麼！」一個穿得很體面，驚惶失措的紳士一面大聲嚷着說，一面朝各方面轉動他那歪起的臉子。「你們看見他們在幹什麼嗎？」



興奮的喧嘩聲沒有間斷地繼續着；在恐怖底痛苦中，在失望底慘痛中，某種把復活了的，笨拙的心靈——不大活動的心靈慢慢而不知不覺地結合起來的東西產生了。

可是愛和平的人出現了。

「爲什麼他要罵兵士呢？」有一個人這樣追問着。

「那個兵士不是揍了他嗎？」

「他應當讓出路來呀！」

在一個拱門口，兩個女人和一個學生正在照料一個打穿了胳膊的工人。負傷者點點頭，氣憤地望望週圍，並且對圍住他的那些人說：

「無論怎麼說，咱們都是沒有陰謀的。說咱們有陰謀的只是流氓和無賴。咱們是公開來的。總長們都知道咱們爲什麼來。咱們的請願書他們有一份。要是不答應咱們來的話，那麼幹嗎他們不這麼說呢，這群流氓！他們有的是工夫對咱們說。今天咱們並沒有佈置這個：咱們來這回事，他們知道——警察和總長們都知道。這些兇手！」

「你們在請願書上請求些什麼？」一個矮矮的，白頭髮的，瘦老頭子沉思而莊嚴地問。

「咱們要求沙皇應當把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召集起來，和他們一塊管理國家，而不要和政府的官僚一塊。那些壞蛋把俄羅斯給毀了，他們把每一個人給打劫了。」

「對啦，一點兒不錯：咱們要自主！」小老頭子說。

他們用綳帶把工人的胳膊縛好了，並且他們小心翼翼地把他上衣的袖子拉下了。

「謝謝你們，」他說。「我會對我的同志們說過，來是沒用處的，也是不會有結果的。現在他們會明白我的說話是不錯的了。」

他機靈地把手插進到他那扣好鈕子的大衣裏，接着便不慌不忙地走掉了。

「你們聽見他們怎麼說嗎？老兄，你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對——啦！可是，他們就不應當幹出這樣屠殺的事情來……」

「今天他們開槍打他。說不定明天就要輪到打我了……」

「你正在那兒……」

在另一個地方有兩個男人正在熱烈地爭辯着。一個說：

「他也許不知道呢！」

「那麼爲什麼……」

可是，想要屍體還魂的人現在是很少了，他們人少得就引不起注意。他們一味冒火的原因是：他們試想把現在已被鎮壓下去的鬼魂召集出來。這些人被看成敵人似地受到了攻擊，並且他們驚惶失色地逃走了。

一個砲隊駛進了街道。坐在馬上和砲車上的士兵們，越過人們的腦袋，沉思地朝前凝視着。人群爲了給大砲開道朝後湧退。險惡的沉默佔據了空間；只聽見馬具底嘎嘎聲和火藥箱底格格聲。好像象

鼻似地擺動着的砲身，把砲口對住地下，似乎它在聞嗅地面一樣。這個騎隊使人想起了一個送葬的行列。

從遠處傳來了槍聲。人們口呆目瞪地站着，專心致意地聽着。有人這樣說：

「又開槍了！」

忽然，低微的興奮聲掠過了街道。

「在那兒，在那兒？」

「在島上……在華西里葉夫斯基島上……」

「你聽見嗎？」

「真的這樣嗎？」

「一點兒也不假！他們佔領了一家修理槍砲的舖子……」

「哈哈！」

「他們鏟斷了電線柱子並且造好了堡壘……」

「是的嗎？」

「人多嗎？」

「多極了！」

「哦！但願他們爲無辜流血的人報仇！」

「咱們上那兒去吧！」

「伊凡·伊凡諾維奇，咱們去吧，咳？」

「對——對——咳……可是……你知道……」

一個人影在人群上面出現了，並且在黃昏中傳出了一個大聲的號召：

「誰想爲自由作戰？誰想爲人民，爲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權利作戰？誰想爲了未來作戰而死的人——就請誰來幫助吧！」

有的人漸漸把他圍繞了起來，並且在街道的中心形成了一個浩浩蕩蕩的人群。有的人匆匆地走開了。

「你看人民是怎樣憤怒的！」

「完全合法！完全！」

「可是這個瘋狂……」

人群在黃昏中消散了。他們分頭回家了，帶着不熟習的驚惶底情緒，帶着孤寂底可怕的感覺，帶着他們的生活，也就是帶着奴隸們底被壓迫的，不合理的生活底悲劇底半醒的意識回家……同時還帶着對一切將來有利而便當的事情該有適當的準備回家……

空氣變得比以前更緊張了。黑暗打破了人們之間的聯繫——那外表利益底軟弱的聯繫。而那些心裏缺少火的人都趕緊回到了他們的老巢。

夜很快來臨了，可是街燈沒有點着：

『龍騎兵！』一個發嘎的聲音響着說。

忽然從橫街出現了一小隊騎兵。群馬蹄踏了片刻，然後便朝人們身上直衝。士兵們用奇異的聲音吆喝；他們吼叫，就在這吼聲裏，有一種非人性的，黑暗的，盲目的東西，一種近乎失望，難以理解的東西。人和馬在黑暗裏越來越小並且越來越黑了。佩刀發出了鈍滯的閃光，叫喚的聲音漸漸小了，可是聽得見無數打擊的響聲。

『同志們，你們手頭有什麼就用什麼揍他們！以血還血！』

『逃呀！』

『丘八，你敢！我不是個農民！』

『用石頭揍他們！同志們！』

把小小的人形蹴倒的群馬跳躍，嘶鳴，並且呼呼地喘息。人們聽見了鋼鐵底衝突聲。發出了一個號令：

『排成小隊！……』

軍號急促而緊張地響了。人們彼此推着，倒着逃命。街道變成沉寂的了，可是黑色的小丘仍然伏在地上，並且從橫街下的某處傳出了重重的馬蹄底疾速的篤篤聲：

『同志，你受傷了嗎？』

「我的耳朵好像給割掉了似的……」

「你赤手空拳有什麼辦法呢？」

槍聲在沉寂的街上發出了回聲。

「他們還沒累呢——這群死東西！」

沉默。匆忙的脚步。多麼奇異的是：街上差不多沒有聲響，也沒有動作。一個沉抑的，流動的喁聲從各方面飄浮來了，好像海水已浸入了街市。

在近邊某處，一個低微的呻吟聲在黑暗中戰慄了：有人在跑，在沉重地呼吸。

一個焦灼的聲音訊問道：

「耶可夫，你受傷了嗎？」

「沒有關係！」一個發嘎的聲音回答說。

從龍騎兵朝那邊馳騁去的橫街上，一個人群再度出現了，並且黑黢黢地流過整個的街面。有一個雖在前面走着，可不離開人群的人說：

「今天咱們納了血稅——明天咱們準可以做公民了。」

另一個聲音打斷他的話並且帶着哭聲神經質地說：

「對啦——咱們的父親已叫咱們看見了他們真正的情形！」

並且另外有人威脅地說：

「咱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他們結成一個浩浩蕩蕩的集團趕快走，許多人一齊講着話，他們的聲音亂紛紛地和黑暗的，憤怒的囁囁聲混成一片了。時時有人張開嗓子叫喊，把所有其他的聲音掩沒。

「基督呀，今天有多少人被打死了啊！」

「可是這爲什麼呢？」

「不！咱們決不會忘記這一天！」

有人用不自然的嘎聲從旁作了一個不祥的預言：

「奴隸們啊，你們會忘記的！別人的血在你算什麼呢？」

「耶可夫，別響！」

越來越黑並且越來越靜了。過路的人朝有聲音的方向回過頭去並且發出喃喃不平的聲音。

一盞燈從窗口把微弱的黃色的光圈投射到街上。在那光圈裏，現出兩個黑色的人形。一個正坐在地上，靠在一根燈柱上；另外一個彎着腰在他上面，顯然是在扶他起來。並且他們之中有一個人低聲而悲哀地再說道：

「奴隸們……」

輕  
骨  
頭

在早上六點鐘光景，我感到有一股重力壓在我牀上，接着有人搖一搖我並且對正我的耳朵嚷着說：

「起來！」

這是我的工友，排字工人沙希卡。一個有趣的傢伙，將近十九歲，有一撮亂糟糟的紅頭髮，一雙像壁虎眼睛似的帶綠色的眼睛，和一張因鉛灰弄髒的臉子。

「喂，起來！」他一面嚷着，一面把我從牀上拖起來。「咱們今天去樂一樂吧。我有錢，六個盧布二十個戈比，並且又是斯狄帕哈的生日！你的梳子放在那兒？」

他走到基角上的洗臉盆那兒，並且窺覷極惡地洗起臉來。在他發出呼嚕呼嚕的鼻息聲時，他問道：

「告訴我：德文——把 *star* (星)——叫做 *astria* 嗎？」

「不，我想這是希臘文。」

「希臘文？咱們那兒有一個會做詩的新校對，她的筆名叫作 *Astra*。她的真名字是特魯生尼可娃·阿芙多狄亞·瓦西里芙娜。她是個漂亮的小姐——很好看，只是——嫌胖了點兒：你的梳子在那兒？」



當他用力梳理他那撥紅頭髮的時候，他皺起了鼻子並且罵了起來。他沒有把一個字說完就突然停住了，接着便仔細地端詳他的臉子映在昏暗的窗玻璃上的返影。

外面，太陽正在對過的磚牆上遊戲。牆被昨天晚上上的雨淋濕了，太陽用紅色點染它。一隻烏鴉坐在雨管底漏斗上理着羽毛。

「我的樣子真難看！」沙希卡說，然後他嚷着說：「瞧瞧那隻烏鴉！她一身多漂亮啊！請你把針線給我；我要縫一縫我短衣上的鈕扣。」

他點起腳趾轉了一圈又轉一圈，好像他在熱磚頭上面跳舞一樣；他太賣力氣了，以致他造成的冷風把我桌上的紙片吹了下來。

然後，他站在窗前笨手笨腳地穿針，並且問道：

「從前有一個國王叫作洛德爾的嗎？」（原註：懶骨頭。）

「你是說洛塞爾。你爲什麼要問？」

「有趣得很！我一直以爲他的名字叫作洛德爾，所有的懶人都是他的後代！咱們先上酒店喝點兒茶。然後咱們就上尼庵去做早禱，並且瞧一瞧尼姑——我挺喜歡尼姑！……前途是什麼意思？」

他像一個裝着豆子的小玩具箱似的充滿了問題。我開始對他說「前途」是什麼意思，可是他不等我說完又接着說下去。

「昨兒晚上，那個散文家，紅杜明諾到印刷所來，當然是和平常一樣喝得醉薰薰的，並且不斷地

把關於我的前途的問題來麻煩我。」

縫好了鈕扣以後，縫得比他所應該縫的更高，他使用白色的牙齒把線咬斷了，舐舐厚厚的紅唇，並且淒切地嚶嚶着說：

「莉佐奇卡真是不錯。我應當唸一唸書，不然的話，我到死都是一個鄉下人，並且什麼也不知道。可是我多嚙兒才能唸呢？我一點功夫也沒有！」

「在姑娘們頭上少花功夫就成了……」

「我難道是一個——死人嗎？我又不是個老頭子！慢着！等我結了婚的時候，我就不幹這玩意兒了！」

伸一伸懶腰，他沉思着說：

「我要娶莉佐奇卡。那才是個時髦姑娘！她有一件旗袍，料子是……叫作什麼呢？也許是薄紗吧。唔！她穿這件衣服簡直漂亮得我看見她的時候，我的兩條腿就會哆嗦起來。我覺得我要一口把她給吞下去！」

我用一個莊嚴的勸告者底調子說：

「留神別被人家一口把你給吞下去！」

他自信地微笑了並且搖了一搖頭。

「前天兩個學生在我們的報紙上辯論過一次。一個說戀愛是危險的事情，可是另一個說不是，

而是十分安全的事情！他們不是都很聰明嗎？姑娘們就喜歡學生。她們中意學生就跟她們中意軍人一樣。」

我們走出了屋子。被雨洗過的圓石子，像政府的官吏底禿頭似地發出閃光。天宇差不多被雪白的雲層所遮沒，時時，太陽從這些白雲縫裏垂射下來。一陣強烈的秋風像掃落葉似地把人們吹過街去。它撲上了我們的臉並且掠過了我們的耳朵。沙希卡縮起了身子並且把兩隻手深深地插進了他那油膩的褲袋裏。他穿着一件夏天的輕短衣，一件藍襯衫，和一雙破了底的，棧色的長筒靴。

夜半一個天使飛過天空，

他和我們的脚步合拍地高聲朗誦着。『我喜歡這首詩！這是誰做的？』

『雷蒙托夫。』

『我老把他和聶克拉索夫混爲一談了。』

她在人世上飽受相思的苦惱，

並且充滿着奇異的慾望。

于是他歪起了他那帶綠色的眼睛，用低微而淒涼的聲音重複一句：

並且充滿着奇異的慾望……

「噫！我是多麼精通這首詩的啊！我簡直對它精通得連我自己也可以飛了……奇異的慾望……」

一個姑娘穿着一身新衣服——一條「紅葡萄色的」裙子，一件黑珠子鑲邊的黑襯衫，和一條金黃色的絲披肩，從一所陰沉沉的屋子底門裏出來。

沙希卡從頭上脫下了他那頂摺疊了的便帽，必恭必敬地鞠了一個躬，接着對那姑娘說：

「大小姐，恭喜你長生不老！」

姑娘的美麗的圓臉起初露出了一個溫存的微笑，可是她馬上正色地斂緊了她那纖細的眉頭，並且用憤怒而半害怕的聲音說：

「我可不認識你！」

「哦，這沒有關係！」沙希卡高興地答。「我一直是這樣的。她們起初不認識我；可是等她們認識我的時候，她們便愛上我了……」

「如果你想死皮賴臉的話……」少女一面說，一面朝週圍看。街道是沉寂的了，除了一部載着椰菜的车子在那很遠的盡頭。

「我像綿羊似的溫存！」沙希卡說，挨着這個姑娘走，並且瞥視她的臉子。「我看得出今天是你的生日……」

「請你別跟我鬧了吧。」

姑娘堅決地用腳後跟打在磚石的邊道上托托作響，加快地走掉了。沙希卡站住了並且嚶嚶着說：「一定的。瞧！我已經掉到後面了。她真是驕傲！可惜我沒有扮演這個角色的服裝！要是我穿了另一套衣服的話，那她便會對我感到興趣，你甬着急。」

「你怎麼知道是她的生日？」

「我怎麼知道？她穿着挺漂亮的衣服出來，而又是上教堂裏去。我太窮了。問題就在這裏。唉！要是我有很多錢的話！那我準要在鄉下買點田地，並且像一個紳士似地過活……瞧！」

四個有亂糟糟的鬍鬚的人抬着一口便宜棺材從一條橫街上出來。在他們前面，一個孩子把棺材蓋頂在頭上走着，在他們後面，一個高大的叫花子拿着一根牧羊杖。他的臉子很嚴峻，並且好像是石頭刻出來的一樣；當他走着的時候，他不斷地用血紅的眼睛盯住從開着的棺材邊上可以看見的死屍底灰色的鼻子。

「準是木匠死了，」沙希卡推測着說，脫下了便帽。「但願上帝使他的靈魂安息，並且使他遠遠地離開他的親戚朋友！」

他滿臉露出了笑容，他的明亮的眼睛發出了快樂的閃光。

「碰見死人才有好運氣，」他解釋着說。「走吧！」

我們到了「莫斯科」酒店，並且走進了一個塞滿了椅子和桌子的小房間。桌子上面鋪着粉紅色的檯布。窗子上掛着褪了色的藍窗簾。窗台上擺着一排花盆，花盆上面掛着裝芙蓉鳥的鳥籠。這個地方是明亮，溫暖而舒適的。

我們叫了一些炸臘腸，茶，半瓶伏特卡，和一打「波斯」牌香煙。沙希卡坐在一張靠近窗子的桌前，大模大樣地裝得像個紳士，然後開始講話了：

「我喜歡這種有禮貌而高貴的生活，」他說。「你老是埋怨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是爲什麼呢？一切的事情都是當然的。你的性格不近人情，缺少和諧。你好像 *Per* 這個字母。（原註：這硬音字母從前是放在一個字尾的子音後面，現在已經作廢了。）沒有它，我們也可以把字認出來，可是他們爲了形式，或者因爲他們以爲這個字母似乎更好而始終用它。」

當他批評我的時候，我望着他而自思自想道：

「這個小伙子真是衝動得厲害！一個這樣衝動的人是不能生活下去而不受到注意的。」

可是他在這個時候倦于說教了。他拿取了刀來把他的盤子刮出了嘎啦嘎啦的響聲以挑逗鳥兒。立刻，房間裏充滿了芙蓉鳥底瞭啾的歌聲。

「把它們給逗叫了！」沙希卡極端自得其樂地說。然後，他放下了刀，把手指伸入他的紅頭髮裡並且自言自語道：

「不！莉佐奇卡不會嫁給我。這是用不着多說的了。可是誰知道呢？也許她將來會愛我。我愛她簡直愛得發瘋了！」

「可是琴娜怎麼樣？」

「哦，琴卡難看極了。莉佐奇卡——她才活潑呢，」沙希卡解釋着說。

他是個孤兒，是個棄孩。七歲的時候，他已經幫一個皮貨商做活。然後他幫一個錫匠做活。他在一個寺院開辦的麵粉廠裏做了兩年工人，而現在，他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已一年了。他非常愛好新聞工作。他在空下來的時候就學習看書和寫作，差不多他自己也沒覺到要這樣幹，而文學底神秘對他有一個很大的魔力。他特別喜歡唸詩，甚至於他自己也做詩。有時候他帶給我幾張鉛污了的紙片，上面有用鉛筆塗寫的分行的詩句。這些詩底題材老是同樣的，大概像下面所舉出來的一樣：

當我的眼睛在黑湖上遇見你的眼睛，

我便和你一見傾心，

自從那時以後呀，所有我的思想

一直纏繞着你和你神聖的面龐。

當我告訴他這不是詩的時候，他便訝異地問我：「爲什麼不是？瞧！頭兩行的末尾「睛」和「心

「是押韻的，後兩行的「想」和「龐」也是押韻的！」

「可是，想一想雷蒙托夫的詩是多麼完整。」

「哦，哼！他寫過許多詩，而我只不過是剛開始罷了！等我做慣了的時候看看！」

他的自信是有趣的，可是並不引起人家對他的厭惡。他一味相信生活和他相愛，正如洗衣婦斯狄帕哈和他相愛一樣；一味相信他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並且他還一味相信：成功在到處等待他。

教堂的鐘聲響了，召喚人們去做早禱。聽到鐘聲的，使得窗玻璃發出沙沙聲的美蓉烏兒停止了歌唱。

沙希卡嘟囔着說：

「咱們去做早禱不去？」

然後他決定地說：

「咱們去吧！」

在路上他用一種混合着自咎的埋怨的調子說：

「對我說說看，你怎麼去解釋這件事情呢？我到了教堂裏老覺得討厭，可是我又愛去！那兒的尼姑年輕極了。我可憐她們！」

在教堂裏，他站在乞丐和其他懇求者擁擠在那兒的門邊。當他注視一群女歌唱員集合在歌唱班席的時候，他驚異地睜大了眼睛。那些女歌唱員的臉子是蒼白的，並且帶着尖頂的帽子；她們都僵直地



站着，好像她們是黑石頭彫成的一樣。她們和諧地歌唱，並且她們銀鈴似的聲音唱出了奇妙純潔的歌調。神像上的黃金閃閃地發光，玻璃盒子反映出了燭光，好像金色的蒼蠅一樣。

乞丐們嘆息並且喃喃地做着謙卑的禱告，舉起沒有光彩的眼睛望着圓頂。這不是禮拜日，到教堂裏來的人很少；只有那些沒有事情做的人和不知道把自己怎麼辦的人才到這兒來。

在沙希卡前面，站着一個正在做禱告的尼姑，她是一個比較高大的女人，帶着女修道士的頭巾。沙希卡，只有她的肩膀那麼高，點起腳來偷看她那爲頭巾所遮掩的圓臉和圓眼睛；他那樣地站着，縮起好像等待接吻似的嘴唇，專橫地死盯着尼姑。

尼姑微微地低下了頭，並且側着眼睛望住他，好像一隻胖貓瞧着一隻耗子一樣。他立刻垮台了，拉着我的袖子連忙走出了教堂。

「你看見她看我嗎？」他說，害怕地閉起眼睛。然後他從口袋裏掏出了便帽，用它擦擦淌汗的臉，並且皺起了鼻子。

「嘻！她那副看我的樣子：好像我是魔鬼一樣！真使我大吃一驚！」

然後他笑着說：

「她一定吃過我們這些男人的虧！」

沙希卡的心腸好，可是他憐惜人。大概，他比許多有錢的人給乞丐更多的錢，並且更心甘情願地給，可是他之所以肯給是因爲他憎恨貧窮。日常生活底小悲劇壓根兒打動不了他。他老談起這些事

件，接着便笑了。

「你聽說過沒有？米希卡·西佐夫坐牢了！」有一天他興奮地對我說。「他走到各處找活幹，有一天他偷了一把傘，讓人家給逮住了。他不會偷。他們拖他去見公安局長。我走過那兒，忽然我看見他像一匹綿羊似地被警察牽住。他的臉發青，他的嘴唇張開。我對他大聲叫着說：「米希卡！」可是他回答，似乎他不認識我。」

我們走進了一家舖子，沙希卡買了一磅酸果糖。

「我本應當買些雞蛋糕給斯狄帕哈，」他解釋着說，「可是不喜歡雞蛋糕。這種酸果糖更不錯！」

除了酸果糖以外，他還買了些點心和胡桃，然後我們走到一家酒舖，他買了兩瓶利口酒，一瓶是鉛丹色，另一瓶是硫酸色。他把幾包東西挾在腋下走過街去，並且關於尼姑的事情他編了像下面這樣的故事：

「她真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她準是個掌櫃的太太。大概他丈夫是個雜貨店的掌櫃的。我想她對她丈夫一定不忠實！他準是個瘦弱的傢伙；那些個女人不是很狡猾嗎！就拿斯狄帕哈來說吧……」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到達了一所漆着褐色，有綠百葉窗的屋子底門邊。沙希卡好像到了自己家裏似地踢開了那扇柳條大門，裝腔作勢地歪帶着便帽，並且邁着大步走進了院子。院子裏滿鋪着黃楊，白楊，和接骨樹的樹葉。在院子的那一端，靠着花園籬造了一個洗衣間，用草土垣圍住直到窗台。這

所洗衣間的屋頂長滿着青苔，樹梢在屋頂上面搖曳，很不甘願地掉下了葉子。有兩個窗子的洗衣間好像一隻蟾蜍似地，悲悼而猜疑地注視我們。

一個高大的女人替我們開門了；她將近四十歲，有一張大麻臉，一雙喜洋洋的眼睛，和兩塊厚厚的紅唇，上面堆着一個愉快的微笑。

「真是稀客來了！」她用唱歌的聲音叫喊着說。於是沙希卡，把手放在她那豐滿的肩上並且把臉靠近她的臉，說：

「斯狄潘尼達·耶吉摩芙娜，恭喜你長生不老，還恭喜你要吃一頓聖餐了！」

「我可沒有去吃聖餐！」斯狄帕哈抗議着說。

「吃不吃全一個樣兒！」沙希卡回答，親吻她嘴唇三次，事後，雙方各自擦去了接吻時留下的唾沫，斯狄帕哈是用手心擦的，沙希卡却是用便帽擦的。

在堆滿火箱，籃子，和水桶的，漆黑的前廳裏，他們發現斯狄帕哈的女兒，佩霞，正在忙着燒茶炊。佩霞是個年輕的姑娘，有一雙大而突出的眼睛，裏面顯出愚蠢的驚惶的神情；她是個害過軟骨病的典型孩子。她有一個細膩的黃金色的很粗的辮子。

「佩妮亞，恭喜你長生不老！」

「行，」姑娘回答說。

「你這個笨貨！」斯狄帕哈叫了起來。「你應該說「謝謝你。」」

「哦，行！」姑娘氣憤地反駁着說。

洗衣婦的住宅底三分之一的地方是被一個大火爐所佔據了，而在以前洗澡擱架子的地方現在却放着一張寬大的牀了。在基角裏的神像下，有一張準備好了喝茶的桌子，靠牆有一條寬凳，要在上面放水桶是很方便的。一條鬆毛狗像一個乞丐似地從打開的窗子望着裏面，把它張開着不齊的腳爪的厚腳掌搭在窗台上。在窗台上，有種着天竺和晚櫻的花盆。

「她懂得怎麼生活，」沙希卡說，環看這個骯髒的房間並且對我霎霎眼睛，似乎說：「我在開玩笑！」

女主人小心翼翼地從火爐裏取出了一個燒餅，並且用手指甲彈去了那上面的焦皮。佩霞端進了像太陽似地發紅的茶炊，並且用憤怒的目光監視沙希卡。可是他舐舐嘴唇說：

「該死！我非結婚不可！我挺愛燒餅！」

「人並不是爲了燒餅才結婚的，」斯狄帕哈莊重地說。

「哦，這一層我懂得！」

這個嬌媚的洗衣女因這句話而快樂地大笑了，可是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眼睛是很莊重的：

「那一天你結了婚就會忘記我。」

「可是你忘記了多少人？」沙希卡帶着苦笑反駁着說。

斯狄帕哈也微笑了。她穿的衣服俗艷得和她的年齡不稱，她不像個洗衣婦，而像個媒婆，或是像

個女算命的。

她的女兒，好像是從悲哀的神話裏邊出來的一個沉默的地精，是這兒所不要的人，其實她簡直就好像是人世上所不要的人。她非常細心地吃着，似乎她不是在吃燒餅，而是吃有許多骨頭的魚。時時，她把大眼睛慢慢地轉對住沙希卡，並且她用一個奇怪的樣子，好像她是個瞎子似地，死盯住他那瘦削的薄臉皮。

狗在窗前用可憐的聲音嗚嗚地叫着。軍樂底聒噪的調子，幾百個士兵重重踢出的整齊的步伐，以及和他們的步子合拍的低音的鼓聲從街上飄進來了。

斯狄帕哈對她的女兒說：

「幹嗎你不去看看士兵？」

「我不想看。」

「好極了！」沙希卡叫了一聲，把一塊燒餅皮扔給狗吃。「我覺得我什麼也不需要了！」

斯狄帕哈用仁慈的眼光望望他，並且把她高高胸膛上的襯衫拉直，接着便嘆息地說：

「不。這是不對的。你需要的東西可多着呢。」

「我剛才說的話完全是對的，」沙希卡回答說。「只要佩希卡不用她的眼睛打擾我，我現在什麼也不需要了。」

「我才稀罕你呢，」姑娘低聲而輕蔑地反駁着說。她母親氣憤地揚起了眉毛，可是厭起了嘴唇，

什麼也不說。

沙希卡不自在地動了一動坐位，並且側着眼睛望住那個姑娘，熱烈地說：

「我覺得我的靈魂上面有一個洞。真的！我想我的靈魂充實和平靜起來，可是這個洞我填不滿！瑪克沁米奇，你瞭解我嗎？當我覺得不好的時候，我就感到要好。可是當我得到快樂的時候，我就開始感到討厭！這是什麼道理？」

他已經「感到討厭」了。我能看出這一點。他的眼睛浮燥地在屋子裏東張西望，好像在把這裏面的骯髒吸進去一樣；這一雙眼睛冒出了批評和諷刺的火星。顯然，他覺得這兒是個不適當的地方，而他只不過剛把它表示出來罷了。

他熱切地談到人們在世上所犯的錯誤，還談到對這些錯誤漸漸習慣而看不出錯誤的人們底盲目。他的思想好像受驚的耗子似地東奔西竄，要和它們迅速的變更取得一致的步調是很困難的。

「一切的事情都是錯誤的——我看是這樣的！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教堂，可是靠近這個教堂，鬼才知道有些什麼！英諾耿狄·華西里維奇·柴姆斯可夫做過這樣的詩：

感謝那幾粒火星

使我的憂鬱的心境燃起了光明，

感謝那些甜蜜的光陰，

我和我的神聖的身體相偎相親。

可是這並不能使他不用法律的手續把他妹妹騙出門去；而在前一天，他又一把拖住他的侍婢拉斯狄亞的頭髮。」

「他爲什麼這樣幹？」斯狄帕哈問，瞟了一瞟她自己的那雙跟鷺脚似的鮮紅的粗手。她的臉突然變成難堪的了，並且她垂低了眼睛。

「我不知道……拉斯狄亞爲了那件事情想拉他上法庭去，可是他把三個盧布給她，她却把錢丟了，這個傻瓜！」

沙希卡突然跳起來說：

「咱們該走了！」

「上那兒去？」女主人問。

「我們有點兒事情要幹，」沙希卡不誠實地說。「我晚上再來。」

他把手伸給佩霞，可是她望住他的手指有片刻光景，不敢碰那些手指，然後她握住了沙希卡的手，並且用這樣一個態度攏攏那隻手，好像她在把宅推開一樣。

我們出來了。在院子裏，當沙希卡把他頭上的帽子拉緊的時候，他嚶嚶着說：

「見鬼！那個姑娘不喜歡我……我在她面前感到害臊。今兒晚上我不到那兒去了。」

不愉快的思想，好像疹子似地在他臉上出現了。他面紅耳赤了。

「我一定要放棄斯狄帕哈，」他說。「這不是件好事兒！她的年紀比我大一半，而且……」可是在我們拐彎的時候，他已經笑了，並且快快活活地，一點沒有誇耀地自言自語道：

「她愛我。她把我當作花朵似的看護我。真的！這使我感到害臊。有時候我覺得跟她在一塊好極了……比跟我自己的媽在一塊還好！簡直妙得很。老兄，我對你說吧，女人真是討厭的東西。雖然如此，她們可是好人。她們應該得到所有咱們的愛情……可是要全愛她們是可能的嗎？」

「如果你好好兒只愛一個的話，那你就會挺不錯的了，」我提議着說。

「一個，一個，」他沉思地嘟囔着說。「那麽想法子就愛一個吧！……」

他眺望着蔚藍的河岸線對過的遠處，眺望着變成黃色的草場，眺望着爲秋風吹掃得只剩下稀疏的金葉在上面的黑色的灌木。沙希卡的臉上現出親切而沉思的表情。顯然，他充滿了愉快的回憶，這些回憶在他的靈魂上面蕩漾，好像日光在江心上蕩漾一樣。

「咱們坐下吧，」他提議，在靠近尼庵牆的一道小溝的旁邊停住了。

風把雲吹過天空。陰影掠過草場。在河上，一個漁人正在用麻絮填塞着船縫。

「喂，」沙希卡說。「咱們上阿斯特拉汗去。」

「爲什麼？」

「哦，不過高興罷了。要不然，咱們就上莫斯科去。」



「可是莉莎怎麼樣？」

「莉莎：對——對啦……」

他直望住我的眼睛問我道：

「我跟她發生了戀愛還是沒有呢？」

「去問問警察吧，」我回答。

他好像一個孩子似地，自由而懇切地笑了。他望望太陽，然後望望掠過草場的陰影，接着跳起身來說：

「那些糖果店裏的姑娘快出來了，走吧！」

他迅速地邁着大步走過了街。他的臉上現出了關切的神情，他的兩隻手插在口袋裏，他的便帽拉低得到了他的前額。從一個單層的，營房似的建築物底門裏，戴着頭巾穿着灰色圍裙的姑娘們先後相繼地跑了出來。其中有一個姑娘是琴娜。她是一個長着蒙古人的臉盤和一雙銀杏似的眼睛，又黑又縹緞的姑娘；她穿着一件和她的上半身貼緊適合的紅襯衫。

「去喝咖啡吧，」沙希卡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對她說。然後他繼續趕緊說：

「你的意思是要告訴我，你想嫁給那隻癩皮狗嗎？嘿，他會吃你的醋……」

「每個丈夫都應當吃醋，」琴娜莊重地回答。「你想我嫁給你嗎？」

「不，也不要嫁給我！」

「別說這個話吧，」姑娘皺緊眉頭說。「爲什麼你不幹活？」

「我放假。」

「唉，你呀！……我不想喝咖啡。」

「你這是什麼意思？」沙希卡叫了起來，把她推進一家食品店。

當他們在靠近窗子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下的時候，他問她：

「你相信我嗎？」

「我相信每隻動物，相信狐狸和刺蝟。至于你——我却要等一等了，」姑娘慢慢地回答着說。

「好吧，沒有你，我就上狗那兒去吧！」

在那個時候，沙希卡真地相信他發生了一個悲劇——他的嘴唇顫動，他的眼睛潤濕。他真實地感動了。

「好吧，我是個失敗了的人，只好過眼淚洗面的日子了。可是，既然我無福消受她，那麼這就是我應該受到的責罰了。可是你也未必好受得了！我不會叫你安心的。讓他去賺錢買馬吧，可是你想起我就會吃不下東西去的。留心聽聽我的話吧……」

「我不應當再玩兒小玩意兒了，」姑娘低聲而氣憤地說。

「哦，原來我是你的小玩意兒嗎，噫？」

「我不是說你。」

「喂，瑪克沁米奇，瞧瞧她們！她們是蛇種。她們沒有感情。她刺我的心，我感受到痛苦。可是她說：哦，你是個小玩意兒！」

沙希卡冒火了。他的手哆嗦，他的眼睛氣得發黑。

「人怎麼能跟這樣的東西在一塊過活呢？」他追問。

「一個好演員，」我自思自想道，差不多以羨慕的眼光注視他。

他的動作顯然把這個姑娘迷住了，打動了她的心。她用頭巾的一角擦擦嘴唇，接着使用親切的聲音問道：

「禮拜天你有空嗎？」

「那兒來的空？你讓我空嗎？」

「別鬧啦：到這兒來吧……」

他們走到一個基角上，而沙希卡，兩眼發出閃光，用低抑的調子滔滔不絕而且熱烈地對這個姑娘說。終于，她非常煩惱地嚷着說：

「唉！你會做什麼樣的丈夫啊？」

「我？」沙希卡大聲說。「就是這樣的呀！」

在做點心的胖厨子跟前一點也沒有感到窘困，他把那個姑娘緊緊地抱在懷裏並且親吻她的嘴唇。

「你在幹什麼呀，難道你瘋了嗎？」姑娘狼狽地嚷着說，從他的懷裏使勁掙扎出去。

她像一隻鳥兒似地逃出了門，而沙希卡却疲倦地坐在桌前搖頭並且毫不以為然地說：

「什麼脾氣！她是一隻野獸，並不是個姑娘！」

「你要她怎麼樣呢？」

「我不要她嫁給那個駕四輪馬車的禿頭車夫。這是一個侮辱。我不答應。我受不了！」

喝完完全冷了的咖啡，他似乎忘記了他剛才所經歷過的悲劇，並且開始抒情地回憶着說：

「你知道嗎？在放假的日子裏，或者甚至于在禮拜一到禮拜六的這幾天裏，當許多姑娘一塊兒出來散步，或是工作完了以後回家，或是放學以後回家的時候，我的心就撲通撲通地跳了。唉！我自思自想道：有這麼許多姑娘！每個姑娘一定要愛上誰；要是她們現在沒有愛人的話，那麼明天，或是一個月以內，她們當然會愛上誰的，這一點沒有什麼兩樣。這是我所知道的。這是人生！人生裏邊有比愛情更好的東西嗎？只要想想——晚上是怎麼樣的？每個人都擁抱，都親嘴——哦，老兄！你知道，真有點兒東西：你甚至于給這點東西找不出一個名字！這真是一個天賜的快樂。」

他跳起來說：

「走吧，咱們散步去！」

天空佈滿着灰色的雲朵，下着像塵霧似的迷濛的細雨。天氣寒冷，凜冽，而且愁慘。可是什麼都忘了的沙希卡穿着夏天的輕短衣散步，叨叨不停地談到引起他那貪婪的目光的店舖厨窗裏的一切東西——談到領帶，連發手槍，玩具，和女人的衣裳，談到機器，糖果和教會的法衣。他看見了一個劇院

廣告的粗體活字。

「烏萊爾·阿可斯泰！我看過這齣戲！你看過嗎？那些猶太人很會說話，對不對？你記得嗎？不過全是撒謊罷了。有一種舞台上的人，而另外又有一種街上的，或是市場上的人。我喜歡有趣的人——猶太人和韃靼人。照照韃靼人笑得多痛快！好處就在他們不在舞台上把真的生活給你看，而把遙遠的故事——像古代俄羅斯的貴族和外國人之類的故事給你看。至于真的生活——那就要大大地謝謝你了。我們自己的已經足夠多了！但是如果他們一定要把真的生活給你看的話，那就索興全部說老實話，而用不着掩飾飾的！孩子們應該在舞台上做戲，因為他們做戲的時候，就跟真的一樣！」

「可是，你不喜歡真的事情嗎？」

「爲什麼不？要是有趣的話，我就喜歡。」

太陽又出來了，很勉強地照耀着雨淋濕的城市。我們在街頭漫遊得直到教堂的鐘聲召喚祈禱者去做晚禱的時候。沙希卡拉我到一個荒涼的地方，到一個果園底圍牆那兒。這個果園是屬於一個嚴厲的政府官吏，名字叫着蘭金的產業。他就是美麗的莉莎底父親。

「你在這兒等一等我，好嗎？」他懇求我，接着便像一隻貓似地一躍跳上了圍牆。他坐在一條柱子上，輕輕地吹起了口哨。然後，用一個快樂而有禮貌的姿勢揚起了他的便帽，他開始和一個我看不見的姑娘談話，他扭動得那麼粗暴以致他有掉下圍牆的危險。

「伊麗莎委達·耶可芙列乎娜，您好！」

我沒有聽見圍牆那邊的回答，可是從兩塊木板之間的縫裏，我看見一條淡紫色的裙子，和一隻瘦瘦的，雪白的手腕抓住一把園丁用的大剪刀。

『不，』沙希卡繼續淒切而虛偽地說。『我還沒準備唸呢。你知道我的工作多難啊。我晚上做活。白天我得睡覺——我的工友們又要打攪我。當我把一個個的活字排起來的時候，我只是想到你：是的，當然！不過我不喜歡排滿版；詩是更容易唸的：我可以下來嗎？爲什麼不？聶克拉索夫嗎？是的：很好，不過他寫的情詩不多：你爲什麼生氣？等一等——關於這一層有什麼可氣的呢？你問我喜歡什麼，我就說我最喜歡愛情——這是人人喜歡的東西：伊麗莎委達·耶可芙列宇娜：等一等：』

他停止談話了，好像一隻空袋似地垂掛在圍牆上，然後又坐直了，他好像一隻可憐的烏鴉似地在那兒坐了幾秒鐘，用他的帽簷輕輕地打着他的膝蓋。他的紅頭髮爲落日美麗地照耀着並且爲秋風溫存地吹拂着。

『她走了！』他跳下了地，憤怒地說。『她所以冒火，是因爲我沒唸一本書——見她的鬼，唸一本書！她給我的那玩意兒，與其說是一本書，倒不如說是一塊鐵板！差不多有一英寸半厚：咱們走吧！』

『上那兒去？』

『有什麼關係。』

他差不多是拖着脚步，慢慢地走着。他的臉子顯出了倦怠的神情，他煩惱地瞟了一眼爲夕陽的斜

輝照耀着的窗子。

「結果，她一定要愛上誰的」，他惋惜地說。「爲什麼她不愛我呢？可是不！她要我唸書！當我是個傻瓜！她的眼睛比日光還要明亮——可是她要我唸書！惡劣。當然，我配不上她；可是，唉，你永遠不要和你的對手鬧戀愛吧！」

沉默了一回兒，他低聲地嘟囔着說：

她在人世上飽受相思的苦惱，

並且充滿着奇異的慾望，

「而依然是個老處女，這個傻瓜！」

我笑笑。他訝異地望住我並且問道：

「什麼，難道我在胡說嗎？唉，瑪克沁米奇老兄啊！我的心在無止境地膨脹起來，並且我覺得我一身都是心似的！」

我們走到了城市的盡頭，可是這會兒我們又到了另一頭。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片田野，青年女子學院在遠處朦朧地出現；這個爲樹木環繞着的高大的白色的建築站在一堵磚牆後面，並且具有磚柱支持着的走廊。

『我要爲她唸書了，唸書又唸不死我的，』沙希卡沉思着。『前途：就跟地獄一樣！老兄，我對你說吧。我要去看斯狄帕哈了：我要把我的腦袋放在她的腿上睡它一大覺。等我醒了，我們就要喝酒了，然後又再睡覺。我要跟她在一塊過夜。咱們倆今天過得並不壞，對不對？』

他使勁地握住我的手並且溫存地深望着我的眼睛。

『我喜歡和你一塊走，』他說。『你雖然在我的身邊，可是你好像沒有在那兒似的，你一點也不妨礙我。現在，這才算是我所謂的老朋友了！』

對我說了幾句可疑的恭維話以後，沙希卡便掉轉脚跟，很快地走回到城裏去。他的手插在口袋裏，他的帽子非常靠不住地歪戴在他的腦袋後面，並且他吹着口哨走去了。他的樣子顯得又瘦又尖，好像一個金頭釘子一樣。我很難過他回到斯狄帕哈那兒去，可是我知道，他定要把他自己獻給誰，他定要跟誰在一塊銷魂！

太陽的紅光打着他的背部，並且好像在推着他走一樣。

地面是寒冷的，田野是荒涼的，城市似乎在低聲地嗚嗚着。沙希卡彎下了腰，拾起了一塊石頭，接着揮了一揮胳膊便把那塊石頭扔到遠處了。

然後他嚷着對我說：『再見！』



## 一個人誕生了

這是在鬧飢荒的一八九二年，在蘇克亨姆和阿傑姆奇利地區之間，在離海岸不遠的科多爾河上——在比閃爍着的山澗底愉快的漣漪更大的空洞聲裏，我聽見翻騰的海聲。

秋天。小小的發黃的桂樹葉子，好像輕捷的鱒魚似地在科多爾底白浪裏飄來蕩去。我坐在臨河的高高的石岸上，想到海鷗和鸞鷲或許也把樹葉當作魚類而受到愚弄——因此它們便在右邊那兒，樹木對過，波浪拍岸的地方那麼淒切地悲鳴着。

在我上面展開的栗樹爲金色裝飾着——無數的葉子在我的腳下，好像從人們的手腕上給割下來的。對岸的角木底枝椏已經是赤條條的而像一個破網似地掛在空中了。在這個網裏，好像被網住了似的，有一隻又黃又紅的山啄木鳥一面跳躍着，一面用它的黑嘴啄着樹皮，把蟲蟻趕將出來，好讓那些從北方來的客人——活潑的山雀和灰色的五十雀——立刻一口把它們吃掉。

在我的左邊，烟霧似的雲朵低低地籠罩在山頂上，這預示着要下雨了，還使陰影掠過長着黃楊樹的綠坡。就在那些綠坡上的老山毛櫸和老菩提樹底窟窿裏，人們能找到在古代差不多決定龐培大帝的軍隊底命運的『酒蜜』。它以醉人的芳醇使整個精銳的羅馬大軍潰敗。野蜜蜂採取桂花和杜鵑花的花粉釀蜜，而『旅客們』却從那些樹洞裏把蜜掘出來吃，把它塗抹在他們的『拉瓦希』上——一種麵粉

做的薄餅。

我正在幹的事情是，坐在一棵叫一隻怒蜂窮刺的栗樹下的石頭上——我把麵包浸在盛着蜜的洋鐵茶碗裏，吃着麵包，同時，我欣賞着倦怠的秋陽正在懶洋洋地做着遊戲。

秋天的高加索好像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大教堂底內部一樣，而偉大的聖人——也就是偉大的罪人——爲了他們的過去，才把這座大教堂建造起來以便從注意的眼光下來掩飾他們的恥辱。他們用黃金，藍寶石，和綠寶石造起一個巨大的神殿，並且把土爾其人在撒馬爾罕和希瑪沙用絲繡成的最精美地氈掛在山腰上；他們搶劫全世界的財富，而把所有他們的擄掠品帶到這兒來以作獻給太陽的禮物，好像這樣說：

「這是你的——從你那兒來——回到你那兒去！」

：我一個幻覺裏看見許多長髯白髮的巨人，好像快樂的孩子似地睜大眼睛，從山上冉冉地下降，使大地美化，大量地撒下他們彩色紛披的財寶，用厚厚的銀磚鋪遍山頂，還用各種大樹底活生生的織物鋪滿平原——在他們的手下，這塊天賜的大地被賦與着迷人的美麗。

在這世界上做人——真是一個美缺！人們看見的是多麼奇妙的東西啊！在人們平靜的默想中，心兒是怎樣地爲差不多接近痛苦的快樂所激動啊！

對啦，真的，有時候你又覺得難堪。你心裏充滿着燃燒的仇恨，憂愁從你的心裏貪婪地吸取你的血液——可是這是不能永久支持下去的。就是太陽也常常用無窮的悲哀俯視人們：它爲他們辛苦經營

，而他們却變成了多麼可憐的侏儒啊！

當然，也有許多好人——可是他們需要改造，或者最好還是重新創造。

：我看見幾個黑色的腦袋在我左邊的灌木上搖幌；在河浪底嗚嗚聲和輕波聲裏若隱若現。我聽見人聲——那些「快要餓死的人」正是一路從蘇克亨姆（他們曾在這兒築一條路）到阿傑姆奇利，以期找到別的活幹。

我認得他們——他們是從烏拉爾來的。我在蘇克亨姆跟他們一塊幹過活，並且在前一天我們一塊去結算過工錢。我在晚上就離開了他們，以便及時地趕到海邊上來看日出。

他們是四個農民和一個額骨很高的青年農婦；她懷着孕，她的大肚子朝前挺起；她有一雙青灰色的眼睛，好像是嚇得突出來了似的。我也能從灌木上面看見她的腦袋，裹着一塊黃色的頭巾，好像一朵在風中搖曳的盛開的葵花似地點頭。她的丈夫是在蘇克亨姆因吃多了果子而致死的。我會和這些人同在一所草屋裏住過；由於善良的俄羅斯人的老習慣，他們這樣叨嘮地，這樣大聲地訴說他們的不幸，以致在實足的五俄里以外，準可以聽見他們的悲嘆。

他們是為悲哀壓倒的，陰沉的人。悲哀使他們離開了故鄉，那荒蕪的，不毛的土地，並且把他們像秋天的樹葉似地掃到了這個地方。在這兒，奇異而美妙的氣候使他們感到了驚異和昏眩，在這兒，工作的困難條件也終于把他們毀了。他們注視他們週圍一切的事物，狼狽不堪地霎霎他們憂愁的，失神的眼眸，彼此相對苦笑，並且低聲地說：

「唉——咿……什麼土地啊！」

「沒用的東西倒是長得快！」

「對——對——啦……可是……簡直就是石頭。」

「不怎麼好，這是你得承認的。」

於是他們回想起可比里·洛茲霍克，蘇克霍伊·剛，摩克蘭吉——他們故鄉的村子。在那兒，每一撮土裏都有他們祖父的骨灰；他們記得這些地方，這是他們熟習而愛好的地方，他們曾用他們額上的汗粒灌溉這些地方。

還有一個女人跟他們一塊——個子高高的，挺直，胸膛平得就跟一塊板子似的，有一個難看的下巴和一雙陰沉的，像木炭一樣黑的斜眼睛。

在黃昏的時候，她會跟那個裹着黃色頭巾的女人一塊走到離開草屋不遠的地方，坐在一堆石頭上，用巴掌托住下巴，把頭歪到一邊，用高度的憤怒的聲音唱着：

在村上教堂的庭院那邊，

在綠色的灌木之間，

我要把我的又白又潔淨的披肩

鋪在黃沙上面，

並且在那兒等候……

直到我的寶貝來臨，

等他來到了呀，

我便對他親熱地問候致敬。

那個裹着黃色頭巾的女人老是沉默地坐着俯視她的肚子；可是有時候她會突然地加入歌唱，用深沉的，男性的聲音唱出淒切的復唱底歌詞：

哦我的寶貝……

我的可愛的寶貝……

我的命裏注定

不能長久跟你待在一塊……

在南方夜晚底黑絨絨的，氣悶的黑暗裏，這些悲傷的聲音在我心裏喚醒了關於北方底雪原的記憶，關於呼呼作響的雪風和狼嗥的記憶……

……後來，這個斜眼睛的女人生一場熱病，他們便把她放到帆布擔架上將她送進城去——她在路上

又是發抖又是呻吟，而那呻吟的聲音却好像在繼續唱那關於教堂的庭院和沙地的情歌。

……那裏着黃色頭巾的腦袋在灌木叢裏沉下去，不見了。

我吃完了早飯，用葉子蓋好我的洋鐵茶碗裏的蜜，打好我的行囊，接着我使用茱萸木的手杖拄着堅固的地面，優遊自在地跟在別人後面走了。

我就這樣在一條狹窄的，灰色的路上走着。汪洋的碧海在我的右邊起伏。好像無數看不見的木匠正在用鉋子把它鉋着一樣，爲海風吹到沙灘那邊沙沙作響的白色的刨屑是潤濕的，溫暖而芬芳的，就跟一個壯健的女人底呼吸一樣。一條傾仄得很厲害的土爾其小帆船正在向蘇克亨姆駛去，它那鼓着風的帆就跟蘇克亨姆那個驕傲的築路工程師底胖胖的面頰一樣——一個極端自高自大的脚色。爲了某種理由，他老把『不要開口』說成『不要開苟』，把『也許』說成『也舉』。

『不要開苟！也舉你以爲你能打吧，可是我給你兩下一來，管叫你一跤摔到警察局去！』

他老因人們被拖到警察局去而感到痛快，而我們現在這樣想是不錯的：他墳墓裏的蛆虫還會兒準把他的身體吃得只剩下骨頭了。

……步行是多麼舒適啊！好像飄飄然而登仙似的。愉快的思想和充滿歡樂的回憶，在我的記憶裏演奏了一個低聲的合唱。就表面說——我靈魂裏的這些聲音就好像海浪底白色的浪頭一樣；可是，在深處，我的靈魂却是平靜的。青春底燦爛而歡樂的希望優遊自在地徜徉，好像海底裏的銀色的魚類一樣。

路通到海岸，蜿蜒曲折地達到爲波浪拍擊的沙灘——灌木也似乎要努力瞥海一眼，並且在這條絲帶似的路搖擺，就跟對太空點頭致敬一樣。

風從山上吹來——預示要下雨了。

……灌木叢中有一個低微的呻吟——一個人類的呻吟，一個永遠刺心的呻吟。

分開灌木，我看見那個裹着黃色頭巾的女人坐在那兒把背靠在一棵胡桃樹上；她的頭垂在一個肩上，她的嘴唇歪曲着，她的眼睛因失神而顯得突出。她用兩隻手捧着她的大肚子，並且用這樣不自然的努力喘息，以致她的肚子簡直在抽搐地跳躍。她昏迷地呻吟了，露出黃狼魚似的牙齒。

「怎麼啦？有人揍了你嗎？」我彎着腰問她。她在灰色的塵埃裏把一隻赤腳搓着另一隻赤腳，好像一隻蒼蠅在清洗它自己一樣，並且她滾動着她那沉重的腦袋，喘着氣說：

「走開！……難道你不害臊嗎？……走開！……」

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這樣的事情我以前曾經見過——當然我害怕，並且我跳回到路上了，可是這個女人發出了一個拖長的尖銳的急叫，她的突出的眼睛似乎爆烈了，眼淚流下了她那緋紅而腫起的兩頰。

這才使我回到了她的身邊。我把行囊，壺和洋鐵茶碗扔到了地下，使她仰着身體躺下，並且使她的雙膝屈起，那時候她却把我推開，一拳打在我的臉上，又一拳打在我的胸上，接着便翻過身去，用兩手兩腳爬進了灌木的深處，好像一隻母熊似地哼着，咆哮着。

『死鬼！畜生！』

她的胳膊軟了，她倒下了，臉撲在地上。她再銳聲地叫了，抽搦地伸着她的兩腿。

在興奮底醞熱中，我忽然記起了我所知道關於這件事情的一切。我把她的身子翻過來並且使她的兩腿屈起——胸衣已經出現了。

『靜靜地躺着吧，快下來了！』我對她說。

我跑到沙灘上，捲起了袖子，洗了一洗手，接着我又跑了回去，預備像產婆似地行動起來。

婦人扭動着身子就像燃燒着的樺樹皮一樣。她用巴掌拍着她週圍的地面，並且她一把一把地拔起枯草而想將它塞進她的嘴裏；在她這樣幹的時候，泥土便掉了她那可怕的，非人類的歪臉上，還掉進到她那狂野的，充血的眼睛裏——現在，胸衣已經破了，孩子的頭也看見了。我必須制止她的兩腿底劇烈的動作，幫助孩子出來，並且照顧不讓她把草塞進她那歪起的嘴裏……

我們相互對罵了一會兒——她咬緊牙齒罵，我却用低微的聲音罵；她的罵是由于痛苦，或者是由于害臊。我的罵是由于爲難以及對於她的深切的憐憫……

『哦天呀！哦天呀！』她粗暴地叫了。她咬緊她那發青的嘴唇，她的嘴角上噴出了泡沫，並且從她那雙好像突然在太陽裏垂萎了的眼睛裏，大量地流出了一個母親難以忍受的痛苦底眼淚。她的整個身體緊張得似乎要裂成兩邊一樣。

『滾……開……你……這死鬼！』



她不斷地用無力的，好像脫節了的胳膊將我推開。我對她懇求地說：

「別鬧啦！使勁，使勁。馬上就好啦。」

我的心因憐憫她而裂開了，我覺得她的眼淚灑到了我的眼睛裏。我感到我的心好像快要爆裂了。我想叫喊，可是我沒有叫喊。

「喂！趕快！」

熊——一個小小的人類躺在我的懷裏了——紅得就像甜菜根一樣。從我的眼睛裏湧出了眼淚，可是透過眼淚我看出這小小的紅色的生物已經不滿于這個人世，它踢着，掙扎着，並且嚷着，雖然它仍然受到它母親的束縛。它有一雙藍眼睛，它那個有趣的小鼻子好像扁起在那紅紅的，皺起的臉上，而當它哭的時候，它的嘴唇動了：

「嗚哇嗚哇：嗚哇嗚哇。」

它的身體軟滑得以致我怕它從我的懷裏滑脫出去。我彎着膝蓋深深地望着它的臉子，我笑了——因看見它而快活得笑了：我竟忘了以後怎麼辦：

「把臍帶割斷吧：」母親低聲地說。她閉起了眼睛。她的臉子憔悴而灰白，就跟死人底臉子一樣，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嘴唇只是微微地顫動了：

「將你的小刀：把臍帶割斷吧：」

可是草屋的人把我的小刀偷去了——那麼我只好牙齒把臍帶咬斷了。嬰兒用真正的，烏拉爾的

低音暖了。母親微笑了。我看見她的眼睛神奇地復活了，並且在那雙眼睛的無底的深處燃起了一股藍色的小焰。她用黑手探摸她的裙子，找尋她的口袋，接着她張開了她的血污的，咬破的嘴唇。

「我……沒有……氣力……我口袋裏……有點兒帶子……把肚臍……給縛一縛，」她說。

我找到了那條帶子，並且把嬰兒的肚臍給縛好了。母親越發快樂地微笑了；那個微笑是這樣的光輝，以致它差不多使我的眼睛感到昏眩。

「我去洗他的時候，你伸直身子吧，」我說。

「小心點兒。洗起來輕點兒。小心點兒，」她焦灼地囑咐着說。

可是這個紅色的侏儒並不需要輕微的處理。他好像對我挑戰似地揮動他的胳膊並且暖了起來：

「嗚哇嗚哇……嗚哇嗚哇。」

「對啦！小弟弟，對啦！堅持你的權利吧。要不然，隣居們可要把你的腦袋給取下來，」我警告他。

在濺潑我倆的海浪一觸到他時，他便發出了特別野蠻的叫聲，可是，當我開始拍他的胸膛和背部時，他却歪起了他的眼睛，並且當後浪繼前浪地打在他身上時，他便掙扎而發出了尖銳的急叫。

「喂，暖吧！張開你的肺尖暖吧！表示表示你是從烏拉爾來的！」我大聲鼓勵着說。

當我把他帶回給他母親的時候，她把眼睛再閉起而躺在地下，由于一陣一陣產後劇痛而咬着嘴唇；可是在她的呻吟和痛楚聲裏，我聽見她低語着說：

「把他給……給我。」

「叫他等一等吧！」

「不！把他……給我！」

她用戰慄着的不穩定的兩手解開她的襯衫。我幫助她把乳房露出，（大自然使她這一對乳房足以餵養二十個孩子），接着她便把這烏拉爾人放到她那溫暖的懷裏。這烏拉爾人馬上懂得這回事情而停止了叫喊。

「聖母啊，上帝的母親啊，」母親嘆息地囁嚅着說，把她蓬起頭髮的腦袋在行囊上從這邊滾到那邊。

忽然她發出了一個低微的尖銳聲，接着又沉默了，然後睜開了她那難以形容美麗的眼睛——一個剛生孩子的母親底神聖的眼睛。它們是藍色的，而它們凝望着藍色的天空。一個滿足的，歡樂的微笑在它們裏邊閃光並且融消了。母親舉起她那疲倦的胳膊，慢慢地在她自己身上和孩子身上劃着十字：

「聖母啊，上帝的母親啊，祝福您……獻……祝福您……」

她眼睛裏的光輝又消逝了。她的臉子又回復了那種憔悴的神情。她沉默了老大一會兒，差不多不能呼吸。可是突然她用堅決而確定的聲調說：

「小伙子，把我的口袋打開吧。」

我打開了口袋。她爲難地望住我，無力地微笑了，而我覺得我看見了一縷紅暈，極其微弱的，掠

過了她那瘦削的雙頰和淌着汗的眉頭。

『走開一點兒吧，』她說。

『小心點兒，別太打擾自己了，』我警告她。

『行……行……走開吧！』

我退到了附近的灌木叢裏。我覺得很累，可是好像有美麗的鳥兒在我的心裏低聲地歌唱——在海底不停的喞喞伴奏聲裏，這個歌聲是這麼美妙，以致我覺得我可以百聽不厭……

在某處不遠的地方，一個溪流發出潺潺的水聲——這個聲音就跟把自己的情人告訴她的朋友的一個姑娘底聲音一樣……

一個業已整整齊齊扎好黃色頭巾的腦袋從灌木叢裏伸了出來。

『嘿！怎麼啦？你不嫌起來得太快了點兒嗎？』我訝異地叫喊着說。

她坐在地下，抓住樹枝支持着；她的樣子好像所有的氣力都已經光了。除了她那雙好像是兩個很大的，澄碧的池塘似的眼睛以外，她灰白的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她露出了一個溫存的微笑並且低聲地說：

『瞧——他睡着了。』

對啦，他睡得怪不錯的，可是和我所見到的任何別的嬰孩並沒有什麼不同；要是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只是環境。他躺在一堆光輝的秋天的樹葉上，在烏拉爾·葛伯尼亞不能生長的那種灌木下面。

「媽，你該騎一會兒，」我說。

「不——不——不，」她回答，毫無氣力地搖搖頭。「我要收拾東西繼續到那個地方去……那地方叫什麼名字？」

「阿傑姆奇利嗎？」

「對啦，一點兒不錯！我想，我的夥伴這會兒已離開這兒好幾俄里了。」

「可是你能走嗎？」

「聖母瑪麗怎麼樣？難道她不幫助我？」

「好吧，既然她要跟聖母瑪麗一塊走——那我就沒有話好說了！」

她俯視那張小小的，皺起的，不滿意的臉子，她的眼睛裏投出了親切溫暖的光輝。她舐舐嘴唇並且慢慢地撫摸她的胸膛。

我生起了火，然後我靠著火堆起了幾塊石頭，把小壺放在上面。

「媽，我馬上燉點兒茶給你喝，」我說。

「哦！那好得很……我心裏覺得乾極了，」她回答。

「你的夥伴把你給扔下了嗎？」

「沒有！爲什麼他們要扔下我呢？我掉在後頭。他們有的是喝的……還有的是好吃的。要是他們在

我身邊的話，我真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她瞟了我一眼，用胳膊掩住了臉，吐出了一口血，然後害羞地微笑了。

「他是你的初生子嗎？」我問。

「對啦，我的初生子……你是誰？」

「好像我是個人吧……」

「你倒真是個人！你結婚了嗎？」

「我還沒有這樣的福氣。」

「你撒謊，對不對？」

「不，我爲什麼要撒謊？」

她沉思地垂下了眼睛。然後她問：

「怎麼你知道娘兒們的事情呢？」

這會兒我撒謊了。我說：

「我學過。我是個學生。你知道學生是什麼嗎？」

「當然，我知道！咱們牧師的大少爺就是個學生。他在學做牧師……」

「呃，我是一個……我最好還是拿壺打水去。」

女人把頭斜靠在她的嬰孩身上，聽聽是不是他在呼吸。然後，她望住海的方向說：

「我想去洗個澡，可不知道水怎麼樣……那是什麼水？是又鹹又苦的水吧。」

「呃，你到裏邊洗去吧。那是很有益的水！」

「什麼！」

「我是對你說老實話。海水比溪水暖。這兒的溪水像冰一樣冷。」

「你應該知道。」

一個戴着一頂粗羊皮帽子的阿伯哈茲人，以走路的步調，騎着馬過去，他的頭垂到了他的胸上。他在打瞌睡。他那匹結實的小馬顛動着耳朵，側着它那雙圓黑的眼睛望住我們，並且發出了鼻息聲。那個騎師很快地抬起了頭，也朝我們這個方向瞥了一眼，然後又讓他的頭垂低了。

「這兒的人真有趣。他們的樣子也兇極了，」烏拉爾女人低聲地說。

我走到了小溪邊。溪水，像水銀似的亮晶和劇動，打石頭上邊潺潺地流過，秋葉在水裏歡愉地或上或下地翻滾。美妙極了！我洗了一洗手和臉，打了一壺水。透過灌木叢裏，在我回去的路上，我看見那個女人彎着手和膝蓋在地上爬着，在石頭上面爬着，焦灼地朝後看。

「怎麼啦？」我探問。

她突然停止了，好像她受到了驚慌一樣，她的臉變成灰色的了，並且她竭力想把什麼東西藏在她的下身。我猜出了那是什麼。

「把宅給我，我去埋掉宅吧，」我說。

「哦，要命！你在說什麼呀？應當把宅送到浴室埋到地板下面去……」

「你想他們馬上會在這兒造一間浴室嗎？」

「你在開玩笑，我可害怕！假如一隻野獸把牠吃掉的話：然而，這是非埋不可的。」

說了這句話，她便回過頭去，把一掛濕漉漉的，很重的東西交給我，並且用低微而懇求的聲音，含羞地說：

「你去完全處理它吧，好不好？看基督的份兒：還看我這個小子的份兒，你能埋多深，就把它埋多深吧。請請你，好不好？」

：當我回去的時候，我看見她用搖搖欲墜的步子從海濱上走着並且張開胳膊。她的裙子濕到了腰邊。她的臉上現出了紅暈，並且好像因內在的光輝而照耀着。我幫助她走到了火邊，我驚異地自思自想道：

「她有一條牛底氣力！」

過了一會兒，當我們喝着放蜜糖的茶時，她靜靜地問我：

「你不唸書了嗎？」

「對啦。」

「爲什麼？你喝酒嗎？」

「對啦，媽。我完蛋了！」

「喝酒真有意思啊！可是，我記得你。在蘇克亨姆你爲了伙食跟那掌櫃的吵嘴的時候，我就注意



了你。那會兒我自言自語道：他準是個酒鬼。他什麼也不怕……」

舐着她那腫起的嘴唇上的蜜糖，她不斷地把眼睛轉望着那個最近的烏拉爾人在那兒平和地睡着的灌木。

「他怎麼活下去呢？」她嘆息地說，深深地望住我的臉。「你幫了我的忙兒。這我得要謝謝你……可是這對於他是不是好呢？我却不知道。」

當她吃完飯的時候，她在身上劃了十字，而當我收拾我的東西的時候，她坐在那兒昏昏欲墜地搖幌着身子，並且用那雙好像又垂萎了的眼睛凝視着地面，顯然她是在沉思中。過了片刻，她站起了身。

「你真要走嗎？」我問。

「對啦。」

「媽，你自己要小心點啊。」

「聖母瑪麗怎麼樣？……把他抱起來給我吧！」

「我來帶他吧。」

我們爭論了一會兒，然後她屈服了，接着我們便動身了，並排地，肩靠肩地走着。

「我希望我不要摔跤，」她說，犯罪地笑笑並且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這個俄羅斯土地上的新居民，這個命運不定的人，躺在我的懷裏，呼呼地打着鼾。海，全被白色花邊掩蓋着的，在岸邊沖擊着和湧湧着。灌木彼此低語了。當太陽經過子午線時，它燦爛地照耀了。